

细腰

梅子雨下得柔柔的，愁愁的，淡淡的，悄悄的。暮色四合，天暗地晕，远近一片凄迷。

一个凄迷的大城市里一条凄迷的小街。

一辆乌鱼般的小轿车缓缓游来。

苍白的路灯隔了很久才有一只，寥寥几个行人的身子被路灯拉得老长老长，摇晃不定。司机犯忌，生怕轧了人影子，把车开得蛇一般扭摆。

“小田，怎么啦！”车上的老人说。

司机含了一点儿委屈，说：“郭老，什么怎么啦？到了吗？郭老。”

“再往前一点就可以停车了。”

“呔。”司机如释重负。

老人说：“呔吧，往后我再也用不着车了。”

司机大惊失色：“郭老，您说这话！我可受不了！我可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势利小人，您这么多年——”

“停车。”老人说。

不待司机开门，老人就钻出了车，“咣”地一声，老人火火地反手一挥，关上车门，径直走了。

老人蜚进了一条小巷。

老人胸有成竹地穿行在迷宫般的小巷里。

在一幢墙面斑驳的房子面前，老人停下了。老人上下打量了一番这古剌似的老房子，伸手摸了摸生在砖缝里的青苔，然后叩响了两扇硕大的杉木门板上的铜环。

许久，门吱呀呀开了一道缝。屋里头关了只月亮似的一地昏黄的光。开门的老头在昏黄的光线里辨认了一下来客，让过身子，又去关那吱呀作响的沉重的门。两壶水在两个房门边的两只煤炉子上同时噬噬冒汽。一时间分不清男女的几个老人停止了各自的动作，混浊的眼珠迟钝地盯着上楼的来客。

楼梯似乎比以前更狭小更黑暗了。扶手冰冷滑腻，像条冻僵的蛇。老人不得不侧起腆着的腹部，一步一步往上爬。楼梯板颤栗了，不胜重负地咯咯呻吟。老人的脚步声回响在大屋里，啾啾如空谷钟声。楼下冲天升起一个老妇尖锐的痰声：“谁家的呀？轻点儿！房子要塌了，楼梯要垮了。造孽鬼们的！”

老人不闻不问，依然一步一步往上爬。

蓦然，楼梯上亮了。老人仰起头，看见了她。她立在楼梯口，专注地握着手电筒，一级级明亮着老人脚下的梯板。

老人爬完了楼梯。她抬起了头，安详温和地说：“来了？”

老人说：“来了。”

老人一阵轻松，产生了夜鸟归巢的感觉，以为自己每天都回到的是这里。

他们一前一后进了房间。她虚掩了房门。

冬天取暖的炉子还没有撤掉，炉口上坐了一只热腾腾的瓦罐。幽蓝的

火苗围烧着瓦罐底边活泼泼地舞蹈。小房间暖胜初夏。空中浮动着浅浅淡淡的檀香香味。小灯管悬在炉子上方，炉子一周有个晕晕的光圈，其它地方阴影重重。

她在阴影里掀掉了出门才裹上的曾经华贵的旧呢大衣，露出了玄色窄袖薄棉袄。噢，她的腰肢还是那般的纤细，盈盈一握；人却是已经老了。

老人看着她。

她接过老人的帽子，弹着呢绒上细碎的雨分子，说：“这黄梅雨哟。”

她取了一条干毛巾，轻轻抽打老人的衣服，从衣领到裤脚。

她搬了两只颜色模糊、漆皮脱落的太师椅，分别放在炉子两边。说：“你坐，我来沏茶。”

老人坐了下来。在干燥暖和清香的空气里，老人全身舒适，大小关节咯吧咯吧松开。

她端来一只托盘，揭掉托盘上罩的茶巾。托盘里放着一只宜兴陶壶，两只陶杯，一只陶罐。她用开水烫热了陶壶后倒掉了壶里的开水，从陶罐里拣了支象牙骨茶匙挑出几匙茶叶放进陶壶，然后再次冲满一壶开水，盖严壶盖。少顷，她又提起水瓶，将开水慢慢浇遍壶体。紫红色的陶器和一双小巧苍白骨棱棱的手，仿佛一种绝世名贵的花在缓缓开放。她从从容容地沏茶，手到眼到，做得专心致志。

茶香飘逸出来了。

她为老人倒了一杯茶，又摆上了一碟老人所喜爱的这个大城市的小巷里久负盛名的点心：蟹壳黄。多少年的习惯是每当老人没有吃饭的时候她才上这种点心的。

她为自己倒了半杯茶，也坐了下来。隔着炉火，坐在老人对面。

她怎么就知道老人没吃饭？

她知道老人为什么从饭桌上走开吗？

知道老人已经离休了吗？

知道老人决计搬出小红楼吗？

知道小红楼也不世袭吗，

知道因此儿女们群起攻击老人吗？

知道老人的老伴要与老人决一死战保住小红楼吗？

知道老人两个保姆眼藏悻悻之色吗？

知道多年寡言少语的司机变得喜欢一味表白自己吗？

还有更要命的，知道吗？那是……

“想你是等不及做饭的，先充充饥也好，”她说。她看定老人，微微含笑，呷了一口茶。她一切都知道。

老人感到自己透明了：自己就是一堆烦躁和愤怒。何必去一一叙说那琐碎的细节呢？

她双膝并拢，两脚相偎：削肩细腰，十指纤纤，神情柔和宁静淡泊空远。她就这般古色古香地坐着，把那柔和宁静淡泊空远源源不断传送给老人。

烦躁和愤怒离老人渐渐远了。

他们隔着炉火，默默相视，用跳动的心读着对方脸上每条新皱纹的来由和老皱纹的经历。

老人脸上沟壑交错。

她的脸上皱褶纵横。

一本深奥无比的天书，只有他俩懂。

忽然，老人发现她的头发全白了。老人不懂了，那最后一根黑发是在哪一天绝望的？

她无声地晃了晃头，满头银丝波光闪亮。

这还不懂么？第一根黑发是怎么白的，最后一根也就是怎么白的。白了头发又有什么？生长了几十年的头发不白才怪，老人白发才老得正宗。她白发似雪，颜面似雪，慈祥而又高贵；而左腮那颗塌陷了仿佛雪地上掉了一滴热泪的笑涡，又恰到好处地显示了一个女人昔日的娇媚。不错，白了头发又何必感伤？

老人会意了。

第二道茶了，茶味最醇。他们相对而坐，无声无语。

噢，她的腰肢还是这般纤细，盈盈一握，人的确是老了呵！

是呵，老了。光阴似箭，谁能不老？老了又有什么？总是不变生命就没个味道了。

哦，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你如今孤灯只影，一无所有。

有什么对不起！你又有什么？到头来谁个又有什么？人人不都是光身子来光身子去。

多难得今晚炉火还温暖，茶沏得这么香，你我还能相对喝一杯。

她呷了一口茶。

老人呷了一口茶。

老人的面颊上晦色散去，泛起光彩，心平气和，一片清新。

他们坐着坐着，坐着。间或有一丝隐隐的喜颜悦色掠过他们淡然的脸。

幽蓝的火苗不再舞蹈。炉膛里的煤通红遍体，静静燃烧。瓦罐上的腾腾热气已变为袅袅白烟。

门外是猫还是人？用极轻极轻的脚步走过去又走过来，在房门外停了许多许久，后来还是走开了。

第三道茶茶味已淡。老人站了起来，在小房间踱着圈。件件家具都还是摆在老地方，只是家具的颜色全都黑了。尽管洁净得一尘不染，可是已成死色。檀香燃尽，香灰委地，霉味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是那种太阳晒不掉射不透的陈年老朽的霉。

老人由此联想起了什么。问：“这里又发作过了吗？”老人指指心脏。

她没有回头看却清楚地答道：“发作过两次，两次都是在冬天，都住了医院。”

老人说：“我也发作过两次，也都是冬天发作的，也住了院。我们一样的。”老人孩子气地笑出了声。她也笑出了声。

“好，我该走了。”老人说。

她缓缓起身，取来了帽子。老人弯下魁梧的身躯，低下头；她踮起脚，她的竹节般的手将帽子周周正正戴在老人头上。

噢，她的腰肢还是那般的纤细，盈盈一握。

老人突然握住了面前的细腰：“听我说现在我无官一身轻了，我应该……”

“你应该走了。”她说。

老人的手松落下来。老人暗自惭愧，若不是她截得快，他差点又抛出

一个空诺。

她在阴影里裹上了那件曾经华贵的旧呢大衣，系上了头巾，襁褓里的新生婴儿一般朝老人扬起皱纹累累的纯净的额头。说：

“有空再来。”

老人回头望了望炉火，望了望两只太师椅和两杯残茶，望了望她柔和宁静淡泊空远的眼睛说：“好。”

她把老人送出了大门，瑟瑟缩在门洞里。

老人停住了，回头摆手示意她回屋去。她呆了一刻，慢慢退进了身子，黑漆漆的门吱呀呀响起来。在两扇门最后合拢的一刹那，老人相信他看到门缝里进出了一颗泪。

老人趋步上前，摸索着门上那进泪的地方，是湿的；他放在舌头尖上尝了尝，似乎也咸也甜。再一摸，整块门都是湿的。梅子雨还在下。

梅子雨还在柔柔地愁愁地下。

小巷里烟雾迷茫，小街上烟雾迷茫，大马路上烟雾迷茫。高楼大厦轮廓模糊，黑影幢幢，万家灯火黯然失色，弱如星光；天地相接，苍苍莽莽，一团混沌。便是好男儿又怎能叫它云开雾散，风息雨弄，要一个自己喜爱的天？罢了，任其自然，自然公平，事事又何必强求。后退一步，海阔天空。老人异常平和地对司机说：“让你久等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武昌水果湖

青奴

你数不清长江有几多支流，你数不清每条河流上有多少的傍水过活人家，你弄不明白这些人从哪来；他们一旦扎根在哪条河边，寂寞的河就迅速喧闹起来——满河里爬着赤条条的娃儿，娃儿的数量一刻不停地成倍增加。

这些人天性烂漫，大大咧咧，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事。他们守着沃土却守着贫乏，他们傍着明净的河流却也傍着肮脏，他们的男人宁可让酒灌饱也不用饭菜填饱，他们的女人情愿用篮子筐头却不去用河水洗发。他们男男女女都喜欢趿着鞋子，邋里邋遢，乐呵呵地打发日子。

有一天，一条精壮彪悍的中年汉子从东海口闯入了黄浦江。他驾着一条三叉子船，邀帮并船的还有一条三叉子船。两条船满载货物，从黄浦江荡出来，荡入长江，溯江而上。

一个多月后，两条船到了汉口。生意很快就做妥了。傍晚，一条破旧的丫梢神船默默依到两条船边。中年汉子向伙伴道别：“我腻了，伙计；我赚够了，伙计；我要回去了，伙计。”他说“赚够了”的时候，用拳狠狠捶着自己的胸脯，那胸脯上斑痕累累。

“船归你了，可有一条：从此你不管看见什么都决不能告诉任何人，你就当我死了。”

汉子回到自己的船上，从舱里拎出两只藤箱，扔进丫梢神船，又从船楼搀扶出一个女子。那女子绸裙绸褂，飘飘闪闪，头上蒙着一帕新嫁娘的红头盖，袅袅娜娜隐进丫梢神船的船篷里。

丫梢神船默默荡开，荡离了三叉子船，荡离了浊流滚滚的长江，荡进碧波苍苍的汉水。刚从浊流荡入碧波，那破船就吱咯吱咯响起来。

不知拐了几多弯，不知走了几多日子。忽然一天，水面开阔了，岸上是一层层覆盖上去的阔叶杨，知了在浓荫里不停地叫唤。河里有木舟划子送人过渡；小小的弓篷船。

敞口船载着谷子、鱼、酒，交换买卖。南岸耸着一座巨大的矾头，浅滩中有无数戏水的裸娃儿。

“到了。”中年汉子说。

女子钻出船篷，举目四顾，露出一线细细的白牙。“好地方！”她的声音娇嫩欲滴。

“三十年一点儿也没变。”

“哦。”女子说，“你有三十年没回来？”

他们在矾头避风的一侧泊了船，将船锚拖上岸，深深扎进阔叶杨的树根之中。到这里，这条丫梢神船就算寿终正寝了。这种船生来就是不上墩打油的，用到破旧得不能再用就扔在岸边完事。汉子照船家的规矩将船永远地抛了下来。

巨大的矾头是用拇指大的鹅卵石垒砌起来的，许多人俯在矾头上看这一对人。小孩一边看一边从鹅卵石缝里抠出观音土，往嘴里填。

“天！”女人闭上眼睛，用手绢掩住嘴，“泽浩，他们吃土！”

“青奴，睁开眼睛，要不我们干嘛回家？”

女子慢慢睁开眼睛，提起裙子，一步一步寻着石头之间的滩地，跟着汉子爬上了河堤。

街心铺的是青石，每块青石长三米，宽一米；石面早已磨得油光水亮，青色里透出红白相间的年轮一样的纹路。街两旁是木板做的房子，全都有阁楼，房子一间挨一间，门面用朱砂掺木炭粉涂成吉祥的红色。

青奴噙着微笑，在青石道上纤纤细步。她粉红的绸衣裙旗帜一样飒飒飘动。后面十几步远的地方，跟着看稀奇的本镇人。这条巨尾是从矾头就开始拖上了的，到街上来便滚雪球般扩大，变得熙熙攘攘。他们着了魔似的跟着青奴，或快或慢地走。小娃儿们指指戳戳：“脚，看她的脚！”“看她的头发，缚成那个样子，好香。”

要是谁得意忘形嚷大了声，光屁股上就会挨上狠命的一巴掌。打他们的是女人们。

女人们胸前大多吊着奶娃娃，头发披散着；跟着草鞋的脚大约也缠过，可只是潦潦草草地一裹，和男人的脚差不多。她们紧闭着嘴，用兴奋的眼睛传递复杂的狂乱的心理活动。

她们用压低的嗓门唤出每幢屋里的女人，还用眼睛引诱姑娘们。姑娘们的头发是编成大辫子的，她们将大辫子揽在胸脯上，倚着门框，青奴的体香飘进鼻孔，她们忍不住抽抽搭搭哭了，满脸都是艳羡和绝望。

泽浩全然不去理会轰动了的乡亲们，他头也不回，领着青奴寻找记忆中三十年前他父亲修造的房屋。他记得十分清楚，他父亲把一条三叉子船拖上岸，将船头船尾锯掉，那舱和楼就成了陆上的一幢房屋。父亲说往后年年秋天都用在夏天晒干了的松树加固它，可父亲没能实践自己的计划。泽浩回来的第二件事便打算到树林里伐来十棵松树，剖成木板晒干，待秋天干燥凉爽时节将房子加厚一层。当然，倘若那幢房子还在。

泽浩回来的第一件事是开个商行。他要打开家乡男人们的眼界，激发他们沉睡的想象力，煽动起男子汉血液中的勃勃野心。那么，当外面世界的战火和骚乱终于蔓延到他的家乡时，家乡的人们就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和由此带来的聪明头脑。他们就不会因为轻信和愚蠢的诚实而惨遭毁灭。战火和骚乱迟早会到来的，泽浩凭他闯荡世界的经验坚信这一点。父亲就是一个例证。父亲的血流得太多了，他是流尽鲜血而死的，他身上有三十五个尖刀捅出的窟窿，三十五个血孔突突喷血，小泽浩怎么捂也捂不住。河水红了。没有一个乡亲曾看见血染的河水，没有第二个人走得有父亲这么远！

唯有他，他父亲的儿子。

泽浩停住了。他对青奴说：“这就是我们的屋子。”

这幢屋子和街上其它的屋子有些微的不同，那不同之处只感觉到却说不出来。门面上的朱砂已经不红了，是猪肝样的紫色。门板上吊着的铜环一个不缺，只是全锈了，铜锈像绿茵茵的苔藓。屋顶上长着一株拘树，正结着鲜红鲜红的果子。人们河堤般筑起在泽浩和青奴身后，有个女人大着胆子说：“这屋三十年没人住了，鬼在住呢。”

青奴上前用手绢抹去门环上的锈，吱呀一下推开了门，一股凉气从屋里扑面而来，青奴一步迈进了门坎，她身后的人纷纷后退，乱作一团。

堂屋深处的黑暗里，分明站着一个小不丁点的婆婆，她佝偻着身体，鸡皮鹤发，一双锐利的小眼在幽幽发光。忽然她将巴掌拍得山响，毫不含糊地叫道：“泽浩！”

这苍老洪亮的叫声是这个小镇认出泽浩的第一记钟声，在场的人们后来都说，伊家婆的一声叫唤在他们心里头当地一震，振动了好久。他们对泽浩的记忆复苏了。

“姥姥！”泽浩也毫不含糊地认出了伊家婆。他抢过几步半跪在伊家婆面前。

伊家婆一手伸过去，在泽浩右腋窝下准确地掐住了那块从娘肚子带出的胎记。她流出泪来：“我儿，你到底回来了！这屋我天天给你扫呀抹呀。你父出门时嘱咐我说一个月就打回转的，你父呢？”

这伊家婆其实不是泽浩的亲姥。老一辈留下的传说是这样的：年轻时的伊家婆是全镇最漂亮的小寡妇，而泽浩的父亲是全镇数一数二的壮汉子。他们两家门对门住着。伊家婆比泽浩的父亲大十五岁。泽浩娘早早去世后，泽浩的父亲就要伊家婆嫁给他。可伊家婆倔强他说：“我不嫁，我可以做你儿子的姥！”但除了名义上的未嫁，实际上伊家婆为泽浩的父亲奉献了一切。泽浩的父亲走后，镇子里的人们差不多有十来个年头没有看见伊家婆在青石板街面上走动，大家完全忘了她。

青奴款款走来，福了福，柔声道：“姥姥。”

伊家婆从青奴脚底一直端详到头顶。青奴得到了全镇女人的最高荣誉：伊家婆让她把自己从地下搀扶起来。

女人是轻信的。她们一天不知要往青奴家里跑多少趟。男人们起初对青奴还怀有戒心，但经过伊家婆的葬礼，他们的戒心也就化作一缕青烟了。他们回家公开对女人说：“比比人家青奴，你简直是个猪不啃的南瓜。”

伊家婆是在泽浩和青奴住下后的第五天早晨去世的。死时非常清醒，她让守候在她床边的姑娘去叫青奴。

青奴正在梳妆，姑娘冲进门来叫道：“青奴，伊家婆要去了。她叫你。”

青奴飞快地梳妆完毕，来到伊家婆床边。伊家婆捏着青奴的手。“我儿，你来了。”

好，好，我该去了。”伊家婆抽着鼻子，满足地合上眼，咕噜道，“好香。”她说着说着就没声了。

姑娘急得脸发黄，手脚没处放。青奴却说：“别急，我们来嚎丧吧。”

和镇上的女人一样，青奴从容不迫地嚎起来，姑娘一咏三叹地和着青奴。青奴的嚎声哀婉凄绝，末尾带着令人心碎的颤音。这报丧的声音从青石板街面穿过，一直传到河边。人们纷纷放下手头的东西朝嚎声引导的方向聚拢。经历过死的场面的人不由得说：“好，嚎得好！这是谁家的堂客？”

人们想说是青奴，又不敢说，青奴再聪明，毕竟是外乡人。泽浩说了：“是青奴。”

泽浩心中也暗暗吃惊。在那长江上航行的漫漫长夜里，泽浩曾对青奴讲到了家乡的嚎丧，可他没有告诉青奴怎么个嚎法。况且最年长者谢世的场面泽浩自己也没遇见过，只听说那嚎丧是最最繁复的，实际上是用悲哀的腔调唱一曲颂歌，歌词完全是即兴编来，道尽死者生前的种种好处和生者的悼念之情。听着青奴的嚎丧，泽浩不禁产生一个错觉：青奴是本地人而自己是外乡人。这错觉潜藏在泽浩心里，悄悄侵蚀着他的灵魂，最终导致他神智昏乱，铤而走险。若干年后，垂垂老矣的泽浩重访他与青奴相识之地，才霍然顿悟了。

女人们最先请教青奴如何流发髻。最感兴趣但又迟迟不好意思开口一直到最后才提出的问题是牙齿。青奴的牙白得惹人疼爱，开口说话就喷出香甜甜好闻的味来，而镇上的女人们牙都像苞米一样黄灿灿的。青奴便向大家介绍了用青盐刷牙的好处。

青奴总是面带微笑倾听女人们和姑娘们的心曲，她静静地坐着，间或给客人换换茶水，直到她们被煎熬得再也耐不住了，青奴便说：“哦，是这样的。”

一个女人撩起自己蓬乱的头发，让青奴看她后脖颈和背上被头发馐出的密密麻麻的痒子。

“头发应当洗。这里要水有水，要油有油，多好。”青奴的手已经被女人的头发弄得乌黑油腻，染上了馐味。

“胎里带来的头发，能洗？”

“能。”

很快，青石板的街面上不再有女人披头散发，后来有女人重新蓬散着头发出现，那她就一定是疯了。

在青奴改变着镇子里女人们面貌的同时，泽浩也实践了他的第一个计划。

泽浩选择离码头较近，人口集中的正街面开了一家商行。

男人们被吸引到泽浩新盖的房屋里。他们探究地观看去掉了上面一层楼之后的穹窿般的屋顶，观看屋顶上嵌的亮瓦，亮瓦让阳光倾泄进来，屋里白天就可以不用油灯了。

临街是可以拦住人的柜台，地面用鹅卵石拼出一朵巨大的莲花。

泽浩在柜台上对男人们讲解说：“做买卖不必非在河边船里，在陆地上也一样，而且更方便更省事更赚钱。我这就是商行。我打算专收上产。你们拿蚕草绿豆、团粒糯米、短绒棉花来，我就给你们龙洋。”

所有的男人都呆了。

“要几多？”

“几多都要！”

“算了，泽浩，我们不敢弄穷你。”

“对，泽浩，龙洋不是你家制的，赌那口气干什么，我们在五百年前还是一个祖宗呢！”

泽浩哈哈大笑：“你们要是为我想，就把东西都拿来，我让你们看看怎样发财。”

泽浩收购了一批货物后，江西来了一条船，沉甸甸载来一船龙洋。泽浩将货以五倍的价钱卖给了江西佬，江西佬还感恩不尽，做东请泽浩喝了一顿酒。

原来景德镇有个“八宝御窑”，专为皇室烧制御用瓷器。“八宝”是指八种原料，其中三种：团粒糯米、蜜草绿豆。短绒棉花，正是这一带特有的出产。“八宝”齐全，烧出的瓷器才玲球剔透、细腻润泽。而觅齐“八宝”，比之烧出瓷器来又难上万倍。皇室用品，敢不如期贡奉？一把尖刀时刻横在江西佬脖子上，他当然不惜重价觅宝，当然要对泽浩感激涕零。

泽浩赚了一笔，便排开筵席，请乡亲们开怀畅饮，男人们从家里取来自酿的谷酒，慷慨相敬。那酒是多年的窖藏，呈琥珀色，浓香扑鼻，一沾唇便自动流下喉咙，像水，像风，像火，一股凉森森火辣辣的液体轻快地在泽浩五脏六腑流动，一直冲到脑门顶。

泽浩在家乡的美酒里沉醉了。他家乡的男人们却一个没醉。他们欣喜若狂，一碗一碗灌酒。在泽浩醉如烂泥倒在地的时候，他们清清楚楚看到了一条发财的大道。

青奴成了大忙人。

她将梳发髻的技巧传授给女人们之后，又教会了女人们开脸，用一根棉索子可以毫无痛苦地绞去颜面上的汗毛，使人变得容光焕发，面目皎洁。她还提醒女人们，孩子吃观音土是一种病症。女人们大笑着回答青奴说这不是病症，凡是度水荒的年景里，人们都挖观音土吃，这土可以饱肚皮。

“那为什么孩子都头大身子小，面色青黄？”

“人人小时候都这么长大来着。”

在这件事上，女人们对青奴表现出了她们本性中特有的固执。青奴一针见血，说：“他们肚子里有虫，天天都在吸他们的血。”

没有人敢相信青奴。但更没有人敢说青奴是胡说八道。她们碍于情面同意了青奴给孩子们打虫，不过先得在个别孩子身上试验一下。她们挑出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这三个孩子都因为兄弟姐妹实在太多了，吃不饱，而终日赖在矾头上抠观音土填他们的肚皮。

青奴挖了一把苦楝树根，洗净了，装在瓦罐里用隔日的雨水放在文火上熬，最后熬出了胆汁一样的黄水。黄水苦得要命，但三个孩子因为第一次这么接近青奴，都忘了苦味，眼睛一刻不离青奴和蔼温柔的脸，机械地吞咽下苦水。一个时辰之后，三个孩子都叫肚子疼，青奴吩咐女人们跟着孩子上茅坑，看看他们屙了些什么。

每个孩子都屙出了几十条筷子长的粉白的虫，女人们总算口服心服。奇迹还在后头，十天之后，三个孩子变得红光满面，活活泼泼，再也不吃观音土了。就连男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个奇迹，对自己的女人说：“矾头上的三

个娃儿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

青奴日夜不停地熬药，熬好了让女人们用碗各自端回去。青奴说：“做娘的应该亲自喂药给娃儿吃，娃儿就记得娘的好处了。”

那一阵镇子里到处飘着淡淡的药香，那是一种苦涩的沁人心脾的香味。孩子们在药香中抬起了头，从前无精打采的眼睛炯炯的放光了。

男人们的天地是一番惊人的变化。

青石板铺的街面被加长了。随着十天半月来一次运载青石的货船，街面愈长，街道两旁陆续盖起了各种商行。

短短的时间里，河上船只往来如梭，樯帆如林，矾头上下，人声喧嚷，南来北往的客商接踵摩肩出入于各家店铺，新铺的青石板很快就被磨得和老街一样光滑如镜。

泽浩自己的商行反而暂时停业了。因为每一家新店开业，主人都非请泽浩不可。只有泽浩主持开业仪式，这家商行才颜面生辉。仪式之后，泽浩照例向业主提出合理的经营方法，然后是一桌丰盛的酒席。泽浩照例是坐上席。鸡、鸭、鱼、肉流水般开上席来，陈年老酒从坛里汨汨倒入大海碗里。陪席的男人轮流向泽浩敬酒，泽浩每次都在家乡的酒下醺醺大醉。主人小心翼翼将泽浩扶起，安置在浆洗得干干净净硬硬朗朗的被褥之中。

泽浩酒醒之时已是夜幕低垂。于是，主人捧上绿豆汤，堂屋里已设下一副赌台，男人们等着泽浩，陪他痛痛快快地一通豪赌。

泽浩起初并不愿意这样，但一旦这样便不能违例了。他是太阳，应该公正地向每一家洒去阳光。厚此薄彼是家乡的祖祖辈辈深恶痛绝的丑恶行为，泽浩天性就容不得厚此薄彼。

青奴实在为泽浩担心，她不想再忍了。

“泽浩。”她说，“喝酒也罢，可别喝得太凶，喝醉了要伤身子的。”

“谁说我喝醉了？”泽浩瞪起牵满血丝的眼睛，“放心，青奴，我清醒得很，我哪条大江大河没闯过，哪片海子没见过？”

“那么，赌总归是不好吧？”

“你管吧！你倒去问问，哪一家男人的事要堂客插嘴？你再说，我大巴掌煽你！”

早上清醒过来，泽浩后悔了。他看见青奴和衣躺在床边，将背脊向着他。他仓皇地爬起来，孩子般向青奴撒娇，将一颗巨大的头搁在青奴柔软的大腿上。青奴用手指梳着泽浩粗硬的头发，长长叹息了一声。

她说：“泽浩，你说过，你要改变你的家乡。”

泽浩说：“我改变了。”

“你也被家乡改变了。”

泽浩说：“不，不，谁也改变不了我！”

青奴又是叹息，一夜长睡洗得他双眼澄净清明。清醒的泽浩该是个多么好的男人。

又有人来奉请泽浩，泽浩去了，又喝得酒气熏天地回来了。

青奴悄悄落下了眼泪。

就在小镇日新月异的时候，又一个外乡人来到这里并且住了下来，开了个学堂。他不懂规矩，没有请泽浩吃酒赌钱，所以，镇上许多人都不知道有了这么个教书先生。如今，来来往往的生意人多极了，外乡人再也引不起人们的好奇了，人们再不会傻不叽叽顶着毒日头从矾头尾随陌生人到他落脚

的地方了。

这个穿一身藏青色调长袍的男子是寻人寻到这里来的。那天，他拎着一只小皮箱，挟着一把雨伞，上了码头逢人便打听，问可曾看见过一个穿红绸衣褂的姑娘？姑娘怀里总爱抱着一个取凉的竹筒子，竹筒子上满是窟眼。人们都说没有看见。他疲惫不堪，一屁股坐在小皮箱上。

于是有人去问姓名，问来历。听他介绍自己是教书先生，便有心留下他。这时候人们已经隐隐意识到读书识字的必要了。他似是而非地点点头。有个年长的男人做主将一间寡妇住过的房屋给他住。这间房屋今年正好满了一个花甲，寡妇的魂灵大约已经重新投胎托生去了。

人们都叫他德先生。

德先生来的时候是风尘仆仆，头发花白，叫人说不准有多大岁数。定居之后。白发竟然渐渐稀少，换出一头乌发，俨然一位浊世佳公子，那儒雅的神态，叫人肃然起敬。

德先生半天教书，半天在河边徘徊，向过往的行商打听那位姑娘的下落。

小镇迅速扩大，青石板的街面设了分支，十字街口出现了。人们马上发现十字形街道更集中，更热闹，更便于买卖。一个新发现接着一个新发现，人们眼花缭乱地沉浸在新生活、新创造中，谁也没去留意德先生就这么长期住了下来。

这期间，泽浩将土产商引来了。小镇的发展趋势是无穷无尽的，泽浩要经营大家没办法经营的行当。此外，泽浩在赌桌上运气并不好，他老是输，只好卖了商行偿还赌债。

男人们虽然敬佩泽浩，但赌债却不能因此免去。愈显敬佩就愈不能免去。自古以来，是七尺男儿就敢赌敢输。泽浩无疑是个堂堂男儿。赌桌上，泽浩哈哈大笑着将满把银票撒出去，他的资本就这样渐渐地枯竭了。

没有一个人知道泽浩卖了商行，连青奴也被蒙在鼓里。泽浩将商行卖给了江西佬。

说不出是因为什么，青奴总觉得心里头慌慌的，有一种危险迫在眉睫。若仔细看看周围，想想每件事，又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青奴依然如故地满足女人们的求知欲。她又教给她们烹调 and 缝纫的技术，教她们如何取鞋样，铰鞋面，糊鞋底。女人们受益不浅，有心要报答青奴，她们要陪青奴熬过漫漫长夜，等泽浩回来，青奴婉言谢绝了。没有一个女人踏进过阁楼上青奴夫妇的房间，掌灯时分，青奴就会送走最后一个女人，关上门，呆在自己房里等待丈夫回来。小镇上的女人们对此多少有点猜忌，她们感到青奴并没有和自己心贴着心。但想想青奴的种种好处，这点猜忌也就烟消云散了。

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件事发生在晚上。一个女人从窗口正好目睹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个女人是想求青奴给她解释一件关于女人的私事的，这种事只有夜里才说得出口。所以，她破例想在夜里去敲青奴的门。她犹豫了好久，终于不敢敲，找了个借口来到青奴隔壁一家老婆婆的阁楼上，许诺给老婆婆做双寿鞋，然后急急忙忙爬到窗口去窥探青奴的家，看青奴到底在干会么。

她看见青奴和泽浩在为什么争执。青奴背对窗口，双手在怀里抱着，仿佛搂着一个小奶娃。泽浩酒气熏天，恶狠狠逼着青奴，一副暴戾的样子。

终于能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了。

泽浩说：“我知道，你的金银财宝花不尽用不完，你忍心看我在乡亲们面前丢脸？”

青奴说：“你的商行卖了，你的房子还没修，你光知道喝酒赌钱，除非你还像从前的泽浩，我才给钱你；如果还是想去赌，我不能拿钱去买你不成器！”

泽浩说：“贱人，我不和你罗嗦，你说，给是不给？”

青奴说：“不！”

泽浩说：“臭婊子，你再说不！”

青奴说：“不！”

在隔楼窥探的女人晕了过去。醒后她杀猪般嚎叫起来，震动了左邻右舍。她回忆说她当时看见泽浩脸色惨白，手一扬，一道雪亮的光刺进了青奴的胸脯；泽浩惨白的脸顿时被喷上血，像绽开鲜红鲜红的花。镇子骚乱了，人们闻声赶来，团团围住了泽浩的屋。

没有人敢第一个冲进门去。男人们紧张商量了一番，决定让一个长者向泽浩喊话。

“泽浩你出来？有人说看见你干了一件蠢事，你出来说个清楚！”

屋里沉寂着。

人们举着火把，把天空烧得通红通亮。长者又用同样的话喊了几遍，已经声嘶力竭了，还是没有应声。一个半大孩子出其不意猫腰上前踹开了门板，人们顿时看见鲜血像断线的珍珠从楼板缝中滴落下来，堂屋成了血海，空气中弥漫着甜香的血腥气，女人和小孩放声大哭。

青奴死了，她的血流得一滴不剩，脸就像天上的云朵一样洁白，一身衣裳染成了大红颜色。人们没有搜寻到泽浩，也没有看到什么奶娃娃。青奴的双手还紧抱着怀，人们拉开她的手，取出她抱的物件。那是一个捕竹筒子，上面布满梅花形的窟眼，摇一摇，里面发出叮冬悦耳的响声。竹筒一端烫着“青奴”二字，一端烫着“竹夫人”三字。

人们分成几路，去追寻泽浩，不一会儿，四路人马陆续返回，却不见泽浩的影子。

追到河边的人说：“那条丫梢神船不见了。”

有很多人证明，晚饭以后那破烂的丫梢神船还泊在矾头下面的。

有人说：“那条丫梢神船烂得不能再走了。”

事实是，船是走了，起锚的痕迹是那么明显。

这一夜，泽浩受到小镇人最仇视最恶毒的唾骂。他的丰功伟绩顷刻间灰飞烟灭。

青奴是外乡人，更不是年长者，也不是为娩出儿女而献身的母亲。但人们准备破例厚葬她。所有的商行都关门三天，男人们搭起两里长的大篷，宰了十头猪，忙忙碌碌做棺材、刻墓碑、做酒席和煮硬米饭。

青奴躺在堂屋正中的尸床上，胸口放了一枚防止尸体腐败的新鲜鸡蛋，头下枕着白缎子缝制的菱角形的枕头，枕头里装的是香灰。捕竹筒子是青奴生前最后一刻还抱在怀里的，人们依然将它放在青奴的臂弯，让它永远伴随她。凉爽的南风吹过堂屋，青奴的绸裙轻轻飘动，好像她随时都会醒来。青奴生前谁也不敢凑近仔细看看她的脸，她死后女人们总算如愿以偿。她们看完便用黄表纸将青奴的脸盖上，她们不希望她们的男人也有她们的这种机会。

哭灵的女人们分成两排从两边守着青奴，从堂屋一直排列到青石板的街面上。她们面对面坐着，手掌拍地，嚎丧嚎出了青奴千般的美丽和万般的好处。她们唱着永生永世忘不了她的音容笑貌，世世代代铭记青奴的美德；她们唱：“远方的娘啊，啊啊，你的女儿长眠在这里啊，我们不能把她当作异乡人啊，我们正用最隆重的礼仪把她安葬啊

刻墓碑的石匠遇到一个难处，他去问主祭，石碑上该刻上什么尊号？

“就刻青奴两个字。”

“可是，”一辈子闯荡江湖，见过大世面的石匠说，“青奴是名讳，名讳之后呢，要不要加上夫人？我看她像个尊贵的夫人。”

“夫人是什么？”

忽然想起捕竹筒子，那上面果然是烫刻着“竹夫人”的，莫非……主祭不敢妄加猜测，他让石匠等等，赶忙去请教德先生。

德先生被镇上的突然混乱弄得惊奇迷惘，打算出去看看，主祭进门就急着问：“德先生，竹夫人是一种什么尊号？”

德先生随口说：“竹夫人么，那是一种夏天取凉的竹筒子，又有个名字叫青奴，外面大户人家的千金都用的。”

“天哪，不是人！”主祭吓得呆了。

德先生警觉起来，连连问出了什么事，问哪儿有竹夫人。主祭说不清，便带着德先生飞快赶到青奴的尸体旁。德先生看见捕竹筒子就痛苦地呻吟了一声，他不顾两厢女人的拦阻，揭开了青奴脸上的黄表纸，立刻呆住，木头人一样看着青奴的脸，很久很久，他才叫：“你！你！你叫我找得好苦……”

德先生一头扑在青奴身上。人们眼睁睁看着他的头发在一根根变白。待人们觉得一个活人不能太长久地抱着一个死人，开始劝他扶他，才发现他已经咽气了。

小镇的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天性烂漫，大大咧咧，他们产生了疑惑。这疑惑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侵染着每一颗充满好奇的心。德先生是什么人？青奴又是什么人？泽浩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各种各样虚妄的猜测在小镇上传去传来，最后竟传得人人毛骨悚然。

人们都茫然仰脸看着苍苍的天。

葬礼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停下了。几个德高望重的男人开始聚会，关在一间小屋里研讨事情的真象。镇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在小屋边坐下，默默等着结果。那间充满智慧的神秘小屋打开过两次，一次请进了石匠，一次请进了几位精明的行商。

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小屋终于呀地一声又开了，屋里的人鱼贯而出，沐浴在朝阳之中。他们脸挂微笑，似乎胸有成竹，却终于没有公布研讨的结果。人们的胸膛被疑惑憋闷得几乎要炸开。

石匠唾沫横飞他讲起一种下贱的女人，那种女人只要有钱，可以和任何人睡觉。听他绘声绘色的演说，有两个女人被这种闻所未闻的丑恶刺激得昏倒在地。青奴究竟是不是这种下贱女人呢？石匠没有说。但人们的疑惑毕竟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处所，由此平伏了不少。

女人们想到青奴的种种怪癖，后怕的冷汗从鬓角和着灰尘洋洋而落：青奴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在人们没完没了地猜测的时候，青奴的尸首开始腐烂。人们只得匆匆将青奴裹在草席里扛到野外的乱草岗子里埋掉了。这甚至不是镇上埋动物尸

体的草岗子，而是很远很远，过了几条小河又穿了几片灌木林之后的一个长满荆棘的荒野之地。

青奴的棺材给了德先生。德先生好歹还算是个体面人。

尸首处理之后，人们动手拆了泽浩父亲的房屋，免得三十年后又有泽浩的后代带一个不寻常的女人住进来。拆屋的时候又出了一件奇事，在青奴住的那间屋里，板壁中有一只锦盒，锦盒本身就是纯银的，里面装了金钗、珍珠、红红绿绿的宝石、金戒指和手镯。人们认为，这就更说明了青奴的不同寻常。

此后，小镇的人们故意很快地忘却了这件事，外来的人哪怕从小孩口里也掏不出一个字来。男人们有男人刚开头的事业，女人们有女人刚见识的世界，他们男男女女都如痴如狂地投身到自己热衷的事中去了。

一九八七年元月武昌水果湖

预谋杀入

1

王腊狗对丁宗望动杀机，不是一日两日的事了。仇恨酝酿了几辈人，到王腊狗身上，就只差个火引子点燃。

沔水镇的人都知道王腊狗祖上是富过的。王腊狗的曾祖父王连舫当年是五龙盘踞沔水镇的五龙之一。王连舫 15 岁就入了红帮，拜把拈香喝雄鸡血酒盟誓之后奔武当山学了三年功夫。下山回到沔水镇就干了一件惊天地鬼神的大事：在襄河上劫夺了清廷皇粮。

从此王连舫便成了沔水镇的一个人物。王连舫开了一家鲜茧庄，别的茧庄只敢和浙江、江苏的生意人来往，王连舫敢和日本三井洋行做生意，他自然就发得很快。发了之后他又开了一家规模极大的商行，专门经销英国亚细亚洋行的铁锚牌、僧帽牌洋油。那时候是清朝道光二十五年，江汉平原还不知电力何物，煤油灯正由城镇朝乡下流行。我国那时候还远远不能够自产煤油，洋油便占领了整个市场。王连舫晚年时已经富得流油，娶了三妻四妾，盖了深宅大院。当王连舫拥香偎玉，羊羔美酒地享乐时，丁家的人则在寒风凛冽的大街上拱肩缩头，举着英美烟草公司的试吸香烟，苦苦请求行人免费试吸。那时丁家只有一家保和药铺一家广货店，两个儿子做生意，其他儿子念书，好歹只算得上一户小康人家。

没料到的是，香烟居然悄悄地在取代着旱烟和水烟。某一日，一个纤夫吸罢了家赠送的香烟之后，随随便便扔掉了烟头。烟头引燃了王家在襄河边的油库。这座容量为 100 吨的油库烧红了沔水镇的整个天空。王连舫僵立在码头上，目不转睛望着大火，当最后一缕火焰熄灭后，王连舫往后一倒，死了。

轮到了王腊狗的祖父辈。这一辈有兄弟四个，一个嫡出，三个庶出。都是锦衣玉食长大的少爷，骤然地失去了靠山，未免惴惴然惶惶然。四兄弟要数嫡出的王家雄最为柔弱。丁家就老是把愁容满面走过街道的王家雄请到店子里安慰。一来二去，王家雄就吸出了香烟瘾。再过一时，嫌香烟瘾不够

劲，又吸上了鸦片。三个庶出的兄弟见王家雄吸鸦片，咽不下这口气。也拿家产出去吸鸦片，一个没有进项的人家平添回支烟枪，一个宅院能吸几年？那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的时候，烟土价格还算稳定，一两云土，三元银洋，贵州黑是二元二。这就更像一把钝刀，生生地慢慢地把个主家割死了。在卖掉宅院的前一天，王家雄的妻子抱着唯一的儿子逃出了家门，在沔水镇附近的菜农手里买了几亩菜地和一同草屋躲了下来。王家不仅卖掉了宅院，后来还卖掉女人和孩子，王家四兄弟整天躺在烟铺上不起来，连烟泡上在烟枪上都等不及，就用开水吞服，最终毒死的毒死，饿死的饿死，尸首全用破席卷着抛到了野山岗里。

丁家却发旺起来了，读书的有一个在同治年间中了举，丁家门庭里竖起了举人的铁旗杆。做生意的财源茂盛，老刀牌香烟、哈德门及红锡包香烟均是供不应求，风行江汉平原乃至更远的地方。丁家读书人劝生意人见好就收，于是，就没有发展店铺，而是拿钱去买田置地。这样，王家雄的遗孀孤儿便沦为了丁家的佃户。

王腊狗的父亲为丁家种了一辈子的菜，死于伤寒病。

王腊狗的母亲在生下王腊狗半年之后去给丁家当奶妈，专奶丁宗望，奶了三年。第三年的那个深秋，失足跌入丁家的井里头淹死了。

王腊狗的父亲死母亲死，丁家都出面主持了葬礼，给了王腊狗祖孙二人一笔生活费，还提议让王腊狗和丁宗望一块儿学武健身。

沔水镇的人都说丁家还蛮讲仁义道德，劝王家奶奶接受丁家的善意。王家奶奶对众人说：“好！”

王家奶奶在送王腊狗去丁家学武时，将孙子拥在怀里，说：“腊狗哇，你一定要好好学！一定要学得比丁宗望那小杂种好！丁家哄得住众人哄不住我，你娘是他们害死的。

我们这地方的井是夏天用的，夏天富人用井水镇西瓜镇绿豆汤。深秋时节没人用井，你娘不会去井边，是丁家害死的！”

王腊狗记住了奶奶的话。王腊狗一天天长大记住了奶奶更多的话。王腊狗长得虎眉豹眼，和他曾祖父一个模样，奶奶恨不得削下自己的肉喂他，让他强壮。王腊狗果然拳脚功夫比丁宗望学得好。王腊狗一运气可以捏碎一块寸厚的捕竹，丁宗望运气只能捏破捕竹。师傅还是偏爱丁宗望，训斥王腊狗刚猛有余，阴柔不足。王腊狗知道师傅师娘是丁家养着供着的，他不怪他们，他只恨丁宗望。

每当练完了武功，王腊狗要去挑大粪挑白菜的时候，他就暗暗对着在花园里读诗书的丁宗望发誓：我要杀了你！

2

沔水镇城南住着一姓杨的大户人家，老爷与丁宗望的父亲先后中举，有个宝贝女儿名叫杨安素。安素小姐从小性格活泼，能说会道。加上时代已是民国，新思潮如雨后春笋到处萌芽，安素小姐就放了脚，上了学堂读了书。

王腊狗上午挑菜送丁家，遇上安素小姐放午学；从丁家吃了午饭出来，又遇安素小姐去上下午的学。大约有二年的光景，王腊狗和安素小姐在一条穿过桑树林子的黄泥小路上天天相遇。王腊狗是个英俊小伙子，学武功学得气宇轩昂，他奶奶又给他里里外外穿得干净整洁，虽说是下人，也是个沔水镇少有的一等一的下人，许多有钱人家的少爷还不及他一半的人材。安素小

姐并不厌恶王腊狗，开始是朝他笑笑，后来还和他打个招呼，说：“腊狗，武功学得到家了吗？”或者说：“腊狗，你真有力气哩。”

王腊狗回家就把这些情形复述给奶奶听。奶奶说：“千金小姐爱上漂亮小伙可是自古就有的事。”

奶奶的话使王腊狗展开了想象的翅膀，自以为安素小姐对自己是有情义的。

安素小姐哪里知道自己的新潮思想新潮言行会让一个下人想入非非呢？她早就喜欢上了丁家少爷丁宗望。丁宗望方头大耳，嘴，唇厚阔，不算漂亮却稳重憨实，书念得好，又一身武功。安素小姐没有哪一处不满意丁宗望的。

杨家一来提亲，丁家就欣然允诺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都是正当年。订下婚事不久，择了个黄道吉日就成了亲。

丁宗望娶杨安素在沔水镇是一段人见人夸的好姻缘，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对王腊狗却是一记晴空霹雳，他私心里认定安素小姐是迫于钱势，无可奈何出嫁的。她到底违背不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底拒绝不了少奶奶位置的诱惑。王腊狗不怨安素小姐，女人嘛。他恨丁宗望。

丁宗望成亲的那一天，王腊狗的眼珠子都瞪绿了。丁宗望没有把王腊狗当下人，让他在厨房喝喜酒；而把他当作师弟在堂屋大厅里坐了正席。

一端起酒杯，王腊狗眼前尽晃动着那条桑树林子的黄泥小路，晃动着安素小姐朝他微笑的笑靥。喜酒吃到一半王腊狗装醉，摔碎了酒杯，跑回家，操起菜刀，咔嚓一声就剁掉了左手的小指头。

“好！”奶奶说，七十二岁的王家奶奶将拐杖在地上乱戳。

王腊狗将自己的血抹进酒碗里，一口气喝了。

没有人注意王腊狗。没有人注意王腊狗的指头缺了一个。细心的师娘发现了。细心的师娘还发现王腊狗送菜时呆呆望着丁家少奶奶。

师娘就告诉了师傅。

师傅说：“不会吧，他一个佃户一个下人还会有什么非分之想。”

师娘说：“话不能这样说。腊狗虽是宗望的师弟，那是因为他拜师晚一些，论年纪，腊狗比宗望还大两岁，男大当婚嘛。”

师傅说：“腊狗穷是穷点，人材还是不错，志气也不小，将来不会受苦的。”

师娘也这么看王腊狗。师娘在洪湖乡下有个沾亲带故的侄女，样样都好就是小时候害了一场天花，落下了一脸的酱色麻子，师娘有心将侄女配给王腊狗。

师傅夫妻二人是客居丁家，提亲的事就拜托了丁家老爷。介绍姑娘情况的时候，唯独没有提脸上有麻子。师傅夫妻心想，自己的侄女的家境比王腊狗的好多了，麻子又算什么？

丁家老爷派管家去给王家奶奶提亲。

王家奶奶说：“好。”

王家奶奶心里计算的是：丁家的恩惠都接受，让孙子借丁家丰满羽毛，然后再反咬丁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提亲时，管家不知道姑娘是麻脸皮，就没对王家奶奶说，王家奶奶告诉孙子时，当然也就没说。

王腊狗虽然穷苦，成亲这天还是十分热闹风光的。一是新娘子的嫁妆

丰厚，一是丁家好事做到头，人力物力财力都支援了不少，师傅穿戴一新，做了个气派的主婚人。

王腊狗做新郎这一天心里还是比较滋润的。戴着大红花，满面笑容迎送亲友，显得格英俊。

夜深人静，洞房花烛，王腊狗服侍奶奶睡下后回到新房，拴紧房门便抢上前迫不及待扯下了新娘子的红盖头。王腊狗愣住了：新娘子是个麻脸皮！

新娘子却不知究里，猛一看自己的丈夫是如此体面的俊小伙子，真正喜出望外，一双眼睛禁不住就脉脉含上了温情，望着王腊狗眼珠都不转。

王腊狗双拳捏得咕咕响，怒目喷火气血翻涌。丁家欺骗了他！丁家塞给了他一个麻皮！丁宗望一副蠢相却娶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他王腊狗仪表堂堂却要和一个麻皮女人过一生！丁宗望丁宗望，我要杀了你！

“你怎么哪？”新娘子送过来一盏茶，无限爱怜站在王腊狗面前。

王腊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突然，他掀翻茶杯，吹灭花烛，把新娘子按在了床上。

王腊狗用红盖头盖住新娘子的脸，将所有仇恨都发泄在麻脸新娘身上。麻脸新娘实际是个十分懂妇道的姑娘家，可是被王腊狗弄得实在忍不住，不由叫出声来，草屋外听房的年轻人听得不亦乐乎。

但是，当听房的人们散尽了之后王腊狗也悄悄出了门。王腊狗在奶奶的房门外磕了三个头，扔下几乎被他撕碎的新娘，离家出去了。

3

王腊狗当了兵。

王腊狗摸着黑，在襄河边偷了一只鲜鱼划子，顺水划了八十里，在脉旺嘴上岸，投奔了王劲哉的一二八师。

王劲哉原是杨虎城部下的西北军。“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明里拉拢王劲哉，提升他为一二八师师长，暗里却把他划归汤恩伯管辖。汤恩伯一接手便要调他的四个团到河南，以此削弱他的兵权。王劲哉一看情形不对，拉着·一二八师偷渡长江，到湖北自立为王了。王劲哉一头钻进湖北的湖河港汉芦苇深处休养生息，屯兵买马，无论谁想动他他就打谁；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他都打，有一条，就是不打老百姓。

王腊狗在沔水镇不知听说了王劲哉的多少传奇故事。这世界上如果说有王腊狗佩服的人，除了奶奶之外就是王劲哉了。他要学王劲哉的狠气。

王腊狗当兵要打谁他不知道，他的目的是杀掉丁宗望，抢过杨安素，休掉麻脸女人，光复王家祖宗的基业。所以，王腊狗学枪法、学格斗都分外刻苦卖命。仅仅三个月，王腊狗已练了一手百步穿杨的枪法，至于拼刺刀、肉搏那更是打遍全团无敌手。

七六八团团长李保蔚单独召见了王腊狗。

“王腊狗吗？”

“是！”王腊狗行了个军礼，身板挺得笔直。

“你是哪里人？”

“报告团长，老籍陕西，父辈起落户湖北酒水。”

王腊狗是地道湖北籍贯，但他从士兵们口中得知王劲哉师长是陕西人，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你为什么来当兵？”

“报告团长，一是家里穷没饭吃，一是敬服王师长威名。”

“你还挺会说话嘛。”李保蔚团长面皮白净清瘦，以擅长攻心闻名一二八师。

“王腊狗，你表现得非常出色。作为嘉奖，本团长允许你提一个要求。”李团长是想探探王腊狗有无野心。

王腊狗既没有要求升官，也没有要求赏钱，更没有贸然提出带兵杀回沔水镇。王腊狗非常聪明。他说：“报告团长，我是冲着王师长威名来从军的，三个月了我还没见过王师长，我只想看看他老人家长得什么模样。”

李保蔚团长答应了王腊狗的要求。

王腊狗去见王劲哉那一日他肯定终身难忘。

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晚霞红艳艳金灿灿，远处的襄河，近处的水塘都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遍地是绿中透黄的茅草，风一吹，呼啦啦仰头倒去，一片连一片倒去，一直到天的尽头。王劲哉就从这波澜壮阔的背景中走向王腊狗。王劲哉一身戎装，两眼精光闪闪，一双圈口黑布鞋。

王腊狗膝盖一软，跪下了。

“你就是王腊狗？”

王劲哉粗大的山里汉子嗓门震得王腊狗耳朵嗡嗡作响。

王劲哉的随从将趴在地上叩头的王腊狗提了起来。王腊狗克制不了莫名其妙的惶恐，战战兢兢说：“是。我是王腊狗。”

噤声——王劲哉甩了王腊狗两个耳光。说：“哪像咱陕西人的后代！”

王腊狗像被迎头浇了瓢凉水，一下子清醒了，惶恐也随之消失了。他两腿一碰，说：“报告师长，我是陕西人的后代！”

王劲哉打量了王腊狗一番，说：“很好。很好。”说着的抬手一枪击落了一个士兵头上顶的茶碗。这个士兵不动声色又放了一只茶碗在头上，王劲哉朝王腊狗努了努嘴。

王腊狗忽地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自己死活就在此一举了。王腊狗举枪瞄准扣动扳机，茶碗应声而飞。

“很好。”王劲哉说。

王劲哉说：“听说你是冲着我来，为什么？”

王腊狗说：“报告师长，为的是想看看英雄人物。”

“少年意气。”王劲哉笑了起来，说：“少年意气啊！你读过书吗？”

“报告师长，没有。”

“那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几个名人？”

“报告师长，我只知道您。”

王劲哉又一次被恭维逗笑了。

“不不不，”他说，“中国地大物博，到处藏龙卧虎，我王劲哉算什么？我告诉你，现在中国有三个半名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汪精卫，半个才是我王劲哉。”

王腊狗说：“是，师长。”

不过，那时候王腊狗的确不知道毛泽东蒋介石和汪精卫。

王劲哉挥了挥手，王腊狗以为接见结束。却看见拖上来一个五花大绑的人，穿的也是国民党军服。

王劲哉对他的一班卫兵说：“拉下去活埋了。”

卫兵们一怔，竟都有几分踌躇。

被绑的人大叫起来：“王师长，误会！王师长，你高抬贵手，我们是一家人哪！”

王劲哉对叫喊无动于衷，扫了卫兵们一眼，转向王腊狗。

“王腊狗。”

“到！”

“把他拉下去活埋了。”

“是！”

王腊狗毫不犹豫地拎起那人的衣领拖走了。

“小兄弟，我是四十九师师长李精一的参谋，我是来办公事的。请不要杀我，小兄弟，我和你无冤无仇……”

那人一路向王腊狗求饶，王腊狗却脚步都没放慢一拍。他想这肯定是和刚才打枪一样，试探他的忠心。

王腊狗将那人推进早已挖好的坑里，动手掀土，他一锹一锹掀着，心里总以为王师长会大喝一声：停下！

当土埋齐胸脯时，那人的头脸全都是猪肝颜色了。那人眼珠凸突出来，盯着王腊狗，上气不接下气说：“王劲哉，凶残的狗杂种！还有你，这个小杂种，得不到好死的……”

没有命令叫停下，王腊狗最后一锹土甩到了那丛黑头发上。

王腊狗大踏步走进王劲哉的师部。说：“报告师长，埋了。”

王劲哉阴沉着脸说：“他和你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你为什么埋他？”

“报告师长，军令如山倒，师长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王劲哉点点头。王劲哉让王腊狗稍了息，亲手递给他一块点心。这是一种叫“羊羹”的日本甜食。王腊狗平生头一回吃，觉得甜得不得了。

4

就这样，王腊狗留在了王劲哉身边。

王腊狗跟随王劲哉打了几场仗，打出了一身贼大的胆。

和鄂豫边区新四军打只是小打，争地盘。和国民党金亦吾打是大打，两千多人马一下子杀过江，一口吃掉了金亦吾的五个团。金亦吾一状告到了蒋介石面前，蒋介石来电责问王劲哉为什么打金亦吾。这个时候王腊狗已经知道蒋介石是何许人也。他十分吃惊地看着自己的师长给最高长官回电：我没有打金，只是赶走了金。

蒋介石的回电分明是恼怒了：你明明打了，怎么说未打！

王劲哉更是怒不可遏，拍桌打椅回电：我之所以说未打，是顾及上级面子。今既说我打了，我就是打了！如继续扣发我师薪响，我还要打！

王劲哉与蒋介石的抗争使全师官兵胆战心惊，一时间风传蒋介石要调五个师前来吃掉王部。但最后终究是蒋介石委屈求全，补发了一二八师薪响。将一二八师划属第五战区李宗仁领导，脱离汤恩伯。王腊狗由此眼界大开。

后来和日寇打的就是一场血战了。这便是名垂史册的陶家坝大捷。盘踞沔水镇的日军从武汉市调来了一个甲种兵团和几个混成中队，由日军大佐古贺指挥，向王劲哉发起进攻。在这之前，王劲哉多次袭击皇协军汪步青一师，在襄河上一再阻击日军运粮船队，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在是惹恼了日军。

这一仗打了三天三夜，王劲哉在陶家坝碉堡内坐镇指挥，一刻没离电

话台。光是陶家坝白刃战就杀死日军四百多人。王劲哉操了刺刀，亲自参加肉搏。王腊狗紧紧跟随着师长，好多次解了师长的围，干掉了偷袭师长后背的日本小鬼。王腊狗在这一仗中真是杀红了眼。战斗结束后，他在一片焦土上游逛，密布的弹坑，烧焦的大树，炸平的暗堡和滩滩血迹才使他感到了战争的可怖。

王腊狗不愿意自己害怕什么，他克服恐怖的办法就是去观看日军收尸。他站在一栋高宅的废墟上，居高临下看着灰溜溜的日本人割下尸体的头，在夏日的懊热中轰赶着绿头苍蝇，将头颅用石灰腌在一只又一只的木箱里。果然，王腊狗就不害怕了。

几场战争下来，尤其是陶家坝白刃战之后，王腊狗得到了王劲哉的赏识和信任，当上了王劲哉的随从副官。

很快，杀掉丁宗望的机会就来了。

王劲哉派王腊狗独自一人秘密潜入沔水镇，接应共产党新四军鄂豫边区党委的一个通信员。王腊狗在得到命令后，兴奋得一夜难眠，作了一个杀掉丁宗望的周密计划。

同样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深夜，王腊狗换上了渔人的装束，坐鲜鱼划子回到了沔水镇。

吃了三年军粮的王腊狗已是今非昔比，他不再凭冲动办事，不再把爱憎摆在脸上。在黎明前的黑暗里，王腊狗轻悄悄地在沔水镇周游了一圈，他看望了奶奶和他的那间茅草屋，长久地徘徊在屋外，猜测那麻皮女的去向。他还特意去看了丁家的府邪。他满怀恨意地发现日本的轰炸机并没炸断丁家举人的铁旗杆。

天亮的时候，王腊狗往头上扣了顶斗笠，在好义街吃了一碗米粉八根油条，顺手掏了一把餐馆的灶灰抹在了脸上。

王腊狗在大街走了几趟，认出了许多熟面孔，却无一人认得出他。在确信没人跟踪之后，王腊狗溜到肖石头的剃刀剪子铺里接应了共产党的通信员。

通信员在铺子里已经买了三把剪刀，正在挑选第四把，若王腊狗再不来，通信员就准备撤退。党委只给了通信员买四把剪刀的钱，店铺里进出的人不少，有皇协军，还有日本娘们。老板肖石头对每一个进店买货的人都打躬行礼。通信员也是普通渔民打扮，但在左脚脖子上缠了一条红布，斗笠边上别了一朵白纸花。

王腊狗认准了红布条和白纸花之后就上前拍了拍通信员的肩，说：“还在戴孝？”

通信员回答：“是的还戴。”

王腊狗又说：“你的脚怎么了？”

通信员回答：“鱼刺扎了，包了一下。”

王腊狗说：“王老板让我叫你回去。”

“那走吧。”通信员跟着王腊狗离开了剃刀剪子铺，王腊狗说：“伙计，你叫什么名字？”

通信员却不是十分理睬王腊狗，低声道：“问名字做什么？问名字是违反工作纪律的！而且你来得太晚，我在买第四把剪刀。”

王腊狗仗着王劲哉的宠，哪受得了一星半点的气，说：“鬼叫你买剪刀来？我晚点来是在甩掉尾巴。”

“有尾巴？”通信员大惊，连连往后察看。

王腊狗嘲弄地笑起来，说：“原来共产党这么胆小呀。”

通信员脸色垮得很难看，斥责王腊狗说：“别乱说！这是在什么地方嘛！”

王腊狗斜眼瞅着通信员，很高兴这个人长得马脸翻唇，不招人喜欢。王腊狗领着通信员朝襄河相反的方向走去。

通信员警惕地停住了：“我们不过河了？”

“今天不过了。”王腊狗说，“今天天色晚了，走夜路不保险，另外我当兵三年没回家，今晚想回家看看老人。”

“那怎么行？”通信员额头上的筋暴了老高，说，“组织上指定我们今天必须过河！”

我必须连夜见王劲哉！”

“王劲哉师长。”王腊狗纠正道，他认为没必要连夜过河，他坚持要今晚回家看老人。

通信员急得跳脚，再三强调组织的命令。王腊狗真是太不喜欢这个自以为是的共产党通信员了。他说：“那你把信交给我，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通信员简直感到王腊狗无法理喻，要面呈王劲哉的密信岂能随便交给他。

“你到底是不是军人？”

王腊狗自豪地说：“当然是。”王腊狗有力地握住通信员的胳膊，几乎是架着他跟着自己走。说，“我会把你藏在最安全的地方的。我不带你过河，你就见不着要见的人。”

通信员又不敢在大街上有声有色地据理力争，只得嘀咕着国民党的坏话，被王腊狗领到了丁宗望家。

5

丁宗望一家上十口人正围在堂屋的红木八仙桌前吃饭。坐上席的是丁家老爷，老爷显然是在这三年里得了偏瘫之类的病，面部五官一律歪斜，是由老大婆和一丫鬟左右伺候着。丁宗望是当家人的模样了，尽管还是穿着紧扣风纪扣的学生装，头发却往后梳去，油晃晃一头气派的乌发。安素从一个苗条的柳树儿变成了一颗粉里透红的圆润的鲜桃，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身边还偎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小男孩梳着滑溜的小分头，长得和安素一样的富贵堂皇。王腊狗狠狠盯了丁家众人几眼，眼睛就气得生了一层雾，模糊了。三年来他王腊狗背井离乡，出生入死吃着血汗军粮，而丁家全家厮守，添丁加口，牛肥马壮。

丁家最初一刻没人认出王腊狗。仿佛从天上掉下的两个破烂肮脏的渔民使丁家全家人十分奇怪。丁宗望立即站起来问道：“二位光临寒舍，有何见教？饶三，摆饭。”

饶三是丁家的厨子，应声跑来答道：“好的摆饭。”

安素这时“啊”了一声，她说：“是腊狗！”

王腊狗一听这声音胸中忽地发了热，眼前也云开雾散了。

“是我。”王腊狗说。王腊狗给丁家老爷跪了一跪，叫道：“老爷。少爷。”

丁宗望过来扶起王腊狗，说：“叫什么少爷，还是叫师兄嘛。”

安素说：“腊狗，这几年兵荒马乱的，你在哪里？在干什么？”

王腊狗垂着眼睛，无比温顺地说：“少奶奶，我在跑船，贩鱼，拉纤。今儿想家乡想不过了，拉了个同伴一块儿来看看东家。”

安素握着小拳头擦了眼中的泪。丁宗望重又招呼人摆出一张桌子，上菜上酒。连连说难为你还记着我们。丁家上上下下都是认识王腊狗的，都因碍着麻皮女人的事，没人敢问他是否回过家。王腊狗也有心不提。装出饿极的穷苦人样子馋馋地吃喝，一边胡乱应付大家的问话。只有丁家老爷一直痴痴呆呆望着王腊狗不出一声。在丁宗望送父亲回卧房休息时，丁家老爷突然挣扎着说了一句话：“当心他！”

丁宗望不以为然地笑了笑。他想王腊狗有什么值得当心的，又不是陌生人，昔日的佃户王腊狗，东家一直照顾周到的王腊狗。

丁宗望真的就没去当心王腊狗。

吃饱喝足后进了客房。通信员关紧门窗就和王腊狗吵了起来。

“我要走！我必须走！”通信员蹙眉叉腰在房间踱来踱去，说，“他们这种人家是你党的依靠对象，可是我党的革命对象，是我们的敌人，我决不能在敌人家里寻求保护。”

王腊狗说：“你不能走。沔水镇是沦陷区，你躲在敌人家里才最安全。”

“我不可能像你那样奴颜婢膝！”

“妈的X，谁奴颜婢膝了？我不过是哄他们。”

“哄谁？我看见你是怎样哄那个臭妖精了！”

“安素不是臭妖精！我告诉你她不是，这一家都是但她不是！”

“你完了王腊狗。”通信员已经从别人的称呼中知道了王腊狗的名字，而王腊狗对通信员一无所知。

通信员痛心疾首说：“你居然还迷恋着资产阶级的少奶奶！我看她是一堆臭狗屎！”

我母亲生下我一个月就被迫给地主儿子当奶妈，我是九死一生，我母亲也是九死一生，我与剥削阶级不共戴天！我决不住在他家，你要住你住，明天我们再联络。”

通信员的身世与他的如此相似不禁使王腊狗一阵恍惚和动摇。他差点要和通信员一块儿走掉。他觉得他俩好像亲兄弟，都仇恨丁家，那他干嘛要拿他当火引子烧毁丁宗望？犹豫只是一瞬间的事，当通信员拉开门栓时，王腊狗抢上前逮住了他的衣领。

“要走可以，把信给我。”

“头可断血可流，要我交出信是万万不可能！”

王腊狗将通信员拧得像只水桶，晃荡着，说：“不交出信那你就老老实实呆在这里。”

我去家里看一眼就回来。你要是走了，我们到各自的上峰那里都保不住脑袋。你要是一走了之坑我这一次，我将来一定要抓到你，活剥你的皮！”

通信员的自尊心受到莫大的污辱，涨红了脸，双手乱挣乱抓，说：“别胡闹！我是两党合作的使者！两党懂吗？党！”

王腊狗扔下通信员，吩咐厨子饶三帮忙看着，就说回家看看去。安素给了一包小孩穿的旧衣裳让王腊狗带回去，王腊狗不知包袱里是何物，夹上就走了。

从丁家出来，王腊狗没有回家。他佯装回家朝郊外走了一段路，瞧瞧四下无人，扭头返回了镇中心。他自然是非常地想念奶奶，但他更懂得奶奶

对他的期望。杀了丁宗望再去见奶奶那才是最好的。

王腊狗偷偷找了沔水镇维持会副会长赵洋人。赵洋人本名当然不叫洋人，只因年轻时留学日本，娶了个日本女人回国，自己也穿和服蓄仁丹胡须，因此轰动了沔水镇，人人都称他为赵洋人。赵洋人是日本的女婿，日军对他又是亲热又重用。安素给王腊狗的包袱在叩响赵洋人的门后，被赵家狼狗扯了去，由于高度紧张，王腊狗竟忘掉了包袱。

一个让他联想到他有了儿子的机会就这么白白失去了。否则，说不定王腊狗会改变他的主意。那么，王腊狗的一生当然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

6

在王腊狗与赵洋人密谋的时候，丁宗望与共产党的通信员有了一次接触。原因是通信员想逃走，饶三一把扯住他高声喊了起来。丁宗望便过来查看出了什么事。

通信员提着鞋子，光脚站在地板上。饶三自豪地说：“他想悄悄逃走，我发现了。”

丁宗望说：“你为什么要走呢？”

通信员根本不屑理睬丁宗望，这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蔑视。丁宗望却不明白这一点，继续用好客的语气说：“家里如果招待不周，请海涵。可也用不着生这么大气呀，您穿上鞋，回房歇息好吗？”

饶三在一旁狐假虎威，吼道：“穿上穿上，规矩一点。我家主人待你这么好，怎么像有毛病一样怪里怪气。”

丁宗望呵斥道：“饶三，少教养！”

饶三争辩说：“就是嘛，有这副犟劲，使到日本小鬼子那里去，对自己同胞又硬又臭什么意思！”

通信员突然说话了：“你怎么断定我对日本小鬼子不硬不臭？”

丁宗望一听这话心中便知道此人是有文墨的人，就支开了饶三，对通信员揖了一揖，说：“不论您是纤夫渔民，还是哪方豪杰隐士，我们丁家都真诚欢迎。现在国难当头，我们丁家是愿为国家为民众出点力尽点心的。您就放宽心住在这儿吧。王腊狗我们从小就同兄弟一般，您是他的朋友，当然就是一家人了。”

“我和王腊狗不是什么朋友。”通信员说。通信员穿上了鞋子，望着丁宗望微笑一下，说，“你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好吧，我住下了。”

王腊狗静悄悄地溜回了丁家。他径直钻进房间，飞快脱掉衣服睡在通信员身边。王腊狗急促的呼吸使通信员觉察到了危险。

“王腊狗！”通信员喝道。

王腊狗假装从酣睡中被惊醒，唔唔唔地应了一声。

“你心中有鬼！王腊狗，你到底去哪儿了？”

王腊狗依然唔唔唔着翻身又睡去。通信员跳起来，迅速地穿上了衣服。王腊狗怕通信员在这关键的时候跑掉，就装出彻底惊醒的样子，一骨碌坐起来，说：“天亮了吗？”

通信员说：“你一定是告密了！”

王腊狗说：“我赌个咒，谁告密谁遭天火！”

通信员说：“那你是回家看你奶奶了？”

王腊狗说：“是啊。”

“你奶奶身体可好？”

“还好哇。”

“可你奶奶已经去世了呀！”

“啊！”王腊狗这一惊非同小可，满脸神情就已暴露出没有回家的事实。

通信员神速地向上腊狗脸上击出一拳，然后转身就跑。王腊狗晕头转向跌在地上，大叫：“抓住他抓住他！”

丁家的门有好几重，还有看门的大狼狗，通信员没能跑掉。狗吠人喧，丁家全家人都急忙起了床。丁家老爷和丁宗望坐在堂前。仆人们扭着通信员，通信员扭着王腊狗。

王腊狗肿着半边脸朝丁宗望嚷嚷：“我奶奶人呢！我奶奶人呢？”通信员也朝丁宗望大喊：“快放我走！王腊狗是汉奸！”

丁宗望只有使劲拍桌子，手掌都拍红了才让一厅的人静下来。通信员简直要哭了。

他只好快刀斩乱麻，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我是共产党新四军的通信员，有一封重要信件要面呈王劲哉。他是王劲哉的人，奉命来接应我，可他将我送到了这里，自己去告了密。快！快让我走！否则你们全家要遭殃的。”

通信员一番话惊世骇俗，丁宗望只觉得耳朵都震麻了。仆人不约而同松了手，望着矮小的通信员像见了一只怪物。王腊狗赶快扑上去拖住了通信员。说：“他瞎说！师兄，他瞎说！他欠我赌债想赖掉！帮我捉住他！”

丁宗望不知道信谁的话为好。通信员在尽力摆脱王腊狗，也大叫要丁宗望帮忙。丁家老爷在这关键时刻发了话：“王腊狗你松手！这小伙计可以走，但说出个道理证明王腊狗告了密。”

通信员说：“我说他奶奶死了他相信，这证明他先头外出没有回家。”

王腊狗悔恨地骂道：“你这狡猾的狗杂种，老子——”他把“毙了你”吞了回去。

丁宗望忽然心眼一透亮，说道：“不管三七二十一，快快让他俩都走！”

众人一忽隆拥了王腊狗和通信员就往外推。大门口的狼狗突然吠起来。紧接是士兵咔啦咔啦的跑步声。

老厚的松木大门被叩响了。赵洋人在门外说：“丁家快开门，皇军包围了你家，要查查良民证。”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住了王腊狗。王腊狗的事情办成了，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反而格外镇静。

“瞅我干什么？谁晓得他是共产党谁遭天火，谁告密谁遭天火。”

日本人亲自敲门了，哇呜哇呜大喊。丁宗望应道：“来了来了，正起床呢。”

小孩哭了起来。女人们都争着去厨房掏锅灰往脸上抹。混乱之中通信员把丁宗望拉到一个角落，撕开裤子膝盖上的补丁，取出了一张纸，不由分说塞进丁宗望怀里，说：“死也不能让他们得逞！”

丁宗望像接到了一团炭火，烫得直跌脚，双手往外直推，可是大门开了，通信员早就不在面前了。

日本兵涌进了一屋子，晃着刺刀，“八格牙鲁”地乱叫。丁家主仆十七八口人全被赶出了躲藏的角落，集中在堂屋中间。成年人每人脖子上架了一柄刺刀。

良民证是人人都有。赵洋人便依照他与王腊狗的契约揪出了丁宗望，让丁宗望说出哪个是共产党。丁宗望怀里揣着那封信和日本人咫尺之隔，魂魄哪还在身上？他光是牙齿打磕，说不出一句话。赵洋人抬手几个耳刮子，丁宗望的鼻血喷涌而出，但还是说不出一句话。日本兵的刺刀就往丁宗望的肉里锯了一下。丁宗望索性闭上了眼睛，他怕得要命但还是知道今儿说了实话也是死，不说实话也是死，何苦出卖别人？

王腊狗和通信员挤在一块儿。他不怕这阵势。他少说杀过十个日本人，杀得日本矮子屁滚尿流，他还能怕他们么？他观赏着日本人折磨丁宗望，眼里闪动着兴奋急切的光芒。通信员无意中看到了王腊狗一眼，悟到了王腊狗的全部阴谋。这狗日的国民党兵匪——通信员无声地咒骂着。

7

王腊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共产党。他不想想，穿过沦陷区给国民党一位残暴多疑的师长送一封共产党鄂豫边区党委首脑人物陶铸和杨学诚的亲笔信，共产党会派一个普通的人吗？若是个普通人，王腊狗早就赢了。可通信员不仅仅只是个坚强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个感觉异常灵敏的属于小灵通之类的人物。

王腊狗和赵洋人的协议是他提供一个共产党和一家通共匪的豪绅，赵洋人要做的是杀掉豪绅逮捕共产党，但信件归王腊狗。王腊狗说服赵洋人的话是：“掌握了一个共产党高级通信员，还愁弄不到十几封几十封重要信件？”赵洋人同意了。赵洋人暗中是很想巴结王劲哉的。

丁宗望始终不肯承认并指出混在家里的共产党，赵洋人明明知道却有心不说，日本人的眼睛开始红了。“死啦死啦！”日本兵狂叫起来，刺刀又锯了一下，皮肤锯破了，血顺着刀刃缓缓流下来，丁宗望“啊”了一声，热尿濡湿了双腿。

“住手！”通信员大吼之后，从人群中蹦了出来。这情景很像多年之后的电影场面，但当时共产党的通信员的确是高喊了“住手”并挺身而出。

通信员对日本人说：“我是共产党员，王腊狗也是。我们俩是同伴。就我个人来说，我欣赏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陷害无辜的老百姓。您能听我讲一讲今天的事吗？”

通信员没用赵洋人，自己说得一口流利日语。日本人首先是惊讶，再就是有了对本国语言的亲切感，就好像我们俗话所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样。日本人流露出宽容之色，说：“请讲。”

通信员便一五一十讲了他们与丁家的关系，细节很真实，一听就知道是事实。日本人连连点头，撤下了丁宗望脖子上的刺刀，王腊狗着急了，正转动着各种念头，日本人过来一把揪住了他，劈头盖脑就是一顿好打。王腊狗哪里受得了这个气，左一声“我操你日本人的老娘”，右一声“我操你日本人的姐妹”地骂。赵洋人为了替王腊狗掩饰，翻译成“我请求太君听我说”。谁知日本人一路从东北打过来，中国人的骂是挨得不少，别的话确实有许多不懂，这“我操……老娘”之类是听懂了，还经常私下学学呢。

所以，赵洋人也挨了一耳光，被推到一边不予信任了。

事情发展成这般光景是王腊狗万万没料到的。容不得他考虑，泼皮的天性就使出来了。王腊狗在地上滚来滚去，说：“他是共产党通信员。我不是共产党。我是一二八师当兵的。他身上有封重要的信。他是来和丁宗望联

络的。”

王腊狗顾不上自己的师长王劲哉了。他感到如果不加重这个通信员的罪，自己就有可能被通信员打垮，白送一条性命在日本人手里。

同时，王腊狗叙述信件的细节也很真实。日本人就转向通信员要信件。

通信员还是用日本话说的：“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们有关信件的事。但这是机密，不宜在民宅谈论。”

日本人又接受了这个建议。哗地收回了刺刀。还允许丁宗望回房间换了一条干净裤子。日本人对丁宗望说的是“你的有嫌疑”，又通过赵洋人宣布丁家回头必须给皇军送去五百斤米面和三百斤猪肉。王腊狗听了沮丧到极点，看来日本人只想敲诈丁家一点军粮罢了。

在从丁家到日军警备司令部的一路上，基本没人讲话。日军对此行的收获是比较满意的，满意之余在思谋如何得到共产党的密信。赵洋人感到老大一个没趣。通信员视死如归，庆幸信已托给丁宗望。丁宗望捡回一条命，一心指望家里早点来赎他出去。王腊狗心情败坏透了，只想千万别丢了自己这条命。一行人各怀心思，在沔水镇的大街上默默行走。大街的尽头出现了碉堡和铁丝网，探照灯忽悠悠忽悠悠照过来又照过去，远处传来哨兵咳嗽的声音。这时，通信员猛一弯腰，撕下裤子上的补丁，飞快放进了嘴里。日本兵面面相觑了好一会，其中一个才明白过来：“他把密信吃了！”

队伍顿时乱了。日本兵蜂拥而上逮住通信员，通信员一边大嚼一边拼命躲闪。通信员的意图是想一举两得，一是希望丁宗望乘乱逃走，二是让日军对信件死心。丁宗望却又惊呆了，一动不动站在原地观望着，为通信员干着急。王腊狗倒反应敏捷，趁机往小巷里一闪，几蹿几蹿就逃掉了。

发现王腊狗逃掉后日本兵更加恼羞成怒，他们把通信员仰面朝天按在地上，用刺刀撬开了他的嘴。通信员说：“嚼碎了吞掉了。”他张大口给日本兵看，一脸的嘲弄。

日本兵就报告日本军官说信件被嚼吃了。日本官跨跨跨几步走过去，仿佛很随意地抽出了战刀，在空中优雅地舞着。通信员说：“日本鬼子，从我们的国土上滚回去！”战刀渐渐垂了下来，忽地一划拉，通信员一声凄厉的惨叫，肚子被剖开了。探照灯正好照过来，粉红的温热蠕动的五脏六腑好像一盆刚上桌的菜。

丁宗望连忙闭上了眼睛，泪水却禁不住地流满了脸膛。

8

王腊狗没敢去看奶奶。他抄小路一路狂奔，在襄河边偷了一条渔船，在黎明前逃回了王劲哉身边。

这天天气不好，阴霾得怕人。王腊狗在走进王劲哉师部的时候觉得自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不应该再回到王劲哉这里。可他去哪儿呢？他无处可逃。他既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也不愿意给共产党做事。他习惯了一二八师。通过这次失败，他认识到自己远没学到王劲哉的智谋。他还要学习他。他只得走进了师部。

王腊狗报告说接应失败，有人跟踪了共产党通信员，日本鬼子抓住了他俩，趁通信员吞吃信件引起混乱的机会，他逃了回来。

故事已经被王腊狗编得既简单又圆满，脸上挨通信员揍的狠狠一拳也成了日本鬼子的罪证。王腊狗报告得十分详细。报告完毕之后还请求师长处

分。

王劲哉说：“算了。共产党为了一封信差点折了我一名心腹，倒是应该来慰劳慰劳你的。事情就算过去了吧。”

“谢谢师长！”王腊狗衷心地说。

这一关就这么轻松地过去了。王腊狗好好地休养了几日，重又开始策划如何杀了丁宗望。丁宗望是非杀不可了。从前是几辈人的怨恨，现在又添新仇。丁宗望活一日他王腊狗就危险一日，就提心吊胆一日，只有杀了丁宗望他才能恢复舒心的日子。王腊狗别无选择了。

王劲哉前脚送走王腊狗，后脚就召来了侦察处的人。王劲哉布置了一个高度保密的任务：把王腊狗的沔水镇之行一点一滴都了解清楚。

9

一个人为一封信把命都送了。另一个人却轻而易举揣着信走进了日军警备司令部的大门。丁宗望在换尿湿的裤子时会想把信藏在房间什么地方，但又考虑到不能在家里埋下个祸种，就将信放在了衣服口袋里，准备见机行事。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使丁宗望完全忘记了信的存在。甚至当他亲睹通信员惨死的时候都没意识到信在自己身上，只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怖，日本鬼子的残忍。

谁都以为丁宗望只是象征性地被抓一下，敲丁家几个子儿。所以，日本兵只拍了拍丁宗望的肩，说：“走吧。”就推着他进了牢房。

丁宗望在牢房里蜷缩了好久才醒过神来，手一插进口袋，触到了信纸，只差没惊叫出声。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毁掉它，良心却又过不去，他总不能让一个人白死，让一个人死不瞑目吧？第二个念头是看看它，看了再作计划。

牢房里有好几个人，还有个妇女。这是那种简易的牢房，牢门是碗口粗的树干做成的栅栏。牢里臭气冲天，看守的士兵经常背对牢门而坐。

丁宗望利用种种掩护条件，在牢房里偷偷看完了信。这信不看犹可，一看丁宗望就生出了中国人的志气。信是新四军的陶铸、杨学诚写给一二八师王劲哉的，倒没谋划什么机密军事行动，就是劝王劲哉与共产党团结抗日。信写得情义恳切，慷慨激昂，用词遣句之中可见才华横溢。丁宗望本是个读书人出身，读了这样的好文章哪能不感动。

丁宗望当即就决定将信背了下来，然后再毁掉信纸。日后送信只要人到信就到了，没有一点危险。这个主意既妙又迂，只有像丁宗望这样好读书的夫子才想得出来。

主意一定，丁宗望丝毫不敢懈怠，盘膝面壁一坐，就用心默记起来。同牢房的人不是以为他有精神病就是以为他在练功夫。

一个上午，丁宗望已经将信背得烂熟于心。然后，学了通讯员榜样，吃掉了那张薄薄的毛边纸。午饭时候，突然冲进一伙日本军官，提了丁宗望出去，搜了身，剥下他全身衣服洗了个澡，澡毕给了他一套囚服，送到了另一间牢房。丁宗望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不住口地念“阿弥陀佛”，感谢菩萨有眼，让他又从死亡边缘逃了回来。

新牢房比较整洁，同牢人也都有些礼貌。丁宗望一问，原来都是政治犯。送牢饭的是饶六指，两水镇的老厨子，饶三的叔祖父，一见丁宗望移到了政治犯牢房就抹起泪来，说：“这里的人都没活着出去的呀。”

“不要紧的。”丁宗望说，“我家东西送到后他们就会放人了。”

“送到了。丁少爷，你家粮食猪肉清早就拉来了。”

丁宗望说：“那就耐心等一等吧，人家总得要办个手续。”

日子过去了两天，看守哗唧唧打开大铁锁，叫道：“丁宗望出来。”

丁宗望“哎”了一声，去收拾自己的小包裹。看守见了不耐烦，说：“提审一下带包裹干嘛！”

一瓢凉水浇在头顶，丁宗望只好浑身乏力地去了审讯室。

又过了两天，又提审一次。每次总是问他与共产党通信员及王腊狗的关系，最后总要问及信件在哪里？丁宗望也总是说：“信么？不是那人吃了么？”

第三次提审是又等候了好几天的事。丁宗望已经气愤之极。不等龟本队长开口，他就质问起来。

“请问龟本队长，我家的东西早就如数送来，为什么您还不放我回去？我家祖祖辈辈在沔水镇经商、种田，治家严谨，为人清白，从不与社会各色党派帮派有丁点瓜葛，这在沔水镇是尽人皆知的。为什么龟本队长还让我身囚黑牢，使我及我的全家人蒙受耻辱？”

龟本就是刀挑通信员的那个日本军官。他戴副眼镜，胖墩墩脸庞，时常带点微笑，动作举止慢条斯理。丁宗望明知他是只笑面虎，但他实在太气愤，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怎么毫无凭据地囚禁百姓呢？

龟本哈哈大笑，说：“问得好问得好！你一问我就明白了你还在按过去的观念过日子，还不知道现在的天下是谁的天下，现在的山河是谁的山河，现在的道理在谁手里。

那是应该清醒一下的。”

丁宗望当即就被带到刑讯室。刑讯室是间昏暗低矮的屋子，没有窗户。室内一只大炉子，炉火正红，上面烧着几只烙铁和铁签。另有一条大条椅十分醒目，上面血迹斑斑，搭着铁链和绳索，地上是一堆砖头，丁宗望理会到这就是传说中的老虎凳了。皮鞭，木桩，木棍，几盆肮脏的辣椒水，散了一地的竹签。刑讯室原来是这般零乱不洁和简陋，丁宗望的屈辱感几乎不下于恐怖感。行刑手是中国人，外地口音，剃个青皮头。一边绑丁宗望一边吭吭吐痰，趁监督行刑的日本兵喝水的工夫，在丁宗望耳边说：“别怪我。

我会里轻外重的。”

行刑手的职责是打五十皮鞭。他若真打，五十鞭可以打死人，半真地打也要皮开肉绽全身翻花。正像他说的，他使用了打的技巧。皮鞭一下一下挥得劈拍脆响，落到身上却不重。日本兵只数次数，并不懂行。丁宗望又将学过的气功用了上来，尽量放软肌肉，泄尽皮肤下运行的阳气，耷拉着头，像个死人，让鞭子就像打在棉花上。

五十下打完，丁宗望衣衫尽碎，遍体伤痕。不过伤都在外表，内里却无一点损害。

这时龟本又来问他密信的事，丁宗望还是先前一套话。

牢房里的难友替丁宗望分析，说这次用刑之后定然会放他了。一个少爷受这种苦哪有不说实话的？还不说那就真是无话可说了。

难友中有一二八师三团的一个副官，陶家坝战斗中受伤之后被日本兵抓获的。还有一个教师，自称是共产党，老是编发印刷抗日小报，已多次坐牢了。这两人最有治疗鞭伤的经验，在饶六指送饭时托他带来一些野草树根，嚼碎了敷在丁宗望伤处，丁宗望又暗自运了气，伤势就迅速好转了。而这二

人由此也看出了丁宗望是个会家子，对他又尊重了几分。

丁宗望每天都以为牢门会为他打开。军人和一个老百姓较什么劲呢？

一个晚饭时刻，饶六指送来了许多饭菜，菜里头还埋了几块炸排骨。饶六指在递给丁宗望时抓住了他的手，说：“丁少爷，多吃一点，好做个饱死鬼。”

丁宗望一追问，饶六指便又眼泪漉漉，说是给龟本送饭时听他们说今晚枪毙全部政治犯。

果然，天一黑，隔壁牢房的六个政治犯全部被带走了。这边牢房马上骚动起来，哭的笑的在墙上写遗言的乱成一团。丁宗望真不敢相信自己要死了，他木然地坐着，认为自己死得毫无道理，大冤枉了：

为他疗伤的两个人过来坐在他身边，鼓动他说：“你会武功，干嘛要等死？栅栏是木头的，试一试弄断它，警备大院也不大，路又熟，一冲不就冲出去了！”

丁宗望说：“就是冲出去了怎么办？他们还不是知道我家。”

“跟我们走嘛！到一二八师去嘛！日本人不惹王劲哉嘛！”

一下子提醒了丁宗望。他可不是正要见王劲哉！

处决了头批政治犯的行刑队还在回来的路上。这边丁宗望已经在发功。丁宗望学武功二十年，根基本来就不浅了，加之生死关头，全凭这一搏，所以他全神贯注，凝望着碗口粗的木栅栏，将一股股真气运输到双腿双脚上，当他“嗨”地一吼飞脚踢门的那一刻，一双赤脚竟是石头一般惨白发亮。

木栅栏中间的两根应声而断。犯人一轰而出，哨兵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就已经被人撞倒，踩了个半死。

沔水镇从没出现过越狱的事情，日军压根就没有一丝准备。一群亡命的犯人奔到警备司令部大院子门口时，院子门口的卫兵还觉得非常有趣，朝院子内的游动哨兵大声问道：“你们干嘛像轰牲口似？轰他们去哪儿？”

10

沔水镇对丁宗望来说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一跑进小巷里头，日本人哪里找得着他。

丁宗望领着一副官一个教师七弯八拐，转眼就到襄河边，跳上一条船，叫醒船老板。

船老板一见是丁家少爷，二话没有，扯起锚，张开帆，顺风上路了。一路上没遇上任何波折，天刚蒙蒙亮，脉旺嘴就到了。

船靠码头之后，副官坚决要请大家过个早。包括船老板一行四人就上了岸。岸边有个小集市，贩鲜鱼就是要赶个早，所以集市已经人来人往，十分热闹了。地上到处是活蹦乱跳的鲜鱼，几家饭馆子挂着灯笼，酒铺子挑出了酒幌子，腾腾的热气从饭馆子一阵阵扑出，肉包子的香味和鱼腥味混成一团怪温馨的富裕渔家的味儿，闻着就叫人安稳乐和。

丁宗望这才觉得脚疼，大家一看，右脚整个乌紫肿大了。丁宗望叫了声“疼”，走路都走不动了。

副官安置大家坐在饭馆子里，要了四斤鲜肉大包，切了五斤透味烧腊，配了馆子里所有的几样小菜，如花生米啦，宝塔菜啦，酒也上了一壶，鳝糊米粉也上了几碗，花花绿绿，热气腾腾摆了一桌。

大家举杯敬了丁宗望一盅，丁宗望到此终于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活

着出来了！”

“活着！”大家说。几个男人都抹了一把死里逃生的泪。

王劲哉秘密接见了丁宗望。

丁宗望一个细节一句话都不遗漏地回忆了这一段经历。整整讲了大半天。王劲哉自始至终声色不动。

“你说你背会了那封信，还记得吗？”王劲哉问。

“记得。好文章怎会不记得。”

丁宗望不仅流利地背诵了一遍陶铸、杨学诚的信，还自告奋勇默写了出来。

晚饭是王劲哉请的。在王劲哉卧室里，几碗好菜，两人对酌，月芽儿就挂在窗外的杨树梢头。王劲哉说：“我是极少极少请一个人在卧房吃饭的。丁先生，我佩服你。我赏识你。你是民族的英雄！”

丁宗望说：“不敢当。将军过奖了。”

但丁宗望心中的确万分激动。和王腊狗一样，他这一辈子是永远也忘不了与王劲哉见面的这一刻情景了。酒水镇的传说把王劲哉塑造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阎罗形象，这个神话一般的人忽地就活生生站到了自己面前，是个军仪威严整肃，字字重似千金的军官。

丁宗望甚至有点庆幸这一次的遭遇，不然，他这一辈子哪能进到兵营，哪能与一位骁勇善战的将军共饮！哪能看到这千军万马领头人小窗边的月亮？兵营的月亮真是和酒水镇的不一样啊！那么孤高亮冷冽。后来丁宗望在暗处观看了王劲哉对王腊狗的处理，就更加加深了对王劲哉的印象。原来男人还有这么个世界！

王腊狗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恢复了平静。他又与往日一样开始勤学苦练，完全是个好兵好军官的典范。王劲哉传他传得很随意，王腊狗一丝戒备也没有。

“报告。”

“进来。”

侦察处的一个侦察员在屋内。王劲哉说：“让他告诉你一个消息。”

侦察员说：“我在沔水镇活动了一个礼拜。了解到共产党新四军鄂豫边区党委派出的通信员，在接头后被出卖，日寇剖肚开膛杀害了他。”

“他死了。”王腊狗沉重地说。

接下来是沉默。王劲哉抽烟，侦察员及屋子里其他人都将手按在手枪柄上，沉默地望着王腊狗。

王腊狗嗅出了危险，“师长！”他说，“师长，还有事吩咐吗？”

“有。”王劲哉说，“记得我的训条吗？”

“记得师长！”

“大声背一遍。”

“是，师长。”

王腊狗立正挺胸，目光平视前方，背道：

“我是爱国人，爱国人是我。

我是良心人，良心人是我。

我是劳动人，劳动人是我。

我是勤苦人，勤苦人是我。

杀少人，救多人。

杀坏人，救好人。
实行勤苦，绝对听命令。
吃饭不做事的人，是国家的罪人。
营私舞弊的人，是国家的敌人。
抗战四年，失国土大半，羞愧万分。
王劲哉宁死不当亡国奴！
当了汉奸的人，儿子子孙不能在人前说话。
听我们师长的话，服从我们师长的命令。
绝对能打胜仗，绝对能打敌人。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掀起全民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王腊狗背完，大汗淋漓，惊惶不安紧盯着师长。
王劲哉说：“背是背得不错，做到了没有呢？”

王腊狗何等聪明一个人，顿时明白事已败露，连忙跪下求饶。说自己确实是尽了全力想拿信回来，可共产党的通信员就是不给。陷害丁宗望是故意的，因为他和丁家有世仇。王腊狗又一字一泪讲叙了与丁家的恩恩怨怨。王劲哉一支接一支抽烟，以少有的耐心听着王腊狗的故事。王劲哉的耐心使王腊狗胆大起来。最后说：“用一个共产党的通信员做饵子报我的深仇大恨有什么要紧？我想师长不也讨厌共产党吗？我就只恨没能诌出信来。”

王劲哉喝道：“狗屁胡说！来人掌嘴！”

王腊狗的脸颊顿时像发面一般，在两个彪形大汉的巴掌下一点一点红肿起来。直到鼻孔嘴角都流出了血，王劲哉才抬手示意停下。

王劲哉走近王腊狗，端详他一会儿，叹息说：“都说你聪明，其实你好愚蠢！做了汉奸害死同胞的人理应处死，我念你救过我的命，给你一条生路：三天之内，你去杀一个日本小鬼，提头来见，让他替你抵一条人命。否则，你就抵命。”

王腊狗匍伏在地，后悔得不行，他为什么回来？这么傻！他怎么是王劲哉的对手呢？

丁宗望在厢房里看着这一幕，内里三层衣服都汗湿透了。

11

离脉旺嘴八十多里地有个龙家湾。孤零零一座小村庄却花木繁茂，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女人生得个个水灵。这种情形持续有百来年了。江汉平原这一带有句话，就是：脉旺的棉花酒水的鱼，红潭的稻米龙家的女；吃红潭的饭，咽沔水的鱼，穿脉旺的衣，搂龙家的女，要当皇帝（我）也不去。日本鬼子侵入江汉平原之后，当然也就知道了这段典故。经常就有三三两两日本小鬼偷偷离开据点来龙家湾找花姑娘。

王腊狗在龙家湾湾前的芦苇丛中潜伏了两天两夜，挨冻受饿，终于在第三天杀了一个日本小鬼。前来龙家湾的日本小鬼一行四个人，王腊狗不敢动手，他跟踪着他们，瞅准有一个独自进了一户人家，他便从后门摸进去。王腊狗非常有运气，这个日本小鬼正在后面厨房劈柴。王腊狗拨开厨房后门时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的日本脸，日本脸上居然洋溢着爱意，笨拙而又殷勤地在中国农家劈木柴。王腊狗等到他转成背面时，一个饿虎扑食，三下两下干净利索地割下了日本小鬼的头，包袱裹巴裹巴，溜回了芦苇丛。

当王腊狗潜伏在芦苇丛中受苦的时候，丁宗望终于鼓起了勇气找王劲哉替王腊狗求情。

“王师长，打他骂他一顿就行了，让他一个人去杀日本小鬼太危险了。让他回来吧。”

王劲哉说：“你一个堂堂男子，哪来的妇人之仁？况且他一直要杀你呀。”

丁宗望说：“咳，没念书的庄稼莽汉一动脾气就说杀呀砍，哪能呢，再说，他要杀我，我要杀他，冤冤相报何时了？还是以仁服人的好，我们待他一家都不错，这他心中还是有数的。”

王劲哉摇头苦笑，军人的悲哀由衷而生：“我们国家的男人就是这种样子，希望在哪里呢？我在为谁打仗啊！”

“好了好了，就当我说。”丁宗望无法理解王劲哉，但他不愿意惹他不愉快。丁宗望说：“王师长啊，您又没有派人押着王腊狗，他一个人还不早就跑掉了。”

“他敢！”王劲哉说，“他动了逃跑的念头也不敢跑！三天之后非回到我面前不可，除非他要死不要活。丁先生，我莽撞地给你一句预言如何？”

丁宗望忙说：“请讲请讲。”

王劲哉说：“你虽家道殷实，虽勤俭勋劳，虽文才武略，可你保不住你的家业。”

“为什么？”丁宗望到底年少气盛，很是不服气。

“为什么？凭你这个性格就保不住，况且时下外侮内战，国家前途莫测，国不立，安有家？”

“恕我不相信您的话。我持家理事已有三年，家事一切都顺当。”

“好。那就记住我王劲哉今天的话吧。”

丁宗望又觉心里虚落落的，说：“斗胆请王师长指条路。”

王劲哉爽快地说：“你就此留在军中，抗日保国。你的家小日后必逢凶化吉。”

原来是王劲哉想留住自己，丁宗望这么一想，也就释然了。“我还没想到过要当兵呢。”丁宗望一笑，以为此事就算一笔带过去了。

第三天清晨，王腊狗回到驻地，手里拧着一颗日本小鬼的人头。王腊狗不是没闪过要逃跑的念头，但他不能再一次弄巧成拙。他坚信王劲哉在他周围布下了看不见的罗网，只要他逃，一粒子弹就会穿透他的心脏。王腊狗还年轻，大仇未报，奶奶还在日夜等待他，他决不能此刻就死。

不过事实上王劲哉根本没派人照看王腊狗。他对王腊狗的心理掌握得一清二楚，用不着派人。

王劲哉看也没看人头一眼，唤过狼狗叼了出去。

“那么，王腊狗，你的一条命就算保住了。”

王腊狗“啪”地行军礼，振作精神，说道：“谢师长大恩。”

“不过，就这样了事，也未免太简单，军中将士会对我心生不满，说我姑息养奸。”

王腊狗身子一矮，跪下去再也立不直身，只是不住气叩头。他又一次后悔，后悔自己没趁机远走高飞，又自投了罗网。

王劲哉踢了王腊狗两脚，说：“你好歹不分，认敌为友，卖身投靠，害死我同胞，这简直就是瞎了眼，既然瞎了眼，就该挖掉。好在你还认得路，

回到了我一二八师，那就留一只眼吧。”

马上就上来两个人，拉出王腊狗绑在树干上。王腊狗最后用完整的双眼扫视了一周连天的茅草和耀眼的太阳，扫视了几年前的那个血红黄昏，他在这块地方仰望着王劲哉的情景。他怕极了王劲哉，他还痴心妄想学习王劲哉，王劲哉是你能学到的么——王腊狗！王腊狗在失去一只眼睛的前一刻终于认输了，懂人事了，明白人是有高低贵贱的了。

他的眼中凸出一珠很大很圆的泪。

一柄雪亮的匕首在王腊狗脸上飞快扭了一扭身子，一颗噙泪的眼珠“嗒”地掉在地上。王腊狗惨嚎一声，就晕了过去。军医立即包扎了王腊狗的伤处。在担架抬离师部时，王劲哉拦住担架。他在王腊狗头上抚摸了片刻，吩咐军医说：“好好照顾他。”

一个月后，独眼王腊狗出勤了，他被调到军需处做副处长。王腊狗从此寡言少语，锋芒全无，见了王劲哉就打颤。但他把所有的帐都算到了丁宗望身上。

我一定要杀掉丁宗望，王腊狗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发誓。

12

王腊狗吃了这一次大亏，便长了许多智慧。他暂且把誓愿深埋在心里，一方面休养生息，一方面深谋远虑。设想了将来复仇的种种方案。他再也不是毛头小伙子，再也不会再有前次的失误前次的冲动。万没料到的是，第二次机会突然出现了。

右眼瞎了才半年，王腊狗在襄河边突然碰上了丁宗望。

那是一个细雨迷蒙的中午，在一段荒无人烟的堤边，王腊狗押着三船军粮逆水缓行，丁宗望在岸边正要爬上一叶孤舟，站在船尾朝河里撒尿的王腊狗忽然和十步开外的丁宗望打了一个照面。两人都惊呆了。

凭王腊狗过去的机灵莽撞劲儿，只要掏出枪一梭子过去，简单到只是举手之劳，他的心愿便了了。

可王腊狗拔枪之际想到了许多问题：丁宗望怎么在这里？在这里的背景是什么？丁宗望一个阔少，如何孤身一人？真的只是一个或者附近有埋伏？丁宗望出现在一二八师地盘上，是否与王劲哉有关系，杀了他王劲哉会怎样？

就在王腊狗思绪纷纷的片刻间，船已走远，丁宗望也返身消失在防波堤那边。

事情有时候非常复杂，节外生枝，有时候又非常简单，一是一，二是二。丁宗望在一二八师客居了半年，王劲哉一再表示出希望丁宗望从军的愿望，丁宗望却一直支支吾吾。有一天却说出了一套“父母在，不远游”及“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话来。

王劲哉冒火了，在丁宗望屁股上踢了一脚，说：“赶快滚蛋！别让老子再见到你这土豪劣绅！”

丁宗望对王劲哉的突然翻脸毫不意外，半年时间，他已经非常了解王劲哉的暴戾性格。他不怪王劲哉，所谓兵匪兵匪嘛，军人就是匪气十足的。丁宗望被王劲哉踢出门后就没有回头，一个人离开了一二八师，在龙家湾躲了一天，不见王劲哉派人追杀，心里明白自己与王劲哉甚为默契：他只要自己滚蛋，自己也就静悄悄滚了。于是，丁宗望就租了一条小木划子，准备过

河后再想办法偷偷回家。这个时候，丁宗望是只孤雁，没人知道他在哪里，没人认识他是谁。这个时候，王腊狗若果断地给丁宗望一枪，丁宗望就将永远失踪。永远成为一个失踪之谜，世上只有王腊狗一人掌握着这谜底。

第二次机会就这么过去了。事后王腊狗作了一番精心调查，调查结果使他倍觉悔恨。

他宽慰自己第三次机会将很快来到的。谁知从此之后，一晃几年他都不再有缘接近丁宗望，连听都听不到关于丁家的一丝一毫消息。

这是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正打得艰苦卓绝。参战各方的领袖及一些将领自然是高屋建瓴，将敌友看得一清二楚，底下却有许多糊涂兵，弄不清谁是谁非，忽儿与这支队伍打又忽儿与那支队伍打，在兵荒马乱中疲于奔命，累得都差点不认识自己，许多希望许多梦想无形中就给撇在了一边。王腊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除了明确知道“誓死不当亡国奴”之外，对于皇协军，对于维持会的维持大队，对于新四军的游击队以及土匪苏振东，都闹不清与自己所在的一二八师是什么关系。王劲哉下令打他们，王腊狗们就去打，王劲哉下令与他们讲和，王腊狗们就去讲和。一来二去，王劲哉的人马就有了三万多人，编成了十个旅。却是累坏了王腊狗。王腊狗在白庙、沙湖、彭场、通海口。胡家台等地来回打仗讲和，讲和打仗，一眨眼就是春去冬来，一眨眼又是冬尽春来，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并且过去得没多大意思：一会儿打人家脸，一会儿又朝人家笑。小孩过家家一样，真不知有什么意思。

一二八师有个旅长叫古鼎新，驭下不严，所部两位团长的副官玩弄了民女，吃餐馆老不给钱。王劲哉知道了，命令那两个团长杀了各自副官，又命古旅长杀两个团长，古旅长想到头不就是杀自己了。他就不杀团长，集合了官兵，声泪俱下控诉了一番王劲哉的凶残暴戾，心狠手辣，翻脸无情，滥事杀戮，然后领兵叛离，投靠了日本酋木野板司令。

古旅长控诉王劲哉的时候，王腊狗正在古部办点公事，听了古旅长的话，抚今追昔，深有同感。站在他身边的程团长说：“王处长，你忘了你的眼睛是怎么瞎的吗？”

王腊狗说：“当然没忘。”

程团长说：“今天是古旅长捡回了我一条命，我是再也不跟王劲哉了。有本事的军人，到哪不是打仗吃粮。他又不是我爹娘老子，说杀就杀！”

王腊狗说：“就是。他也太狠了。”

程团长说：“那就叛了他吧。”

“现在就叛？”

“对。”

“可我还有一笔钱埋在师部，还有包裹。”

“有多少钱？有多少古旅长会补你多少，包裹里有几套衣服几件首饰，古旅长也会给你。”

“好吧。”王腊狗说，“那就叛了。”

当时王腊狗忘了问程团长叛了王劲哉加入谁的队伍，他一提起王劲哉就忘了其它，当初他是冲着王劲哉的英雄气概投奔的他，后来才明白王劲哉是他的克星，在王劲哉手下，他王腊狗此生此世大仇难报。王腊狗很高兴有一个人挑头，一大批人叛离，他夹杂在其中，王劲哉就不会注意他了。

古部出发后，王腊狗问一个士兵大家往哪开？士兵就不知道，跟着前面走呗。王腊狗又去问程团长，程团长说沔水镇，去投酋木野板司令。

“日本人？”王腊狗大惊。

“日本人怎么啦，还不是打仗吃粮。”

王腊狗心里就犯了病。他可不愿当汉奸。中国人的队伍多着呢！干嘛跟日本小鬼，总归不是一个宗族，人家来是欺负你的嘛。王腊狗口里没说这话，心里却亮堂，想找古旅长讨了钱和包裹后就悄悄溜掉。

古鼎新脸上肌肉一横：“钱？我欠你什么钱？我什么时候答应过给你钱？他妈的，王劲哉调教出来的人都是黑心！”

“好好。”王腊狗说，“好好。”

王腊狗退下来，在附近找了部电话，将古鼎新的叛变投敌报告了师部。自己独自一个人揣着两支枪，五颗手榴弹躲进了一户农家。

农家只有一个中年寡妇带着幼年的儿子过活，丈夫当土匪战死了。小村子在千里沉湖的深处，日子还算平静，寡妇也还有几分人材，王腊狗就自告奋勇做了上门女婿。

三个月后，王劲哉中了古鼎新的计，被日寇生擒，全军随之瓦解，此变震惊江汉平原。王腊狗半年后才知道。

王腊狗为王劲哉叹息了一番，又为自己庆幸。用不着再怕王劲哉，也用不着躲藏了，他对寡妇说了声：“我走了。”掖了枪就离开了沉湖。

13

后来，抗日战争又持续了两年，接着又打了三年的解放战争。在五年的战争岁月里，王腊狗始终像只恋家的狗在沔水镇附近转悠。今儿加入共产党的新四军十五旅，明儿又加入了陈八爹的抗日救国团。因为新四军主力部队北撤，而王腊狗不愿北撤。

日军投降之前，王腊狗不敢回到沔水镇，摸黑进镇过一次，自己家门上一把锁，丁家大门也是一把锁，都躲兵荒去了。

抗战胜利后，王腊狗心想可以回家了。可一进镇就被古鼎新的人认了出来，好一阵追杀。

王腊狗在这个部队那个部队浪来浪去，完全成了个兵痞子。反正他靠一手好枪法打仗吃粮，总之他就是呆在江汉平原上不挪窝。人家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王腊狗倒成了流水的营盘铁打的兵。新四军许多首长知道有一个王腊狗。后来解放军许多首长也知道有个王腊狗。战士们编了一些关于王腊狗的顺口溜。王腊狗听了也不恼。

“是的。”王腊狗说，“我就是没觉悟，只想回家。”

就是没有人知道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杀掉丁宗望。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赢得了解放战争。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纷纷扫除征尘，会聚北京，准备举行开国大典。

王腊狗对他的顶头上司说：“古鼎新败了，那我要回家了。”

人劝他：“你是解放军战士，不能说回家就回家，得有个纪律。”

王腊狗问：“还有仗打不？”

人说基本没有了，解放了，是新中国了。

“这不结了？”王腊狗理直气壮，“我是军人，有仗我应该打；没仗了，我想走还不行？我不当兵了还不行？”

人告诉他：“擅自脱离部队今后就没有待遇的。”

王腊狗笑了，说：“好，待遇给你们，我不要。”

三十多岁一脸胡须的王腊狗还有什么不懂的？当兵的穿上军装拿起枪就是兵，脱了军装交出枪就是民，哪有不当兵还发响的，这饷怎么筹？笑话。

瞅了一个空子，王腊狗脱下军装卸下枪，扬长而去了。

战事一停，沔水镇的老百姓纷纷还乡。但老百姓闹不清楚往后到底还打不打仗，所以虽然是黑鸦鸦一片往家里涌，人人都还是心有余悸。

王腊狗是特意等到天黑了回家的，战争已经把他锻炼得异常警觉。他家的茅草屋已经倾斜了，靠几根柳条木支撑着。家门口已没有了几年前他潜回来时的没膝荒草。雨后的坑洼让锄头推得非常平整。磨刀石是白天用过的，泛着青光卧在窗户底下。晒衣服的竹竿和架子齐整地拢在一块，红紫油亮，没一点儿灰尘。王腊狗知道奶奶是个极讲清洁的人，这都是奶奶收拾的。十年过去，奶奶该有八十岁了。八十岁的老人是怎么度过这乱世的呢？王腊狗见景生情，这么一想，心里酸得没办法，哭了。土腊狗蹲在自家门前，竭力压低声音哭着，他觉得自己没脸进去见奶奶，在外边混了十年，既没报仇又没发财还丢了一只眼睛。王腊狗唯一只有哭。王腊狗回家时的满怀高兴统统化成了悲哀，他捂住脸，咽气吞声地流着泪，就是没有勇气敲门。

暮地大门开了，门里头人影一闪，一盆开水泼了过来。幸亏王腊狗身手敏捷，“嗖”地弹起身于躲到一边。扑哧一声门口泛起冲天灰雾，里头大门随着就要关上，王腊狗免于一般窜了进去。王腊狗老兵痞子，何等的人物，上去就擒住了泼水人的胳膊，不料背后凉风袭来，王腊狗暗叫不好，头一歪，肩上挨了一棒。好在这一棒劲道不大，王腊狗回手一抓一拖，拿棒人就踉跄着到了跟前。

“狗杂种！”王腊狗占了主动，便腾出了口，骂道：“哪来的狗男女霸占了我家的房子！”

泼水的女人失声叫道：“你是王腊狗吗？”

王腊狗说：“谁？你是谁？”

女人欢喜得说话都结巴了：“点灯点灯，快！”

灯一亮，麻脸皮女人揽着一个男孩出现在王腊狗面前，王腊狗噬噬倒抽凉气，他真是没想到麻女人有这种骨气，只是看了夫婿一眼，就活活守寡十年。相形之下，倒是自己气短，跑掉了又主动回来了。

“奶奶呢？我奶奶呢？”王腊狗恼火地说。

“她老人家去世了。”麻女人自然是理直气壮的，况且她看见王腊狗只剩一只眼睛，心里暗暗高兴，觉得这是她活守十年感动了天地鬼神得到的报答，如今他夫妻俩扯平了。

王腊狗的恼火冷漠使麻脸女人强收起满腔热情，摆出了个不卑不亢的神态。

她说：“奶奶在两年前的正月间去世了，高寿七十八，无病无痛睡过去的。”

王腊狗说：“留了话给我吗？”

“留了。让你儿子告诉你！”

这一下王腊狗吓了好大一跳。他后退一步，目光粘在半人高的男孩身上无法挪开。

麻女人推了推男孩，说：“捡娃，叫爸。”

男孩倒听话，眉头疙瘩在一块一百个不情愿，嘴里叫道：“爸。”

王腊狗的脸忽地发烧了，他不答应不好，答应也不好。忽隆一下十岁

的儿子站到面前，他心里真正是五味翻腾了。儿子！他掂着“儿子”的份量，想：王腊狗原来还有个儿子！

“妈的，”王腊狗朝麻女人说，“我饿了。我还没吃夜饭哩。”说完这话，王腊狗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媳妇叫秋桃。

“别慌，秋桃，先给我一口水喝。”

麻女人一愣，哇呜哭了，一边哭一边飞快为王腊狗倒茶水端板凳。

王腊狗腰里绑了几条口袋，有只口袋专门是给奶奶捎的吃食，有洋糖发糕和烧鸡。

麻女人立刻切出两碗在灶上热了。一家三口人点着豆大的菜油灯，围着桌子热热乎乎吃了。吃了几口，捡娃就对王腊狗前嫌尽释，赶前赶后地叫起“爸”来。

睡觉的时候，秋桃从枕头底下掏出剪刀扔在了一边，又在灯前很费劲地解她那绑了几层裹脚布的胸部和下身。王腊狗用自己带回家的刺刀替秋桃利索地挑断了布条条，两口子就好了。

没几天，丁家从武汉回到沔水镇。杨安素见了王腊狗就呸呸直吐唾沫。杨安素老了，瘦得枯柴一般，穿得也不再是遍体绫罗绸缎，也就是个很普通的黄脸婆娘。王腊狗觉得世道真是变了，自己的老婆比杨安素好看几倍。至少是肉乎乎的抱怀里舒服。王腊狗决定，要杀丁宗望就把他老婆也一块儿杀了。

14

刚解放有一阵子比较混乱，旧政权垮台了，新政权没有经验，光忙着熟悉情况，建设领导班子。大街上就招招摇摇出来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像卖艺的、算卦的、做媒的、强打恶要的商贩、包揽诉讼的师爷、吃了不给钱的流氓、打赖架诈钱财的地痞。王腊狗就想借这乱劲偷偷摸去戳了丁宗望。

麻脸秋桃不让。

秋桃有妇人之仁。说：“丁老爷是我们的大媒。”

王腊狗说：“你以为他这媒做得蛮好？”

秋桃不愿往事重提。说：“自从我过门，就看见丁家一直帮我们，奶奶去世若不是他们帮一口棺材，奶奶就睡草席。”

“丁家就是笑面虎！”王腊狗强烈的仇恨使他不为丁家的笑容所动。

秋桃说：“笑面虎就笑面虎吧。话要说起来也还是怪你王家人不争气，吃喝嫖赌抽鸦片，金山银山也空了，富裕是要勤扒苦作的。”

“放狗屁！”王腊狗跺脚反驳道：“放狗屁！我流血流汗枪林弹雨打江山十年，不勤不苦？到头来我落得了什么？他丁家照样吃鱼吃肉，店铺生意兴隆。他家做了什么？就会跑兵荒。”

夫妻俩争论得昏天黑地，观点依然各不相同。最后王腊狗揍了老婆一通，才算平息了斗嘴。

王腊狗把磨刀石搬进屋里，霍霍地磨他从部队带回的几把大小不同的刺刀匕首。

秋桃找了个去襄河洗衣服的借口，把丈夫蛮不讲理的杀人计划透漏给了丁家。

从此，丁宗望出门总是带着三个人，一左一右一后，王腊狗暗中窥伺半个月，硬是没法下手。有一天，三个人在一条小巷子里堵住了王腊狗。是

夜晚，王腊狗又喝了酒，虽一身武艺，三脚两拳下来还是让人扳过了胳膊，腰间挂的，怀里揣的刺刀匕首一古脑被缴了去。三个人没打王腊狗，只用他自己的匕首在他鼻尖上晃来晃去，说：“你听好，王腊狗，放明白一点，如今解放了，是新社会，你要是再动杀人的念头，我们就报告政府抓你坐大牢。只要丁家有人伤了一根毫毛，你儿子的小命就完了。听清了没有？”

王腊狗的酒是早吓醒了。听了这一席话，梗着颈脖说：“老子当兵出身，好带把刀玩玩。老子没想杀人！谁想杀人谁家遭天火！”

三个人说：“那就好。那就好。都是沔水镇街上的人，说话不能瞎说的。”说罢，放了手，几个纵身就不见了。

王腊狗回到家里，万分颓唐，跪在奶奶的灵位前不肯起来。哭泣道：“天哪！我王家运气就这么差么？我一辈子等一个机会就等不到么？我果真就斗他丁宗望不过么？为什么为什么！”

秋桃在一旁劝丈夫：“算了。命中有的终是有，命中无的莫强求。”

“我不信命！”王腊狗吼道，“我不信！”

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命多好，相面先生说他是标标准准的龟像，大贵大福的像，命中注定是个开国元勋。怎么样呢？还不是栽在一个叛徒手里了。

秋桃说：“不信命可以，不信世道变了不行啊！你在旧社会都没能成功。现在新社会哪成得了。你看政府多厉害，那些街上的流氓地痞闹了几天，这不就在收敛了？我们一老一实种菜过日子吧！”

王腊狗明知自己只有种菜了，但他就是死不了心。干脆向丁宗望挑明了要和他打一架，并发誓说这一架之后，丁王两家恩怨全消。从今后各家过各家的日子，再不发生任何瓜葛。

丁宗望应了战。他也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一劳永逸。

王腊狗丁宗望的这一架类似于西方的决斗。他们请了两个在沔水镇德高望重的人做见证，写了文书，说明师兄弟学武一场，如今要比个高低，这一架若打死人，各人死了往各家抬，永不怨恨。在文书上，王腊狗咋吱咬破指头按了个血手印。丁宗望微笑着按了个普通手印。

日子到了。这一天天气很好，果然是秋高气爽。太阳升到一竹竿高时，丁王二人按时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地点是见证人找的，在沔水镇最僻静的福音堂后面，一大片杉树林子中间有块圆形草地，是当年被日本人的炸弹炸出来的。

丁王二人都打了绑腿，扎了腰带，一副行武的短打扮，往草地上这么一站，林子里就有人鼓掌。本来他们两个都是想秘密地打的，无奈沔水镇这地方完全无密可保。消息由见证人悄悄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再由亲朋好友告诉各自的亲朋好友，这一来看热闹的人不下三十，路上还有陆续赶来的人，搞得大街上空气神秘而紧张，都喊喊喳喳问：在哪儿在哪儿？

按事先约定好的，由见证人检查了二人身上是否藏有暗器，没有。见证人郑重得像体育比赛中的裁判一样，大声宣布：“开始！”林子中的人声顿时肃静。

丁王二人同时拉开了马步，握紧了双拳。

王腊狗自恃当兵十年，武功没荒废一日，还学了许多旁门左道的招式，哪有揍不死丁宗望的。况且半辈子积累的力量就在此一搏了！列祖列宗都在上观看着：他准定揍死丁宗望。

丁宗望却有把握揍死王腊狗。他知道王腊狗一切情况王腊狗对他却一

点不了解。丁宗望也没有一日荒废武功，而且师傅后来又传给了他一套看家本领，即气功点穴术。丁宗望对气功十分喜好，如今练得炉火纯青，曾点过闯进店铺持枪抢劫者的死穴。那是国民党溃败之前，一个国民党军官干的下作事。那军官被丁宗望在侧颈一点，当时便倒地而死。所以丁宗望绝对有把握战胜王腊狗。但他不准备杀他，只准备点他的瘫穴，丁宗望情愿养这个无赖一辈子，只要他不再害人。

最初的试探过去了，王腊狗首先扑将上来，丁宗望也当仁不让地挥拳击去。

一个师傅教的武功很不好对打。两人一接火，就形成了过招的局面。一个攻打，一个拆解。换言之也是一样。王腊狗一急，上了些旁门功夫，丁宗望便使出了气功，轻轻地就将王腊狗的攻势化解了。王腊狗心里一怔，知道大事不好，索性撇开了武功的招数，瞅个空子冲上去拦腰抱住了丁宗望。两个肉身一贴，你捶我咬，变成了普通的打架。一下子王腊狗就咬破丁宗望的肩，丁宗望也抓破了王腊狗的背，两人血糊糊在地上滚来滚去。打了足有一个时辰，谁也没死，却两败俱伤。到底丁宗望从小营养好，体力强，又学过气功，尽管没王腊狗那拼命的野蛮劲，但渐渐地占了上风。王腊狗胳膊时和膝盖底下的麻穴都被丁宗望点了。因为两人贴得太近，点的劲道不足，王腊狗没被麻酥，不过也一会儿“哎哟”叫一声，垂下一条胳膊，一会儿“哎哟”跪下一只腿。

观众已经挤满了杉树林，树干上也爬上了人，都听说这是打死架，便兴奋得不得了。

多数人都为了宗望呐喊助威。也有一部分穷人同情王腊狗，扯着嗓门为他助威。

这里打得正热闹，蓦地冲进一队人马，朝天开了两枪。人民政府的纠察队赶到驱散了人群，抓起了王腊狗丁宗望。王腊狗打得眼红，已将生命置之度外，就奋力挣扎，高叫见证人，要他们出面说话。

两位见证人出示了文书，对纠察队长解释说：“这是打的消息灭仇的死架，请不要干涉。”

纠察队长扯过文书三下二下撕了，严厉地宣告：“现在是人民政府的新社会，一切都应该由政府管理。准要打死了人就得抵命，任何契约都不生效。”

结果王腊狗丁宗望被政府抓去关了十天。两个见证人强制义务劳动一礼拜，一天背砖十小时。

这一次王腊狗总算彻底死了心。

15

想象不到的是，心如死灰的王腊狗伤还没养好，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土改工作队进驻了菜园乡，日夜召开大会小会，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宣讲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意义。

王腊狗不去开会。他曾见过许多高谈阔论的人，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他心如死灰。

他两耳不闻窗外事。

土改工作队员不计较王腊狗的态度，主动上门做思想工作来了。土改队员后发王腊狗：“腊狗同志，你看你终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种了菜却都送给了人家。你一家住着破草房，吃不饱穿不暖，这是为什么呢？”

王腊狗就像给人当众打耳光一样十分难堪，没好气他说：“为什么？没本事呗。我这个人就是没本事，活该受穷好不好？”

土改队员说：“怎么是你没本事，你种了那么多菜。”

王腊狗说：“菜是人家的，田是人家的。我有本事我就去开店做生意了。”

“那不好。那是剥削人的思想。”土改队员耐心地诱导：“田凭什么是别人的不是你的呢？”

“这还用问。人家买的，人家有地契。”

“不对，不公平嘛，应该谁种田谁得田嘛。”

王腊狗笑了。“别瞎扯蛋！那还不乱套了，我到处去种田到处去种田，我那不田产万贯了？”

“你这个同志哟。”土改队员也笑了，说：“没文化的受苦人说话就是实打实。”

头一次来的队员没擦亮王腊狗眼睛，第二次上门的队员就是个更能干的人。他这么给王腊狗分析：“我们暂且抛开一切买卖租佃关系不谈，按人和田的比例说。一百个人里头有九十个种田人，有十个坐着吃租的人。一百亩田却有八十亩在那十个人手里。若是这八十亩田全分给种田人，这样好不好？”

王腊狗这次一听就懂：“好哇！好是好，只能想着，谁也做不到，人家有地契。”

土改队员说：“我们可以烧掉地契嘛。”

王腊狗吃一惊，眼里就闪起亮了。“人家哪会让你烧地契，藏得深深的呢！”

“所以，就是要斗地主，要抄他的家，要把土地夺回来！”

“你们告诉了人民政府吗？”

“同志，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一项基本任务，就是要发动农民，消灭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让贫苦农民做土地的主人。”

王腊狗将信将疑地从病床上爬起来，走出大门观看外面的形势。只见村里人喧狗吠，到处贴满花花绿绿的标语，土改工作队员和几个最穷的农民在一起雄赳赳走来走去，指指点点，说是准备搭司令台斗争土豪劣绅。王腊狗问土改工作队员。“我种的丁家的地，我能斗丁宗望，烧他家的地契吗？”

土改队员说：“当然能。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呀。”

“噢，”王腊狗一蹦三尺高，乐得恨不得在地上打几个滚。

王腊狗用白布裹着受伤的胳膊，带病投入了土地改革运动。

沔水镇和全国广大农村情况不太一样。沔水镇四周的土地富饶肥沃，菜农们只要勤劳勤俭专心种菜，生活就会过得下去。因为大多数地主都和丁宗望同样，都在镇子上有店铺有厂子，那是赚钱的重点项目。买块田一是当作不动产，二是吃点不要花钱的新鲜菜蔬水果。此外能收多少钱就收多少，也没去挤太多油水。因此，土地改革就不很顺利，许多农民发动不起来。他们怕得罪东家，不肯到东家家里去分财产。王腊狗一个当过兵的人，搞这种大规模革命非常得心应手，很快就因表现出色被选为贫协副主席。

丁宗望无可躲避地成了王腊狗的刀下鱼肉。开千人控诉大会那天是王腊狗亲自带人去揪的丁宗望。他率领着几十个穷苦农民，握了红缨枪，往丁家大门口一站。丁宗望便卑躬屈膝迎了出来。

“丁宗望！”王腊狗叫道。

丁宗望应声：“在”。

“抬起头好好看着我！”

丁宗望抬起头来，说：“师弟。”

王腊狗用足气力，一个大巴掌扇了过去，丁宗望的狐皮帽滚出了老远，脸颊上现出了五个红爪痕。

“告诉你，丁宗望，你压迫剥削了我一辈子，现在是算总帐的时候了！”

丁宗望被押赴会场。王腊狗又一次没收了丁家剩下的财产，包括吃饭的细瓷碗盘。

杨安素被王腊狗逼在房间角落里，全身皮肉都被揪紫了。杨安素脾气犟，一味朝王腊狗吐唾沫，王腊狗恨不得强奸了她，但有土改工作队员在一旁，王腊狗没敢。

斗地主分田地的斗争在沔水镇进行得轰轰烈烈。丁宗望的家产顷刻间冰消雪化了。

他的父母在抗战胜利的那年双双亡故。此刻仆人散尽，只剩夫妇俩带着三个孩子。丁宗望遭此大劫自然悲痛，但他生性豁达，知书晓理，所以还挺得住，劝妻子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千秋万代的财产。过去我们享受了好日子，现在人家要享受是应该的。”

在处理丁宗望时，分歧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了宗望比较开明，虽家产豪阔，也算不得罪大恶极。

王腊狗坚决反对。他以及他的几个同志认为丁宗望罪大恶极。

有人质问：丁宗望哪件事做得罪大恶极？

王腊狗说：在对待我王腊狗上就够罪大恶极！王腊狗撸起衣服，露出斑斑伤痕。

有人又说：丁宗望并没有血债。

王腊狗说：有血债！

在讨论枪毙人选的关键时刻，王腊狗兜出了抗战时期共产党通信员的死，王腊狗说是由于丁宗望的出卖而被日本小鬼剖胸开腹死的。

这么大的事是必须有证人的。王腊狗说：“饶三是证人。”

饶三此时已被王腊狗从丁宗望的厨房里解放出来，分了许多衣物钱财。

工作队去调查饶三，饶三说：“是。”他为王腊狗作了伪证。

工作队长用红笔将丁宗望的名字画了一个X，丁宗望就属于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被判了死刑。

王腊狗非常欣赏那个血红的X。

16

丁宗望去参加公判大会时还面带微笑，一路与人打招呼。到了会场后台，上来人给他一个五花大绑，绑好后往后背心插了个死刑标志。然后踢他一脚，说：“待会挨斗老实一些，总是吃一个花生米，又不砍头。”

丁宗望全身僵硬坐在那儿发愣了。不一会儿，该枪毙的几个土豪劣绅陆续被押到，一上绑插标志，个个就嚎哭起来，哀求的下跪的叩头的许愿还有财产要交的等等，真是丑态百出。丁宗望想了想明白是王腊狗搞的鬼，便冷笑了。王腊狗一辈子都在找机会杀他，次次都落了空，这次终于得逞了，也算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呵！

工作队长过来，停在丁宗望跟前，纯粹出于好奇地问一句：“咦，你怎么不哭？”

丁宗望说：“哭什么、天大的冤枉哪是哭得清的。”

工作队长说：“你说我们冤枉了你？”

丁宗望说：“不是您，但有人。”

工作队长说：“别给我来这一套，没人冤枉你。自古至今，血债都要用血来还的！”

丁宗望说：“可我没有血债。”

一些工作人员见丁宗望死到临头还理直气壮，纷纷围过来看热闹。工作队员当然不愿在一个土豪劣绅面前理屈词穷，他直指要害处，说：“还说没血债！那新四军通信员是谁出卖给日本人的？”

“是王腊狗。”丁宗望毫不犹豫地说，神态自然，不像撒谎。众人都一惊，都吼他：“你别胡说！别乱咬！乱咬人还是枪毙你！”

丁宗望说：“枪毙我是一回事，王腊狗又是一回事。他是出卖过新四军通信员，我有人证物证。怎么成了我出卖？我死也不能担这汉奸的罪名！”

工作队长气咻咻说：“好好，我倒看他有什么人证物证。”

立时就叫人从台下会场上叫来了饶三，饶三一见丁宗望就撑不住了，扭头死活要跑。

丁宗望说：“饶三当时是我家厨师，他在场，他可以作我的证人。”

饶三抓住工作队长说：“我不做他的证人，我也不做王腊狗的证人，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说过。”说完跳下台子发足狂奔，谁也追不上他。

大家就商量说先不要丁宗望上台，带到一边去审审他再说。

大会开始，丁宗望果然就没上台，被工作队带到一间小屋里审问。

丁宗望一直不讲王腊狗那段丑事是有他的考虑的，首先是怕逼急王腊狗，其次是怕王腊狗的同志们不相信，反而自找麻烦。这种时刻他顾虑全消，拼着一死，便把当年一段惊险故事详详细细讲了出来。

人一般都有感觉真话和谎话的本能。工作队长听完，说：“照你这么说，你还是革命的有功之臣了？”

丁宗望忽然受到了启发，忙说：“对对，我送过陶铸杨学诚的信。”

工作队长见牵扯出了自己党内的高级首长，觉得事关重大，匆匆去请示了镇委书记、镇长和省里来的特派员。特派员原本是鄂豫边区党委的一个成员，知道信的事，也知道通信员被日寇杀害的事，还知道王劲哉最后看到了信，据说是个老百姓背熟了信之后口述出来的。

“走，快去见见！”特派员说。

王腊狗在帮助主持公判大会。押上场的土豪劣绅中间不见了丁宗望使王腊狗吃惊不小，他赶忙到处寻问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人告诉他，说丁宗望只是暂时带开受审，他惹恼了工作队长。王腊狗放心了。

会场上人声鼎沸。受害的穷人一个个声泪俱下，上台控诉，有的还出示了血衣。群众高呼口号，群情激愤。王腊狗领呼口号，嗓子都快哑了。

这时候，在离会场不远的 g 间小屋里，丁宗望正在背诵陶铸杨学诚给王劲哉的信。有两个人同时在做笔录，特派员目不转睛望着五花大绑背插死囚标志的丁宗望。

丁宗望背诵的信文如下：

劲哉师长勋鉴：

五月六日手书，昨日敝部四团队始由天汉转来，展读之余，敬悉先生于“九·一八”以来，即力主团结抗战；“七·七”事变后又率部南下，为保卫国土而英勇战斗之史实，钦佩无以。贵部与敝部同在敌寇控制之区域内，坚持抗战，共以解放中华民族伟大事业为己任，此诚所谓目标相同者也。自武汉弃守后，在鄂中广大平原上，号召民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真正打击敌寇者，仅贵部与敝部而已耳。吾等以身许国，坚持抗战，抛掷头颅，流洒赤血，固所愿也。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日与敌周旋，不见上峰有一枪一弹之接济，一兵一卒之补充，犹遭受意外之物议，不获见谅于人。先生云困难若此，国人又若此，引为悲痛，敝部亦有同感。吾人处境相同，艰难困苦，被人曲解亦同。今后为打破环境，完成任务，克服困难，粉碎一切曲解计，紧密团结，精诚合作，实为必要。

上月在天门，贵部与敝部四团队武装冲突，真实情形，至今不详，料系出于误会，可断言也。敝部素以团结抗日党派、抗日军队、抗日人士共御外侮为怀，昭信全国，并以此教育部属。箕豆相煎，分裂抗战，使敌寇拍掌叫绝，乘隙进攻，使损人利己和妥协投降者利用机会挑拨离间，向为敝部所深恶痛绝。天门误会一事，祈无芥蒂，希以民族事业为重，共策前途。倘不是图，兄弟阅墙，纷争不已，使贵部与敝部同归于尽，鄂中千百万民众将何所依托乎？谨呈区区，敬候明教，并致敬颂勋祺

陶铸杨学诚

五月二十八日（一九四〇年）

特派员听完就说：“松绑。”并亲手摘下了死刑标志。

尽管还没有调查落实，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认为信文是真实的。一个小镇的地主兼资本家，无论如何也编不出这种信来。

死刑标志一摘除，丁宗望的身心都放松了，这时他又想起了几个证人：替日本人做饭的饶六指，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

事隔九年，丁宗望才第一次清楚地知道陶铸杨学诚是什么人。陶铸是当年鄂豫边区新四军路西指挥部指挥长，杨学诚是同时期的政委。都是共产党极重要的官员。

丁宗望由衷地说：“他们的文章写得可真好！”

特派员说：“你还真能背书啊。”

丁宗望说：“发蒙时读的《三字经》我还会背哩，只要是好文章。”

“行了！”特派员正色说。丁宗望忽然想到了自己的阶级成份，不敢再多话了。

王腊狗真正是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他杀不了丁宗望，这辈子就是杀不了！

最后倒霉的是王腊狗，因为他抵死不承认是他出卖通信员，饶三又逃得无影无踪，加上他参加过抗战，当过解放军，政府便没抓他坐牢杀头，成份却定了个坏分子。在他日后的有生之年中，经常和地富反坏一起挨批挨斗。

王腊狗悟出了丁宗望之所以一次次大难不死，就是因为他读过书，会读书，会背书。

于是，王腊狗将全部心思和精力转移到了儿子身上。他的大儿子捡娃取学名叫王耀祖，老二取名王耀宗，老三是个女儿，也正正规规有个学名，叫王英发，也上学堂认字念书。

在王腊狗和他的麻皮老婆秋桃的苦心培养下，他们的三个孩子书都念

得极好，但不知长大后怎样。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汉口常码头二村

凝眸

1

每当太阳升起来照亮泼皮河的时候，萃英女子学校的朝会便开始了。全校一百多名女学生身着萃英校服——白衣黑裙，队列齐整，挺胸昂首，在年轻女教师柳真清的带领下奋力高唱朝会歌。

歌词是：

朝阳东升，像我们的生命，
活泼泼地是我们的心灵。
有师作我指导，有友与我乐群，
大家努力，锻炼身心。

朝会歌是由校长黄瑞仪亲自选定的。柳真清是黄瑞仪的女儿。女儿曾竭力说服母亲改用《妇女解放歌》。黄瑞仪淡然一笑，谢绝了。女学生进行队列训练时正常的挺胸翘屁股曾激起全沔水镇前清遗老的愤怒声讨，黄瑞仪并不据理力争，而是送出了十几幅元人字画平息风波。柳真清真不敢想象母亲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时候曾是孙中山先生狂热的追随者。

尽管柳真清不满意朝会歌，她还是尽职尽责每日领唱，就如同她不满意萃英女子学校，却日复一日地为它工作；不满意母亲，却顺从着敬重着她；不满意那个在省财政厅做事的程树光，却还在准备嫁给他一样。不嫁给他嫁给谁？柳真清都25岁了。老姑娘了。

而程树光出身富贵，仪表堂堂，对柳真清无比倾慕。柳真清和中国绝大多数女人一样，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即使在那乱世出英雄的时代，也还不如一个童养媳有革命精神。

她的眼睛看进去的是上下几千年中国文明史，流露出来的是不满，犹豫和怯弱。所以，这一天朝会结束后，柳真清向母亲挥了挥手绢就轻松地走出校园。谁都没想到柳真清从此踏上了她人生的巨大变故之中。

2

这一天是事先约定了和文涛一块儿去胡裁缝家做衣服的。文涛是柳真清从开蒙学堂到女子师范的同窗好友，也是沔水镇柳家的姑娘，算起来与柳真清是五服之外的表姐妹。

四年前，文涛毕业后一天没耽搁地嫁了人，做了少奶奶。丈夫吴梓是沔水镇人，在广州安福军舰上做大副。文涛新婚时在广州住了三个月，吃住都不习惯，语言又不通，就让吴梓送自己回了沔水镇，过起了我们现代人所谓的两地分居生活。这么一来，文涛和柳真清又续上了往日的同窗之谊。

柳真清安安详详走在沔水镇的大街上，和煦的春风和时不时掠过耳畔的燕子使她的嘴角情不自禁含上了一丝笑意。突然，饶丑货拉了她一把。

“小姐！”饶丑货很严重地说：“小姐快回去！”

饶丑货是萃英女子学校的厨子。拿手好菜是沔阳三蒸。那时候虽说已是经过了大革命的二十年代末期，许多被剥削压迫的人觉悟还是不高，饶丑货就是这样一个人。黄瑞仪亲自去镇东破庙里问他愿意不愿意给萃英女子学校做饭并住在学校守夜？饶丑货感动得翻身就跪下叩头，拎着破行李卷儿跟在黄瑞仪身后，一边走一边赌咒发誓不要工钱。

饶丑货不仅不要工钱，还以给黄校长做仆人为荣，经常忠实得像条狗。这天他买菜时遇上了白极会来铲平苏维埃政府，自己摔破了膝盖还奔过来劝阻柳小姐。

柳真清说：“你的膝盖谁打的？”

“没谁。”饶丑货说：“逃命时跌跤跌的。”

柳真清笑了。说：“这么大年纪了还慌张。什么都不想一想。白极会是宗教团体，人家会长方焕是沔水镇的名人，据说他一家老少都吃斋念佛，还杀人不成？”

饶丑货说：“小姐，我是沔水镇的厨子，难道不知道方焕全家吃斋？能吃斋就能开斋，昨日就杀了浚皮乡苏维埃的十七个人，今日道袍上还沾着血哩。”

柳真清无比惊讶。说：“我要去看一下。”

“小姐！”饶丑货又想拉柳真清的衣服，柳真清闪开了。街上行人望着笑，柳真清红了脸，使出小姐脾气，说：“你别碰我。你快回去做你的事。我这么大个人，还不知道道理不成？”

饶丑货只好走掉。柳真清又在后头加上了一句：“别告诉母亲，免得她瞎担心。”

柳真清离开大街，拐进了油榨路。

在说了无数声“对不起”和“借光”之后，柳真清挤进了围观者的最里层，看见了传奇人物方焕。

方焕身穿青色道袍，手执佛尘，面对檀香袅袅的佛坛，闭目默念着什么。他身后的五百名会员一律青色短衣，斜披白符带，头戴白色礼帽，打着绑腿，手持长矛大刀，也都闭目默念。一条长街只听得一片窸窣声。从人们的小声议论中，柳真清得知方焕这是在镇上设立总坛。只见方焕轻轻挥动了一下拂尘，竟有国民党镇政府的治安警察端枪守护着一只木牌进场，木牌上写的是：湖北阐教坎门金钟罩白极会。

柳真清对宗教兴趣不是很大，加上惦念着文涛在家等她，就准备离开。但人群忽地骚动起来，尖叫和着一声声呐喊响彻天空。柳真清被人冲撞着，推攘着。终于人群散尽。

柳真清看见了可怕的一幕：白极会追砍着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街上已经横陈着十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苏维埃的牌子踩在方焕脚下，他仿佛没有看见眼前的屠杀，自顾自捋着胡须，亲自挂上白极会的牌子。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时间非常短暂，最后一个手握红樱枪的贫协委员企图阻止方焕的动作，可等方焕挂好牌子回转身来，那个衣衫破旧的人已成肉泥。

狂暴的杀戮像它开始一般突然又安静下来，被鲜血溅红了脸膛的白极会员们扯着袖子揩脸，喘着气四处寻找他们的会长方焕。方焕在这一刻发现了呆立在血海边缘的柳真清。

柳真清没有眼泪没有哭声地抽泣着，既说不出话又挪不动脚步。她记得她没见过方焕，却不知怎么方焕认识她。

“柳先生受惊了。”方焕说着还作了作揖。

柳真清的嘴巴多动了一下，还是发不出声。方焕说：“我请人送柳先生回校好吗？”

两个会员走了过来。柳真清看见了他们白符带上的血点。“滚开！”她尖厉地叫了一声。

四周的围观者以柳真清和方焕为中心又涌了上来。方焕说：“柳先生要持重一点啦。”

柳真清说话了，声音非常沉静响亮，一如站在讲台上。

“方焕，我从小就听说你的故事，我一直都敬重你化缘十载修建善堂的业绩。不料你竟然手持屠刀，滥杀无辜。真正是人面兽心，令人齿冷！”柳真清说完，不等对方有所反应，啪地甩下袖边，竟像一个男人羞辱另一个男人那样拂袖而去。

这天柳真清穿的是件鼠灰色旗袍。那时候正派小姐们的旗袍决不是后来经过交际花和妓女们改造了的款式——突出胸部，紧匝臀部，开叉开到大腿根部。而是直统统的长袍，与男人的长袍极其相近。一般受过教育，具有男女平等意识的女青年都兴穿这种旗袍。柳真清的个子虽然高挑，但瘦而薄，旗袍袖子便总是长出一点，柳真清习惯挽上一圈，露出一道寸宽的白绸里子，有意无意之间当作了一种装饰，不想也就造就了这个拂袖而去的壮举。

一个年轻女子在公开场合，在几百双眼睛底下对方焕做出最无礼的动作，且还含着一种胆大妄为的潜越意味，方焕当场扶住额头往后晕去。他被会员搀到椅子上坐下，一阵咳嗽，吐出的是一口带血的痰。

3

柳真清一到文涛家就垮了。任文涛如何地劝慰还是止不住全身的哆嗦。文涛只好银牙一咬，打了柳真清两耳光，然后带她躲进吸烟室，和她一左一右侧卧在绣榻上，为她烧了一泡鸦片。

递过来的烟枪使柳真清十分难为情。

“不要。我不要这东西。”

文涛说：“我的小姐，吸几口就镇定了。鸦片又不只是毒品，少量的时候是一味药。

我有胃气疼的毛病，吴梓特意为我治病弄的这间吸烟室。”

柳真清狐疑地打量了一番吸烟室，才勉强躺下吸烟，姿势僵硬得像初进青楼的穷小子，惹得文涛娇笑不停。

文涛和柳真清穿着打扮的风格绝然相反，文涛全力突出女人的魅力。她穿着一件绀色夹袄，绀色百褶裙。尤其这袄做得极尽妖媚：袄身紧而短，袖却松而宽，呈喇叭形状，袖口镶了四寸宽丝质花边，镂空绣着精致无比的翠色柳叶；凡抬手动臂，不仅飘然若仙，还时时裸露出大截玉腕。胸部不必说是如何地鼓突了。更妙处在下摆：圆圆的一抹镶边之下，衣摆短得应当露出肚脐，而一条象牙白丝带扎紧了细腰，肚脐在里面便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了。文涛柔软地雍容却又放肆地吸着烟，有条有理的替柳真清分析目前局势。

柳真清细致地端详着文涛，不禁遗憾自己太缺乏个性和勇气了，尤其是在遇上了人生波折的时刻。

柳真清叹息一声，说：“文涛啊，我今日总算明白你在男性世界无往不胜的奥秘了，你把情场也当作了战场。我要是有你这半份勇气，去追求我所

向往的生活就好了。”

“哦！”文涛拿烟枪敲着柳真清的额头，高兴地说：“你终于开窍了。”

文涛说：“不情愿嫁那个程树光还嫁他做什么？不情愿受你母亲束缚还呆在萃英做什么？你的心我还不知道？想去革命，想去扶贫济弱，想去找严壮父，那就去呗，这下不正好。人家围了萃英问你母亲要人怎么办，你还回去？”

柳真清刷地坐直了身体，不知是鸦片烟的作用还是文涛石破天惊的话使她面容潮红，眼睛闪亮。她捂着一颗激烈跳荡的心，不住地叫唤：“文涛。天哪。文涛。”

文涛戏谑道：“看，看，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柳真清说：“你才是红杏一枝。你敢说你不想念嘯秋？”柳真清说罢便知失言，下意识看了看周围有没有吴家的仆人，文涛现在毕竟是个有夫之妇了。

“不要紧。”文涛说：“我是想念嘯秋，但也不想念，他不值得我想念。”

“为什么？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

“没有发生过什么。难道你觉察不出他真正喜欢的不是我吗？”

“怎么可能呢？我看他总来约你嘛。”

“那是为了你。”

柳真清又一次为文涛的话所震惊。柳真清当年的确没去多想，因为文涛比她漂亮多了，嘯秋也是个漂亮人物，文涛嘯秋并肩而行曾吸引了中华大学许多羡慕的目光。那时候柳真清只敢把嘯秋作为兄长、作为同志。凡聚会，游行，演讲，柳真清总是跟着严壮父，严壮父生着一张严肃的愁眉苦脸的面容，愿意保护女生但绝不献殷勤，绝不去注意女生的穿着打扮，和严壮父在一起十分地自由自在。

所以柳真清还是说：“我不相信。我肯定不相信。”

文涛说：“又固执起来了。你固执起来谁也没办法。但我还是要告诉你，嘯秋喜欢的是你。他这人有个极大的缺点：不讲真话，文过饰非，我就是讨厌他这点。他不说真话我也知道他是否真喜欢我，我是个受了高等教育的敏感的女人，不允许他伤害我的感情。”

文涛的好强和严肃认真再一次地引起了柳真清对她的钦佩。她把自己的手递过去，文涛握住了它。两人紧紧握着摇着，蓦然都感觉到了一种生离死别的凄伤。

柳真清说：“我要去找严壮父。”

“别说。”

文涛让柳真清别说，自己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说：“将来要是有机会见到嘯秋，告诉他我想念他。”

“好的。”柳真清说。

文涛起身为柳真清准备行囊，指示仆人做几样柳真清爱吃的小菜，后来饶丑货寻到文涛家传达黄瑞仪的话，她让女儿在文涛家暂避两日。文涛少奶奶谱儿十足地说：“晓得了，你去罢。”她生怕柳真清和饶丑货多说话暴露出什么。

在暮色笼罩沔水镇的时候，柳真清启程了。柳真清洗去了淡妆，脸上抹了些许香灰；脱下旗袍，穿上土布褂子，由文涛家一个略会武功的仆人从水路送她去洪湖苏区投奔严壮父。

文涛披了一件昭君出塞式的丝绒斗篷将柳真清送到襄河边。柳真清以

为文涛还有话说，可文涛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摆动着她的纤纤细手，直到小船没入黑暗之中。

4

且不论柳真清文涛之辈将来的命运如何，至少她们的青年时代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有趣味的。

柳真清文涛与严壮父嘯秋相识在二十年代初期。

那时候，“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校园，连最文静的柳真清都无法坐住，16岁的少女也打起了写着标语的小旗帜上街游行，高呼“取消二十一条亡国条约”、“收回青岛”等口号。柳真清生性腼腆，呼了口号还四处看一看怕熟人看见了笑话她。文涛却大胆泼辣，在她那发育丰满的胸前挂一条“严惩卖国贼”的标语，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在文涛的带动下，柳真清也慢慢敢于上街，守在商店门口，劝市民们抵制日货。

严壮父读的是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董必武当时在该校做教育主任兼教国文，所以一师成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活动中心。严壮父从董必武那儿借阅了《共产主义ABC》、《觉悟》、《新青年》等革命书刊，逐渐就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嘯秋年纪大几岁，已是中华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的一篇演讲《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使他成为武汉学运中的知名人物。嘯秋有一头浓密的黑头发，有圆润洪亮的好嗓音，加上他口齿流利，善于表情，讲到慷慨激昂处，头发直甩，声泪俱下，听众无不为之动容。

有一天，柳真清和文涛去中华大学听演讲。恽代英正大讲马列主义，被陈后天打断，大讲他热衷的国家主义。

柳真清说：“这人好不懂礼貌，我们走吧。”

文涛说：“走什么走，古人都主张百家争鸣，听一听有好处的。”

台上恽代英与陈后天辩论起来，台下各派的学生为本派跺脚助威。等柳真清拉着文涛想挤出礼堂时，会场已经一片混乱，互相殴打起来。文涛的屁股连续被人揪了几把，她愤怒地斥责，可寻不到冤头债主，便气哭了。柳真清的一双鞋被踩掉，十分难堪地踏脚乱跳。她们两人的处境被严壮父发现了，严壮父毅然脱下自己的鞋给柳真清穿上，然后寻到嘯秋让他这个东道主保护一下两个外校的女学生。

嘯秋微笑着拨开人群朝这边走来，文涛不哭了，在柳真清耳边说：“看，嘯秋！多么英俊呵！”

柳真清连连羞着文涛的脸，文涛娇声娇气嚷着以期引起嘯秋的关注。嘯秋果然注意到了：“你们是沔水镇人？”

文涛说：“是的。”

嘯秋高兴得猛击严壮父的肩：“我们是老乡呢！我们又有了两个美丽的小老乡！”

柳真清简直被嘯秋的潇洒大方压迫得不好意思抬起头来。相形之下，她多像个见识浅薄的乡下丫头。

严壮父认真地说：“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

文涛瞥了严壮父一眼，问：“你一向这么严肃吧？”

“是的。”严壮父回答。四个人都不禁笑起来。嘯秋当然邀请柳真清文涛吃午饭，她们同意了。午饭之后，文涛已经和嘯秋谈得十分投机。只有柳真

清一直偷偷瞟着自己的脚，她着急的是穿一双男式大鞋子怎么返校。

令柳真清永远惭愧的是她怎么也不敢吭声，不敢打断文涛和嘯秋严壮父的高谈阔论，到人家送客时她却再也忍不住嚙泣起来。他们三人这才注意到柳真清的一双纤足插在严壮父的大鞋子里。后来嘯秋去女生宿舍募捐来一双鞋解除了柳真清的困难处境。然而有一个细节好像谁都没注意到，唯有柳真清的感受刻骨铭心，从此再也忘不掉。

嘯秋说：“我去给你找双合脚的鞋。”嘯秋走到门口忽然回头问：“你脚多大？”那时代，鞋子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号码，柳真清只得用手做了一个长度示意。嘯秋说：“这是多长？”

嘯秋蹲在柳真清面前，不由分说脱下了她的鞋，把她的脚按在他的大巴掌里衡量了一下。柳真清没缠过脚，但她的脚天生小巧玲戏。嘯秋握住她的脚时似乎非常吃惊。他停留了片刻。是那种别人察觉不到，只有他俩心有灵犀的停留。柳真清的心几乎要从胸膛跳出来，她深深勾下头以免别人看到她脸红。这时文涛正背对他们和严壮父大声说笑，嘯秋也毫无异常表情匆匆离去。柳真清便把这段细节埋藏进了心底。随着文涛与嘯秋关系的密切，柳真清愈加谨慎，对嘯秋完全是一副天真浑沌的态度。一个女性的秘密锁进了柳真清记忆的密箱。

不久，嘯秋决定去法国留学。他们四人聚会相送，文涛毫不掩饰地哭得一塌糊涂。

嘯秋走了之后，文涛逐渐对活动失掉了兴趣。消沉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对柳真清严壮父宣布她彻底清醒了，懂得世故了，不再过问政治了。严壮父听罢扭头便走，柳真清追上去送他，他问：“你还来吗？”

柳真清肯定地点头。后来严壮父每次都指名道姓专找柳真清一个人。

一九二五年，严壮父毅然投笔从戎，赴穗去考黄埔军官学校。柳真清设宴为他饯行，他却没到，差人送来一封信，信上只抄录了一首关于战争的古诗：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柳真清没有哭，心里却酸楚得不知怎么才好。

至此，四个人的革命小组便彻底解体。柳真清遵从母训，回沔水镇萃英女子学校任教。黄瑞仪告诫女儿：“中国不需要战争，最需要教育。”

四年来，军阀的马蹄得得去又复归，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今日贫农协会成立，打土豪分田地；明日清乡团又解散了农协，夺回了土地；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对门经常是国民党县政府，居然两个政权并存，人民办事不知道去找谁。冷眼看着这乱哄哄的世道，柳真清心灰意冷了。萃英女子学校也不可避免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成了贵族学校。因为平民太穷困了，他们的女儿没工夫上朝会没工夫排演文明戏，还经常将校服偷回家给姊妹们穿。

柳真清坐在船头，浮想联翩。春夜里襄河上的风是凉的，却也吹不冷柳真清兴奋得滚烫的脸颊。发现自己的血还是新青年的热血，发现自己还是有勇气开创新生活，这真是令她万分地高兴。

5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仆人带着柳真清来到了洪湖白庙乡白庙村的马二年家。仆人指指三棵梧桐树说：“到了。”

柳真清问：“到了哪里？”

仆人定睛一看就犯了傻，梧桐树下没有了房屋，只有一堆死灰，房子烧了。

四周都是大大小小的湖泊，芦苇一直铺向天边，仆人扯直了嗓子叫道：“马二年。

马二年。”不见回答，又叫：“马大年。马大年。”还是不见回答，又叫：“三年。三年。”

柳真清打断了仆人。“算了。想别的办法吧。”

仆人往地上一蹲，呜呜地哭起来，说：“柳小姐，我只认得马家。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今天还要赶回去买一百斤大米，吴家奶奶吩咐过的。”

马二年是严壮父手下的一个红军战士。和这个仆人小时候是开裆朋友。最近潜入沔水镇，通过这个仆人与吴家老爷接上了头，请吴家老爷给严壮父买点军火。军火是吴样从广州弄来的，货色是不错，可吴家要价也太高。由于讨价还价。马二年在吴家不免多盘桓了几天，秘密就被文涛知道了。文涛问了马二年一些情况，知道严壮父就是当年的严壮父，便婉转说服公公降低了一点价格。

大家原以为洪湖又不是别的什么地方，与沔水镇紧挨着，历史上无数次地将这两地合为一个县。要找个马二年家还不是像走趟亲戚！不料马二年家烧了。

仆人还在哭，他是真着急了。说：“柳小姐，你要是有个闪失我可担当不起，可我今天非赶回去买米不可，吴老奶奶的脾气您知道，少奶奶都让她几分的。”

柳真清说：“那你赶快回去买米吧。”

仆人说：“那我怎么回少奶奶的话？”

“随你怎么回。”

“那可不行！少奶奶聪明，瞒不住她的。”

柳真清啼笑皆非。心想自己一个女子，就够没主张的，却又碰上一个无用的仆人。

柳真清只得打起精神，说：“你带我找到一个大村庄就行了。你就回去买米。找到了人家，还怕什么。”

仆人连连点头。一跃而起去寻村庄。

清晨的湖区，轻雾如幔，柳真清完全迷失了方向。仆人倒还分得清炊烟和雾，盯着一缕炊烟，果然走进了一个村庄。

一进村就遇上了一个捡粪的老头。仆人说：“老爷，这是什么村？”

老头说：“我不是什么老爷。我是穷人。这是鸡鸣村。”

“鸡鸣村有没有马姓？”

“马姓是大姓哩。你找谁家？”

“我找马二年家。”

老头盯着仆人看半天，说：“马二年家在白庙村芦苇荡子里。我是二年他远房的叔。”

仆人顿时喜形于色，对柳真清说：“这是他叔！可好了，这是他叔！”

仆人将柳真清送到老头面前，自己飞快跑了。

老头问柳真清：“你是二年什么人？”

柳真清觉得一下子解释不清楚，就说：“不是他什么人。是找他打听他们严师长。”

老头说：“你是严师长什么人？”

柳真清非常不习惯这种没教养的问话，她皱了皱眉，回答：“是他的朋友。”

“朋友？”老头琢磨着柳真清，忽然转了话题：“吃了早饭没有？”

“没有。”

“那先到我家吃口东西再说吧。”

“多谢了。”

老头的家在村庄的另一头，柳真清跟着老头像游行一般穿过全村。狗最敏感，首先发现她是一个陌生人，便追着她狂吠。狗的叫声提醒了人，家家户户都有人惊慌地跑出来，粗声大气问老头：“嘿，这丫头是谁？”

老头的老伴，一个瘦骨伶仃的老婆子第一句话也是毫不客气地说：“哪来一个丫头子。”

吃饭前，柳真清要求先洗漱一下。她从包袱里取出牙刷时，老俩口警惕地往后退了两步，随时准备伸手抓柴刀。

柳真清尽量放柔嗓音，说：“这是牙刷。刷牙齿的。”

没有水杯茶缸，柳真清只好端着葫芦瓢蹲在大门口刷牙。全村的人都注目着她，扯着小孩不让靠近她。柳真清刷完牙抬起头，一幕凄凉的情景出现在眼前：低矮破败的茅草房；衣衫褴褛，面黄饥瘦的男女老少；黄的牙齿，黑的手指，迟钝木呆的眼睛。这就是农民，柳真清想，这是我的同胞呵！

柳真清湿润着眼睛顽强地喝下了她有生以来的第一碗野菜粥，把文涛给她准备的干粮——两听美国饼干一听香肠放在了老俩口面前。

老太婆经不住精美食品的诱惑，想动手拿了吃。老头制止了她，唤过猫，喂猫吃了一块饼干，然后默默观察猫的反应。

柳真清洗过脸之后显得更加可疑。白嫩光洁的脸完全暴露出她的小姐身份。

“我是小姐，可我更是教书先生，我是沔水镇黄瑞仪的女儿啊。”柳真清竭力做到坦诚相见，希望人们答应帮她寻找马二年。但没有人知道黄瑞仪是谁，报纸曾一再宣传教育家黄瑞仪，结果江汉平原上一个上百户的大村庄没人知道黄瑞仪。正当柳真清为中国农民的现状深感痛苦时，一条黑布袋罩住了她的头。

鸡鸣村的农民是老革命根据地几经风霜的农民了，决不是表面给人印象的那般麻木愚钝。他们光是用眼神就商议好了计策。在老头听柳真清说话的时候，几个汉子从后面无声无息地靠近了他们。柳真清的头一被罩住，随即上来了麻绳，很快绑住了她的双手和双脚。柳真清气愤得大声呵斥这种粗暴行径，但没人理睬她。

农民们摊开了柳真清的包袱，看见了银元和一把防身小匕首。他们在柳真清身上敲了几棍子：“说！你是什么人？谁派来的？带银元做什么，带刀子又做什么？是不是想祸害红军？”

审问从上午持续到午后，柳真清文绉绉的答话根本满足不了农民，有许多话他们听不懂。柳真清考虑首要是揭开头罩，面对面讲话才有互相的信任，其次她实在受不了口袋里头的霉烂味儿。

“请你们拿掉头罩，银元全给你们！”

哈哈。农民们豪迈地大笑，说：“谁稀罕你这臭钱。老子们要翻身。要红军。”

柳真清弄巧成拙，只好沉默。使她安慰的是农民对红军的一腔赤诚。这是好事。多少人想拯救中国，多少主义想拯救中国，都唤醒不了农民，看来共产党正在赢得广大农民的心。柳真清打心里为严壮父快慰。

马二年被找来时跑得满头大汗，不顾一切乱喊：“快放绑快！简直胡来！”

柳真清蓦地见了青天，她眯缝着受到阳光刺激的眼睛，看见一头驴子由远及近，驴子上坐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十八师师长严壮父。

6

身着戎装的严壮父来到柳真清面前，柳真清的眼睛慌乱得无处躲藏。在来洪湖的路上柳真清无数次地想象过与严壮父见面的情景，万万没想到他俩会在一间挤满农民的茅草棚里相见，严壮父留起了一脸胡须，黑瘦得风干了一般；而她一身仆妇的衣服，蓬乱的头发上沾满了霉菜的渣子。

实际上严壮父对此情此景更加意外。报信的人只说有个自称从沔水镇来的女人坚持要见他。严壮父猜测可能与购买军火有关，多半是个乔装的女人。而出现在眼前的却是柳真清。刹那间，往事历历涌上心头，使这个身经百战的红军师长突然地陷入了温情之中。严壮父到底是走南闯北出生入死的人了，很快便把握了自己。说：“真清，你一点没变嘛。”

严壮父说着伸出了自己的手。柳真清低低地叫了声：“壮父！”将手放进严壮父的巴掌里。严壮父礼节性地握着一摇，柳真清的眼泪扑簌扑簌掉了下来。

马二年十分见机地轰出了咧嘴傻笑的农民，替师长反锁上了房门。咔嚓一声锁响，严壮父异常敏捷地跃到了窗前。

“马二年！”

“到。”

“把锁打开！”

“是！”

“把大门敞开！”

“是！”

严壮父待马二年麻利地执行了他的命令后才在柳真清对面坐下。

“对不起，真清。在这里我代表共产党，代表着红军，我必须时刻想着维护我党我军的形象。”

“没关系。”柳真清说。柳真清从严壮父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类似教徒的执迷光芒。

严壮父比他所想象的走得更远更深入——在他的信仰中。一个人进入了这样的境界是幸福的，他不会有失落感空虚感颓废感无聊感，他不会无所事事，自暴自弃。柳真清想成为这样一个人。

柳真清说：“快谈谈你的经历。你去广州之后都在于什么叶

严壮父说：“我考取了黄埔军校。在军校认识了周恩来。”

“哦周恩来！”

“二六年我加入了共产党。”

“你是共产党员了？”

“当然。结业后，我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叶挺独立团担任连长。”

叶挺，又一个传奇人物。

严壮父简洁地说：“我参加了北伐。参加了消灭军阀吴佩孚主力的汀泗桥战役和贺胜桥战役。然后就到了湖北，以江汉平原为主要根据地，也经常转战鄂西一带。”

“你胜仗多还是败仗多？”

“胜仗多。二八开。”

“你杀了多少人？”

“杀敌无数。”

“你受过伤吗？”

“当然受过。”严壮父取下军帽，左边发际有一道紫红的深沟。严壮父又挽起袖管，子弹在胳膊上斜穿了过去，留下了一条肉的隧道。

柳真清吓得咬住了嘴唇。问：“你就不怕死？”

“不怕。我严壮父一条蚁命，生死何足论？如果能为中国人民将来的幸福洒尽这腔热血，那么我心甘情愿。就是马克思不愿要我，说我太年轻，要多打几仗，要不我早去见马克思了。”严壮父说到这里露出了少有的笑容。柳真清注意到严壮父长了一颗虎牙，笑起来很纯真，像个孩子。

这一天是柳真清一生中最重大的日子之一，严壮父对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刻在了她的记忆之中。多年之后，在中国人民果然获得了解放的日子里，干部中非常流行说“见马克思”这种话，柳真清对此很是气愤，她认为严壮父第一次这么说，贴切而幽默。往后的人一再重复就俗不可耐了。况且很多人不够资格这么说。他们都是真正的马克思的信徒么？显然不是。后来柳真清之所以成为沔水镇一怪杰，与她年轻时候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严壮父说：“谈我谈够了。你呢？这四年你在干什么？”

柳真清被严壮父的经历震慑住了。

“我，教书。平淡如水。”

严壮父说：“还有呢？”

柳真清不知道还有什么？她望了严壮父一眼，双方忽然都不自在起来。严壮父看了看表，说：“我来安排一下，我招待你吃顿饭，饭后让马二年送你回去。”

“我不回去！”柳真清叫起来。她与方焕斗争的经历这才被她想到了。

严壮父高度赞扬了柳真清的斗争精神，告诉她最近红军正在研究除掉这个反动会道门头子。最后还是叫了马二年，说：“送她回沔水镇——娘家？还是婆家？”后半句话是问的柳真清。柳真清暗暗“啊”了声，她想严壮父还是那么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战争并没有改变他的根本性格。

柳真清说：“我没有结婚。”她示意马二年退下，说：“我没有结婚。我是来找你的。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我？”

严壮父又一次笑了。他拍了拍柳真清的脸颊，说：“我不敢。”

这时马二年在门外突然大声报告，说：“军长来了！”

7

哈哈大笑闯进门来的军长是贺龙，他身后还有一位军长是红六军军长段德昌。

段德昌与严壮父有某些相似之处，头一次见面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普

通人。贺龙则留着两撇八字胡，足登马靴，手上夹一支老粗老粗的烟卷，一派军官的英气。

严壮父给两位军长介绍说：“这是我的朋友柳真清女士。”

柳真清说：“贺军长好。段军长好。”

贺龙说：“好好。严师长蛮有本事，金屋藏娇嘛。”

红潮简直溢出了严壮父满脸的黑胡碴子。段德昌替他解了窘。说：“听说柳女士与方焕作了斗争，来投奔红军，严师长还不要，你不要那我要。”

贺龙说：“胡来！怎么不要？革命力量愈壮大愈好。严师长，留下柳女士。”

严壮父立正，说：“是，军长。”

柳真清留在了鸡鸣村。

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柳真清住在了一户名叫马有良的富农家里。马有良两夫妇加一个女儿过日子。儿子成家后另立了门户。本来苏维埃的工作同志们希望柳真清与贫农同住同生活，一来是贫农没人敢请这么漂亮洋气的柳真清同住，二来柳真清多少也还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愿意住一个干净宽敞些的家庭。马有良的家庭很符合柳真清的愿望。另外也不违背政策，马有良夫妻是有名的勤劳能干人，靠勤劳能干发的家，算不上土豪劣绅。

每日里粗茶淡饭，睡的是土布卧单，忙的是干革命办平民教育，看到的是一张张信赖人尊重人的朴实笑脸，柳真清的身心都十分舒展，十分快乐，倒还比在沔水镇白胖鲜润起来。

红二军第十八师就驻扎在鸡鸣村背后。当严壮父明白柳真清果真留下来之后，以为她是来从军的。

柳真清问：“女兵要拿刀枪杀敌人吗？”

严壮父说：“当然。但一般不需要。一般女兵当军医。”

柳真清说：“军医更是天天看见血，我不行。”

“那你做什么工作呢？”

“我办平民教育呀。”

“你还是教育救国论。还是一杯温开水。”

“我只会办教育嘛。我看教育就是重要。你我不受教育，会懂革命道理？还不只会做小姐少爷。”

一番争论，柳真清赢了。苏维埃政府大力支持她的建议。方方面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所茅草做盖，泥巴做墙的平民学校在鸡鸣村诞生了。

柳真清请严壮父为学校题写了校名：列宁学校。

鸡鸣村的穷苦孩子全部免费上了学。柳真清给小学生开了国语，算术以及地理课。

自编教材。废除了开口就背三字经的陈旧教学方式。同时，列宁学校还是贫民夜校。柳真清夜晚教贫民们识字，读书，唱革命歌谣。尤其是柳真清唱的歌谣，就像今天的流行歌曲一样风靡了整个江汉平原甚至传到了鄂豫皖边区。

至今都有人清楚地记得那些歌谣。之一是《诉苦歌》：

辛苦一块田，死活奔一年，粒粒来粮血汗换，

农友呀，地主（他）来吞占。

之二是《贫农歌》：

贫农真可怜，缺油又缺盐，勤扒加苦做，
无吃又少穿，日子似黄连。

之三是《妇女解放歌》：

叫声我姐妹，不要把急着，黑暗地狱努力来打破，
再走光明道，姐妹才快乐。

柳真清还固执地脱掉了仆妇的服装，穿上了自己的旗袍，脖子上扎一条白丝绸围巾。

她认为一个教书先生应该拥有整洁端庄文雅的外表。严壮父担心柳真清招来非议，却不料大家都喜欢看她这副打扮，鸡鸣村的农民则引以为荣，在别的村里十分自豪。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柳真清的名气几乎与严壮父同等了。

严壮父这一年在全力以赴搞土地革命。不停召开各种会议，起草土地政纲实施细则，拟定各种计划，有了战事则立即率部奔向战区，以确保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土地革命顺利进行。

他们各自忙着各自的工作，常常在路上擦肩而过却没工夫停来说几句话。柳真清趁人不注意便给严壮父送去一个顽皮的笑脸，意思是当初你还不要我呢，现在我干得怎么样？

柳真清和房东马有良一家人相处得十分融洽。融洽的日子一长，他们就势必关心起柳真清的婚姻大事。常敦促说：“柳先生，你该成婚了。”

柳真清就抿嘴笑。问：“和谁成婚？”

“和严师长呗。是不是你们还缺个媒人？”

柳真清说：“我不知道缺什么。”

柳真清无法诉说。无处诉说。有许多夜深入静的时候，柳真清想念着近在咫尺的严壮父，可她知道他正在忙工作，他不会来看她。严壮父只有剑胆，缺的是琴心；只有侠骨，缺的是柔肠。这深刻的遗憾使得柳真清从不主动对严壮父表示她需要什么，她倒想等着看看严壮父何日向她求婚。难道他不是一个拥有七情六欲的男人吗？

8

我们后人研究历史，总是非常之认真，非常之郑重，然而历史却自然潇洒，常开玩笑，令人为之瞠目，为之结舌。正当洪湖苏区工农武装割据成功，土地革了命，严壮父等一大批革命者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按繁复的政策文件条款没收了土豪劣绅的土地、祠堂、庙宇、教堂等等，又按同样繁复的政策文件条款将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工人、退伍士兵、土豪劣绅家属、无反动嫌疑者、富农、地主——总不能地主一点地也没有；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所有种田人都举起了犁耙准备大忙春耕生产，严壮父也准备睡它两夜好觉之后去找柳真清，向心爱的姑娘表达衷心的歉意。就是在这个时候，党中央的六届四中全会结束，一批肩负改造苏区党和红军重任的党代表奔赴基层。啸秋是湖北人，就被派到了湖北，某一日，一路顺利到达洪湖。

这天傍晚下了一阵细细的春雨。柳真清感觉有些凉，便戴上了一条湖蓝色丝巾去列宁夜校上课。来苏区之后，柳真清不但没有穿上草鞋，让腿上滚一些黄泥，反而比从前讲究了许多。她希望严壮父总看到一个漂亮的她。她漂亮吗？严壮父从来没评论过没赞赏过，似乎和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军人一样毫无审美意识。柳真清不相信严壮父真的忘记了美。

柳真清深怀着这种不合时宜不可告人的遗憾沿着湖边小路去工作。工作是愉快的，是可以令人忘忧的。现在夜校学生爆满。外乡的许多青年农民步行三四十里路赶来听课。

柳真清一进教室，教室里立刻掌声雷动。柳真清微笑着做了个请安静的手式。

“现在我们上课。”她说。

学生中有人喊了一声：“我们要唱歌。”

课堂零零落地呼应道：“对。我们要唱歌。”

“今天的课程应该是识字。”柳真清沉静地扫视着课堂，说：“谁要唱歌？站起来让我问个道理。”

农民们嗤嗤窃笑，没人敢站出来。夜校初开时，学生基本是鸡鸣村人，都指望学习认字，以后不受人哄骗，上起课来又认真又憨厚，根本不敢老盯着柳先生的脸。时间一长，柳真清的名气一响，四里八乡的人都慕名而来。虽然列宁夜校只收贫雇农，可贫雇农毕竟也是良莠不齐，许多人因为懒，因为赌而贫困，穷了之后便娶不上媳妇，光棍一条，做人家的雇工，流痞习气学了不少。他们来报名上夜校，政策上拦不住。其实上夜校就是为了看柳真清，每逢教唱歌，课堂上便有人眼睛瞪得像猫一般放绿光。

柳真清出身豪门，本来就是在改造自己，贫雇农当时是苏区最红的阶级，革命的主力军，柳真清不大好批评指责他们。也不敢向上面反映，怕消息传到严壮父那里给他添麻烦。

有两次放学路上柳真清受到了骚扰，房东马有良就常在半路上接她回家。马有良家劳动力少，他农活太忙，柳真清想了个办法：带上迷糊。迷糊是只看家狗，对柳真清很不错。只是在春季把握不住自己，闻到母狗的气味就忘记了职守。这天柳真清出门也是唤了迷糊的，还没走到湖边，树丛里有母狗哼唧，迷糊就毫不犹豫冲进了树丛。为此，迷糊屡遭马有良呵斥，还刹下了它的一截尾巴埋在堂屋里。可效果并不明显。

不过，光棍也罢，迷糊也罢，所有这一切烦恼都抵不上新生活给柳真清的快乐。新生活使她自信自强，她懂得干事业是会有些小困难的，她不怕。

柳真清的严肃压倒了教室里的歪风邪气。她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穷”字。

“农友们，这个字念穷。穷苦人的穷。穷——”

农民们跟着念：“穷。穷。穷。”

“看这个穷字，上头是个穴，穴就是石洞，土室。下面左边是个身，指人的身体。

右边一个弓，弯腰的意思。一个人住着弯着腰才钻进的石洞，他没有房子，这就是穷。

然而，地是我们穷人开，屋是我们穷人盖，树是我们穷人栽，我们为什么没房子？为什么受穷呢？”

哗地又是一片掌声，许多农民拍着脑袋，茅塞顿开的样子。

教室的掌声停下之后，教室门口的一个掌声却依然热情地鼓着。柳真清提着马灯到门口一看，马灯差点脱手摔掉。是嘯秋。

嘯秋依然鼓着掌，朝柳真清亲切地微笑着。

“嘯秋！你是嘯秋吗？”

“我是嘯秋。真清，继续上课吧，农友们等着你呢。”

“可是嘯秋，你怎么来了？”

“待会儿你尽情地问。现在请允许我进教室听课，你的课讲得真好！”

嘯秋进了教室，挤在农民中间坐着。柳真清重新开始讲课。她发现嘯秋一直用手托着下巴仰望着自己，一动不动，聚精会课，仿佛进入无人之境。

9

一连四个夜晚，嘯秋在开完会之后都赶来接柳真清，送她回去。他们慢慢向前走，还经常停顿一下，因为柳真清太兴奋了，她有问不完的话。

嘯秋有问必答。但从不主动提问。在柳真清喋喋不休说话的时候，他观察着她，分析着她，了解着她。长期的革命生涯已把嘯秋锤炼得十分沉着老练。

中国这么大，世道这么乱，然而，他们居然重逢了。十一年前在学生运动中浪漫地相识，自然形成四人小组，尔后天涯海角，各奔东西，十一年后的春天却有两个人汇聚到了洪湖地区，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生故事。柳真清被这奇遇弄得高度兴奋。

她说：“我真想写部小说。”又说：“我们把文涛弄来吧。”

柳真清轻盈地蹦跳着，随手扯着柳枝茅草。遇上了高兴的事，有文化的女人就和没文化的女人一样思维混乱了。说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经常反复问一个问题，经常异想天开提出无理要求。

“壮父知道你来了吗？”

“当然知道。”

“哦当然，你是党代表呢。他还在忙什么？怎么见不到人影？我们三个人应该聚一聚，你说呢？”

“应该。”

“我们应该把文涛弄来。”

“你已经说过这话了。”

“不行吗？”

“显然不可能。”

“你结婚了吗？”

“没有。”

“你都三十多了，怎么可能不结？”

嘯秋呵呵一笑。

“毛泽东什么模样？”

“高大，仪表堂堂，一口湖南土话，爱吃辣椒。”

“要是不说土话就好了。”

惹得嘯秋又发了笑。

第五天嘯秋挤了个时间，约柳真清划一条小划子，进了芦苇荡。嘯秋开始对柳真清讲话了。

“首先说你要告诉我的一件重要事情，什么事？”

柳真清说：“文涛让捎句话你，她说她想念你。”

“见鬼！她脸皮真厚。”

“嘯秋，你竟然这么对待文涛的一片痴情！”

“我要一个资产阶级少奶奶的痴情做什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好罢，那我还是个资产阶级的小姐，你难道不是大少爷出生？”

“那都是从前的我们。我们是家庭的叛逆者。和文涛决不能等同！你怎么还像个小姑娘，还是一团糊涂！”

嘯秋叉着腰，挺立望长空。他这副庄严的样子使柳真清开口不得。嘯秋的情绪平缓了下来，但依旧十分郑重，眉心里结了个深刻的“川”字。

“真清。我观察了你几天，发现你处境很危险。”

柳真清腾地从土埂上站起来，“我？危险？”

“你看你，居然一直穿着绸旗袍。连地主婆的旗袍都被苏维埃撕碎了，你还穿，你的立场站在哪一边了？”

“可我喜欢穿旗袍。”

“对。这就是潜伏在你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嘯秋。”

“我再问你：你申请入党了吗？”

“没有。”

“为什么？不要思考，不要说假话，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我出身不好，又没有贡献……”

“够了！这一切全是借口。”

嘯秋激动地痛心地抓着他的头发，做着手势，说：“真清哪真清，你到底是来参加革命还是来修正革命的？你住在富农家，穿着旗袍，戴着丝巾，不写入党申请，连地主富农都称赞你好，你想想！想想！你在滑向哪条路？”

柳真清懵了。随着嘯秋的深入剖析，她的鼻尖上沁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最后，她实在不敢听不去，捂住了耳朵拼命摇头。

嘯秋等待着，让柳真清自己冷静下来。

“是啊。”嘯秋感叹道：“旗袍是比布大褂优美得多，我从前何尝不是酷爱西装革履，这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弱点，经不起美的诱惑。但是，革命是一种非常的行动，现在是个非常的时代，我们的一言一行，举止穿着不代表革命则代表反革命。所以，像我们这些出身富家的知识分子首先就必须革自己的命，要比别的人更革命，党和人民才会接受我们相信我们。我说得对吗？”

柳真清一边咀嚼着嘯秋的话一边点头。她在想严壮父真粗心，他就不懂得启发他。

严壮父啊，为什么就缺那份琴心柔肠呢？嘯秋为什么偏有这副琴心柔肠呢？

嘯秋好像洞悉了柳真清的心思，好像偏要替她证实一下她的心思。说话竟换成了一种特别温柔的声音。

“好了。我吓坏你了。不再说那些话了。这里没别的人，我们可以说说朋友的私心话。你穿上农妇的褂子又有什么坏处呢？你的美能够欣赏的人总是欣赏。你天生丽质，浓妆佳，淡妆亦佳，粗衣乱服不掩国色嘛。”

男人的这种话，对一千个女人说就能击中一千个女人。柳真清娇羞地捶了一下嘯秋，嘯秋开怀大笑。能让柳真清这种淑女捶一下可是不容易，嘯秋为自己感到骄傲。

“真清，听话，明天就换下旗袍。”

“嗯。”

“尽快递交一份入党申请书。”

“好的。那……我明天就搬出马有良家吗？”

“这个别慌。鸡鸣村贫农家光棍痞子不少，让我给你物色一家可靠的。”

嘯秋掏出一包东西，说：“送你一件礼物。”

柳真清本能地说：“不”。她知道接受一个男人的礼物意味着什么。

“你别怕。打开布包看看再说。”

布包里躺着一支油光铮亮的八音小手枪，枪尾巴上系着鲜红的三角缎带。

嘯秋说：“我要工作，不能每天接送你。目前苏区也还是复杂得很，带上它防身吧。”

柳真清接过了手枪，垂着头好半天不吭声。她流泪了。她想：为什么嘯秋偏有这副琴心柔肠呢？

10

严壮父和柳真清一见之下彼此都被对方吓了一跳。严壮父胡须蓬乱，眼窝深陷，眼睛里头满布血丝，看人的目光的逼人。柳真清一改往日穿束，穿了马有良老婆的一件补丁擦补丁粗布夹袄，一条肥大裤子，裤子上沾着泥巴点子。

柳真清说：“壮父你病了？”

“没有。”严壮父说：“你怎么换了这一身？”

柳真清支吾了一下，说：“不好吗？”

严壮父毫无表情地说：“好。”

柳真清说：“这十几天你去哪儿了？我找你好几次。嘯秋来了，你像不知道似的。

我提议我们三个聚会一下好吗？”

严壮父突然省悟：“是嘯秋让你换的这身衣服吧？”

柳真清说：“是的。我觉得他讲得在道理。”

严壮父口干舌燥地挠着脖子，马二年飞快端过一碗水，严壮父咕咕咕一口气喝干了。

柳真清委屈地立在一旁不出声。

严壮父走到柳真清对面，望着她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柳真清看了一眼严壮父的眼睛，心就软了。严壮父有双诚实的眼睛。这双眼睛使柳真清感到安全、坚定、善良、有依靠。严壮父相貌平平，可就是一双眼睛令人难忘。

柳真清调了一点皮说：“生我气了？严师长。”

严壮父说：“马二年你出去，我和柳先生有话说。”

马二年说：“是。”转身就走。刚跨出房门，严壮父说：“马二年你回来。我出去，你和柳先生说话。”

马二年说：“是。”

柳真清扑哧笑着，说：“你们搞什么名堂。”

严壮父果然出去了，还带上了房门，和堂屋里的马有良大声谈春耕的事。

马二年说：“柳先生，我们师长说让我送您回沔水镇。”

“又要送我回沔水？和两年前一样？”

“不是说笑话。柳先生，我们师长说局势有变化。我们师长还说让您回去好好安排生活，他这一生不打算结婚了。是真的。”

“马二年！马二年你不要当你们师长的炮灰，马二年反正你什么都知道，

我也就直说了，嘯秋党代表从前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不应该生这种闲气。”

“不是的柳先生。我们师长哪还顾得上生气。嘯秋党代表一来就搞‘肃反’，已经抓了我们师三个团长。苏维埃特委会抓了十几个人了。军事情报也来了，说蒋介石又要调兵围剿苏区，形势危急得很哪！”

“真的？”

柳真清不相信。嘯秋是个共产党员，他抓共产党干什么？柳真清在马有良家已经像在自己家，所以她撒了点娇气，赶走马二年，嚷着要见严壮父。

女人一撒娇，男人就着了慌，革命者也是如此。严壮父搓着巴掌说：“别哭嘛，我来了还不行吗？”

柳真清说：“你让马二年说的什么混帐话？”

严壮父只好破釜沉舟。说：“马二年说的是真话。真清，我对你的心你知道。我本来准备田分了休息几天，好好陪陪你，也许还能……结婚。嘯秋突然到了。嘯秋还只是个具体工作人员，小头目，上面还有夏曦、张国焘。党内‘肃反’运动已经展开了。从鄂豫皖边区有消息来，张国焘在那边已经开始杀人。我当然要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后果就很难预料了。我想通了，我还结婚做什么？结婚不是害了你？”

柳真清想不到共产党党内斗争也如此残酷，像听一个可怕童话一样害怕得只是绞手。

严壮父说：“两年多来，我看你只适合于办教育，不适合搞战争和政治。你还是回去吧。办教育好，中国需要教育。”

柳真清从道理上讲不过严壮父，涨红了脸，说：“你要我做一辈子老姑娘。”

“瞎说！你应该过正常人的生活，为妻为母，生儿育女。不过不是和我结婚，也不是和嘯秋。我看这次嘯秋会追求你的。”

“壮父！”

“别答应嘯秋。他这个人不是个真正的革命者。我要对你说的就是这些。哪天让马二年送你回去，我要对你的一生负责。”严壮父说完就走，柳真清追上几步拉着了他的衣袖，他回头看了她一眼，用力甩开了她的手，大步流星走了。柳真清相信她方才看见了严壮父的泪水，盈满眼眶没流出来的军人泪。忽然，一股不祥的预感袭击了她。

11

柳真清第一次找嘯秋，他在开会。第二次，也在开会。第三次，去外乡开会。第四次，还是在开会。守卫会场的红军战士远远就挡住了柳真清。她根本无法见到嘯秋，何谈质问。

柳真清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晚上还要生好半天闷气。这天傍晚刚吃过晚饭，嘯秋突然出现在马有良家。马有良一家人点头哈腰，一片声说：“党代表好党代表好。”

嘯秋背手站在大门口，冷淡地向马有良点了点头，说：“请柳先生出来一下。”

柳真清听说嘯秋来了，便在房间等着他。马有良忐忑不安地来告诉柳真清说党代表让她出去，说党代表不愿进他家的门，他家肯定要遭祸了。柳真清出门时安慰马有良说：“别乱想。我会照顾这个家的。”

柳真清一见嘯秋，嘯秋便说：“我给你找了个贫农家庭。搬家吧。”

“现在？”

“现在。我来帮你。我好不容易挤了点时间。”

“非搬不可吗？”

“真清，别像个小孩子。要知道这是个立场问题。”

柳真清扎着头跑进屋，抱了行李又扎着头跑出来，生怕看见马有良一家人的表情。

她和嘯秋经过打麦场时看见了马有良的媳妇，她找了个借口跑过去在她耳边说：“告诉他们，我会照顾他们的。”

孙剃头是鸡鸣村最穷的人家之一。他父亲是个剃头师傅，逃荒逃到这儿落了户。孙剃头本人既不会剃头也不会种田，夫妻都是弱智，生一个孩子死一个孩子，连起码的生活能力都成问题。住一间靠几棵大树搭成的草棚子，鸡猪和人混为一团。一年至少有半年在外讨米要饭。

柳真清咬着嘴唇几乎要哭出来。孙剃头夫妇倒殷勤地扯住嘯秋和柳真清往屋里让。

口里叫道：“党代表。柳先生。党代表。柳先生。”

嘯秋说：“看他们多热情。他们是被剥削被压迫傻的。其实他们心明眼亮着呢。”

好在嘯秋早已派人收拾出了一间小房。摆了一张床，一只桌子一只椅子，房门框上装了一扇门，门后边还放了一只马桶。这些都是没收的地主的东西。

马桶是红木的，镶了银边，十分精致。柳真清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嘯秋说：“我看他们家没有茅坑，特意给你找来了这个。”柳真清不得不承认嘯秋替她想得非常周到。这么一想，离开马有良家的难受劲便好了许多。

嘯秋让柳真清坐着，自己打开行李铺床铺被子抖枕头，边干边得意地说：“你看我这个留学生怎么样？洋的土的，文的武的都能干吧？”

柳真清望着嘯秋忙活的样子，望着他英俊的脸庞——英俊是文涛用过的词，用得恰如其份——她无法想象他在主持肃清党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嘯秋。”

嘯秋回过头，看见柳真清绷着脸。他走过去关上了房门。

“嘯秋，这几天我一直在找你，我要质问你，可是，一旦见了你，我又无法质问。

但是你还是回答我几个问题好吗？”

嘯秋说：“只要我错了，质问也是可以的。你说吧。”

“你在抓人，是吗？你要重新分配土地，说他们分错了，是吗？你说党内军内有个右派小团体，要彻底肃清他们，你说反革命分子就坐在身边，这些都是你说的吗？”

“真清，这都是谁告诉你的，这是党内的机密呀！”

“外面都在传，全苏维埃人人自危。我还不相信呢，原来是真的了。”

嘯秋在小房间踱来踱去，猛然，他停下脚步，用手托起柳真清的脸，说：“为什么你光是听了些传言就又倾向那一边了呢？我真为你担心哪！”

柳真清心一惊，茫然了。

“你哪里懂得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这一片苏区苏维埃政府机构一直不健全，长期执行着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对我党危害极大。我作为一

个党代表，难道没有责任纠正和改造他们，以保护党的纯洁吗？”

嘯秋的理论又徐徐展开，从党中央谈到地方，从六届三中全会谈到四中全会，完全是给非党员柳真清上了一堂党课。

柳真清听完，眉头松开，说：“哦我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嘯秋说，“你这云开雾散的晴朗神态真是可爱极了，和十一年前的你简直一模一样。”

“别说这样的话，嘯秋。”

“为什么不能说？”

“因为你和壮父是好朋友，因为我是要和壮父结婚的。”说出了这句话，柳真清几乎为自己的勇敢感到骄傲。

嘯秋冷冷地坐在床沿上，冷冷地说：“你真的不知道我十一年前就爱你？那时候我恨不得把你劫持到法国去，你一点儿知觉也没有？你这个傻小姐，以为我喜欢的是文涛？你没看见文涛那幽怨的眼光？”

文涛的活与嘯秋的话契合上了。柳真清百感交集，头脑里热烘烘不知如何处理目前的关系。

“嘯秋你走吧。天色晚了，我想睡觉了。”

嘯秋从床沿上站了起来。柳真清以为他要去，抬起头来，却见嘯秋正立在面前。

嘯秋说：“记得那天吗？我给你去找鞋子。我把你的脚放在我的手掌里，我们不约而同颤抖了，记得那感觉吗？”

柳真清仿佛听见了“啪”地一声，她还来不及明白而她的感情已经决了口，嘯秋捧住了她的脸，挨住了她脸。有句话说：爱情就是皮肤的饥渴。用这句话就好理解柳真清了。一旦嘯秋的脸贴住了她的脸，一切都完了，剩下的只是熊熊燃烧的爱情。

临别时柳真清总算清醒了一点儿，怀着内疚的心情想到了严壮父。

“嘯秋，别伤害壮父！答应我，千万要保护他！”

“我答应你小乖乖，壮父是我们俩的好朋友，是个好军人。我会保护他的。你的要求我都会做到。”

12

一九三一年的初春气候不太好，偏冷，偏干。虫子在土里不肯出来。洪湖的农民在农历四月份还袖着棉袄的袖筒天天望天。到谷雨的前一天突然地毫无征兆地下了一场透透的春雨，雨丝是暖和的，还打了雷。一天一夜之后雨停了，日头出来了，夜里立刻就听到了唧唧的虫叫。接下来春意一刻浓似一刻，农民犁了地，眼看就要插秧了。

嘯秋决定不再等待。秧一插下去，田还怎么重新分配？嘯秋的笔记本上记着他找严壮父谈了二十七次话。重温友谊，开导启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已经仁至义尽。

戎马生涯已经将严壮父铸造成了一介武夫，脑子里铁板一块，他是不是以为老朋友老同学就不敢动他？他如果这么以为就错了。共产党人讲什么老朋友老同学？讲党性！

嘯秋在村里发现马有良挑了一担秧苗急急往田里去，他喝住了马有良。

“你的秧苗出齐了？”

马有良恭顺地答：“报告党代表，出齐了。”

“你是全村最早的秧吗？”

“是最早的。”

“你挑回去吧。”

“挑回哪里？请党代表指教。”

“挑回哪里随你便。今天不准插秧。”

马有良惨白了脸：“明天可以插不？”

“明天我会告诉你的。”嘯秋挥手示意马有良走开。他今天就解决问题。他今天就提供严壮父一个暴露的机会。他说：“去请严壮父师长及苏维埃全体干部，开紧急会议。”

严壮父在门口打草鞋，他的业余爱好就是打草鞋。他动了许多脑筋，把草鞋改进得既美观又耐用。马二年说稀奇，他爷爷打草鞋，爹也打草鞋，几十年都一种打法。严壮父说：“这就是知识的力量。知识分子一旦穿草鞋就会运用知识改造它。”

马二年说：“我很愿意做知识分子。”

严壮父纠正说：“做工农知识分子。”

紧急会议的通知就是这个时候来的。通讯员是严壮父的人，就汇报了嘯秋对马有良的行为。严壮父猜测嘯秋要拔他这颗钉子了。这片地区，顶他的只有严壮父，最有权的也只有严壮父，嘯秋拔他是早晚的事。

严壮父在赴嘯秋的紧急会议之前召开了红二军团第十八师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这批干部全是严壮父北伐时的部下，一听嘯秋要开会，个个都拔出枪要护驾。严壮父为了保全本师实力，下达了三条命令。他说：“第一：任何人不许跟着我去开会。第二：我出了任何意外不许谁去找嘯秋。第三：马二年从即刻起调到侦察连。他拥有我交付的特殊使命。可以擅自行动。”

大家啪地立正敬礼。

马二年哭起来，说什么也要跟着去开这次会。严壮父让两个警卫绑了他。最后严壮父朝他的部下行个非常正规的军礼。

会议室设在地主马道昌的祠堂里。严壮父迈着军人步伐迈进祠堂时，几十个干部都望着他，按常规，他来得太迟了。

嘯秋不动声色，心里说：好！你迟到！你给颜色我看！

党政军干部到齐之后，嘯秋作了措词严厉的讲话，彻底批判了本地区长期执行的非布尔什维克路线。最后宣布推翻已经执行的分田政策，从明天开始重新分田。

干部们面面相觑，最后的期待都落在了严壮父身上。

严壮父说：“依你该怎么分？”

嘯秋说：“不要依我，是依党的政策。”

“怎么分？”

“地主不分田，富农只能分坏田。比如马有良的田就该分给孙剃头。”

严壮父望着嘯秋，非常希望同他有几个目光的交流。嘯秋不交流。

严壮父说：“现在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你误它一季，它误你一年哪！明年我们吃什么？部队吃什么？”

嘯秋说：“路线错了就误了中国革命！看深远一点儿同志！”

严壮父气得发抖，心想嘯秋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一套呢？

严壮父说：“我不同意这个建议。”

“不是建议，是决议。”嘯秋一字一句地说：“严师长，我们不能再迁就

你。是你说过有土不豪，有绅不劣，对吗？”

“对。我开万人大会说的。这是事实。”

“反动。什么事实？事实是没有不吃鸡的黄鼠狼，天下乌鸦一般黑。”嘯秋甩出了厚厚一本材料，说，“看，这就是你的反动行为右派言论，是广大干部群众揭发的。我看了非常痛心。我作为你的老朋友老同学，我非常痛心。我一直帮助你，找你谈心，可你自恃军功，拒不认罪。看来你那资本家的家庭对你影响太深刻了，你没有——几乎从没有真正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一边。要不然，怎么会给地主分田呢？”

嘯秋将材料拍了拍，送到严壮父面前，逼近严壮父低声说：“要么你对我有私仇，故意对抗我。”

这次会议座位的安排是有预谋的。一般军方干部坐一块儿，党的干部坐一块儿，政府干部坐一块儿。嘯秋让工作人员将党政干部座位搬到了自己身边，军方座位摆在对面。

军方这次只来了严壮父一个人，那么嘯秋靠近严壮父低声说话时别人听不清楚。

严壮父不屑地说：“扯淡，我对你有什么私仇？”

嘯秋说：“因为柳真清。”

严壮父扭过头去不听。

“因为我把柳真清弄到了手。”

严壮父说：“你敢再说一遍这种肮脏话？”

“因为我把柳真清弄得了手。”

严壮父一下子弹跳起来，一手抓住嘯秋的脖子，另一只手狠狠击过去。嘯秋惨叫一声，捂着脸倒下了。

嘯秋成功了。严壮父当时就被扣留下来。在场干部无话可说。怎么可以无故毒打党代表呢？

13

重新分田使鸡鸣村陷于一片混乱。由于失去良田和秧苗沤烂让一部分地主富农悲痛欲绝，如丧考妣。马有良的老婆上吊被人发现救了下来，转眼间又一头栽进水缸里自溺了。

是那只叫迷糊的狗跑到列宁学校给柳真清报的信。

柳真清被这种罕见的死法震惊得张口结舌，说不出一句安慰马有良的话，光是跟着马家的人流眼泪。她又能说出什么呢？她答应过照顾他们的呀。

嘯秋对她解释说：“党的政策是对全中国人民的，不能因为洪湖鸡鸣村有个比较勤劳的富农而多订一条政策。对吧？再说我们的贫雇农被剥削阶级逼死过多少？他们死一个富农婆子有什么了不起。”

柳真清说：“人命总是珍贵的，我真怕听你这么说话。”

“那好。我不说这样的话了。在你面前，我只说你爱听的话，我的小乖乖。”

这一声小乖乖就把柳真清叫糊涂了。她眼前没有了马家的悲惨情景，只有爱人英俊脸庞和爱人的温情。那个时代的人普遍早婚，二十出头的姑娘还不嫁，街坊邻里就议论纷纷了。对读大学的富家女子，人们稍微宽容点儿。但像柳真清快二十八岁的女子，即便别人不说，自己心里也不舒服了。如今九十年代二十八岁都是大龄女青年，何况三十年代初期呢？年龄的确是个极

大的因素使柳真清一旦从了嘯秋就分外痴情，只看见他的优点，看不见他的缺点，对革命想得少了许多，对结婚想得很多。夜校也不是夜夜上课了，不上课的时候柳真清就坐在窗下绣枕头。这段短暂的时光在当时是令柳真清陶醉的，在后来的人生里，柳真清不敢回想，想起来就恶心，悔恨得直咬牙。

又是好几日没见着严壮父，柳真清在有意躲避他。红二军十八师那条通往鸡鸣村的小路是柳真清上学的必经之路，她宁可绕道而行，从坟地那边走。渐渐地柳真清有了心理准备，她想她和嘯秋的事总有一天要面对严壮父。还不如由她亲口告诉他，也让他明白她对他永远存着一份内疚一份歉意一份感激。

柳真清又从原路去学校了。她以为她会在路上遇到严壮父的，就像从前经常遇到一样。一连几天过去，不仅没见到严壮父，马二年也无影无踪。柳真清有些奇怪，只好硬着头皮去十八师师部。师部的战士用更奇怪的目光看着她说：“你还不知道？”

柳真清说：“别这样，我找严师长有重要的事。”

“严师长被嘯秋党代表逮捕了。”

“逮捕？”

战士冷冰冰地说：“开始是扣留。现在是逮捕。”

柳真清发疯一般在村里四处寻找嘯秋。嘯秋不在。她又回到十八师找马二年，马二年调走了。柳真清在孙剃头家中枯坐着。枯坐着从马有良老婆的死想到严壮父的被抓，女人的特殊感觉逐渐复苏了，她觉出嘯秋在欺骗她，蒙哄她。

黄昏时分，马二年幽灵一般出现在柳真清房间，穿的是老百姓的服装。

“你是马二年吗？”

“我是的。柳先生，我是来送您回沔水镇的。”

气氛很神秘。柳真清说：“这是干什么？谁让你送我？”

马二年低声说：“严师长。”

“他人呢？”

“他被逮捕了。他出事之前命令我见机行事送您回家。您是投奔他来的，现在这里很危险了，您必须马上跟我走。”

马二年不由分说，扯起床单做包袱，忽拉忽拉包裹柳真清的东西。柳真清拽着包袱说：“不行这不行，嘯秋还不知道呢。”

马二年说：“就是不能让他知道。为什么非要让他知道呢？”

暗地里柳真清忽地脸一红。

柳真清说：“就是走得再急，我也得见见严师长。”

马二年说：“严师长给关着呀。”

柳真清说：“不见我不走！”

马二年说：“好好。我这就去侦察一下，你包袱别解开。”

马二年走后，柳真清果然没动包袱。她感到事情不妙。

不一会儿，马二年回来了。一把一把抹汗。说：“嘯秋党代表把严师长押走了。是我表哥马癫子撑的船，表嫂说党代表吩咐不能告诉任何人，哪怕告诉了一个人都是死罪。”

柳真清问：“什么时候开船的？”

马二年说：“夜饭后。”

他们决定抄小路追赶。鸡鸣村有条小路直达白庙乡白庙埠头，而走水

路出去的船必须经过那里。柳真清对马二年十分自信地说：“我就不信嘯秋不让我接回严壮父！我坚决要接回严壮父！要解决问题在鸡鸣村也能解决！严壮父没有什么问题！”

马二年一听柳真清当着他的面直呼两位领导的姓名，句句话说得炒豆一般脆响，非常受鼓舞，去找了两头驴，领着柳真清直奔白庙乡。

往下的一幕不是每个血肉之躯的人都能经受得住的。柳真清却经受了。

在白庙乡荒无人烟的芦苇荡里，嘯秋正秘密地执行着严壮父的死刑。

严壮父被绑在一棵枯死的树干上。嘯秋和他的一个助手监督着刽子手。五个持枪的便衣呈扇形面对芦苇荡，瞪着大眼警戒着。

刽子手是请来的，马二年认识他，是硬肚会的一个土匪。这个土匪穿着一身香云纱褂子，腰间扎了条五寸宽的皮搭肩，绑人的动作十分利索干净。他绑好严壮父之后闪在一边，请嘯秋检查。嘯秋上来试了试绳子的松紧，说：“很好。”

嘯秋说：“严壮父，你我同学一场朋友一场，我知道你生要做人杰，死要为鬼雄的雄心大志，我成全你让你站着死。为革命节约一颗子弹，也算替你赎了一分对革命的罪过。你也死得其所了。”

严壮父被塞住了口，说不出话。他梗着脖子，怒目喷火死盯着嘯秋。

“开始吧。”嘯秋说。

土匪端上来一只瓦盆，满满一盆酒里浸透了一叠黄表纸。土匪向严壮父作了个揖，说：“好汉，我与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怪只怪兄弟吃了这碗饭。没办法，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人干。得罪了。”

土匪从瓦盆里捞起了一张薄薄的黄表纸，娴熟地蒙在严壮父脸上，然后慢条斯理再揭起一张，又向上蒙去，如此一张一张加厚着严壮父脸上的纸。严壮父的呼吸被憋住了，他吭吭地挣扎着，奋力扭动头颅，一双手抓烂了自己的衣服接着又抓烂了皮肤。当黄表纸糊到第十二层时，严壮父猛一阵冲撞，树干都摇晃了。嘯秋等人不约而同后退了一步。

土匪说：“没事。他断气了。”

严壮父的头耷拉下来，一双手深深插入自己大腿的肉中，他死了。

马二年的手被柳真清狠狠咬了两口也没松开，他一直紧紧捂着柳真清的嘴巴，生怕她哭喊起来。他们在芦苇荡中伏了很久很久。嘯秋一行上船离开之后他们还趴地上起不来。直到马二年认定没有了危险才松开手，可柳真清并没有哭，柳真清晕过去了。

作为共产党员的马二年被自己党内发生的这一切弄糊涂了，他苦恼得抱头痛哭了一场。

14

女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脆弱，一个柔弱的女人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镇定和坚强常常出人意料。

鸡鸣村是肯定不回去了。马二年准备送柳真清回沔水镇。严师长的死使马二年更加感到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

“不！我不回沔水。”

“这是严师长交给我的任务。他亲口对我说的呀。”马二年提到“严师长”三个字就泪如泉涌；

柳真清没有泪。她说：“我会听他的话，最终会回沔水镇办教育的。但

现在我要为他伸冤，我要找贺龙！找段德昌！找湘鄂西分局党代表夏曦！”

马二年望着柳真清半晌说不出话来。

“柳先生，这怎么可能？他们都不在洪湖，都往鄂西那边去了。”

柳真清说：“我去鄂西！”

“柳先生，成百上千里的路，那是大山区呀。”

“要知道，我这就动身去鄂西！”

马二年的豪气被激发了起来。

“柳先生，我送您去鄂西，我也要见大干部，要为严师长伸冤。”

“二年，你是战士又是党员，你得服从你们党的纪律，你得回部队去。”

马二年又哭起来，说：“我不想在党了，我也不回部队了，我搞不清楚革命了，我告完了状回到乡里种田去了。”

柳真清说：“这样也好。”

马二年陪着柳真清踏上了去鄂西的路。

鄂西是湖北与四川交界的山区，山势险峻，水流湍急。一进山区几乎无路可走，古人遗留下来的栈道悬在山崖边，木头早已腐朽，当地山民都不敢攀登。在那乱世里，更不用说大山区隐藏着多少毒蛇猛兽，江洋大盗了。

柳真清马二年这一行那艰难困苦的程度是怎么想象也不过份。他们走了整整一年。

这一年他们饿过，病过，冻过，迷过路，与野兽搏斗过，被强盗掠去过，被少数民族射伤过……世上的苦都让他们受了一遍。柳真清一个千金小姐，一个文弱女先生，哪曾遭过这种罪？好多次实在受不了就想跳下悬崖了此一生，幸亏有个马二年。

他们沿着红三军的踪迹穿过了鄂西的房县、保康、南漳，又从巴东守八崖渡过长江南下，一九三三年春天终于到达了鹤峰县金果坪，经过屡次整编后的红三军军部驻扎在这里。这时的贺龙为红三军军长，段德昌为红九师师长。

从去年秋天开始，柳真清染上了疟疾。断断续续迁延到春季还不见痊愈。到金果坪的这一天她又发了病。当马二年搀扶着她向一家山民求助时，山民问：“这是你奶奶还是你妈？”

柳真清听见了这话，闭着眼睛，泪珠直滚。

柳真清瘦得皮包骨头，脸上皱纹累累，皮肤上结满疮痍，头发脱落得半秃了。就是马二年都想不起她从前的模样来。

柳真清说：“贺军长肯定不认识我了。我得休息两天，恢复一下。”

马二年说：“好的。正好我可以先摸摸情况。”

伸冤雪恨的日子就在眼前，柳真清的心里燃起了希望。她在门口靠着晒太阳，有一次远远看见了贺军长。她喃喃地叫着：“贺龙。贺龙。”她竟像孩子一样，怀着一种即将吃到甜点的喜悦睡着了。她太累太虚弱了。她这一觉睡得非常美好非常踏实，睡了整整一天一夜，像死过去一样。

15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清晨，柳真清和马二年都以为这天是个好日子。

早上起来，柳真清认真地洗了脸，梳了头，借了房东大娘最好的一套衣裳。走到户外，春光明媚，漫山遍野是盛开的映山红。柳真清摘了一朵白色的映山红戴在鬓角，对马二年说：“待会儿我要告诉贺军长我在为严师长

戴孝。”

这天红三军在金果坪召开全军将士大会。几乎所有高级将领都到会。柳真清准备去会场上等着，大会一散她就走上司令台，她将对司令台的全部将领痛诉严壮父的惨死。

柳真清在会场后边的树丛中坐着，心怦怦乱跳。她很怕自己到时候缺乏跳上司令台的勇气。她紧张地默念着词儿，以至于党中央代表，湘鄂西省委书记夏曦的讲话她一句都没听进去。

蓦然，一声惊雷在她耳旁炸响，大会主持人用那洪亮的嗓音宣布：“把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押上来！”

段德昌五花大绑被推上台来。

段德昌叫道：“贺总！贺总！请求你给我四十条短枪下洪湖。三年以后，如果恢复不了洪湖根据地，我提头见你！”

夏曦一拍桌子，说：“段德昌，你还执迷不悟！洪湖丢失的原因就是‘肃反’不彻底！给你枪又有什么用？”

贺龙以军人的姿态威严地坐着，望着远方，一言不发，只是一口接一口抽他那特制的“雪前”。

柳真清全身一点一点地冰凉着。她虚汗直冒，耳朵轰鸣，她没听见枪声，光是看见有人举起枪，看见段德昌像舞蹈一样跳了起来，旋转着旋转着，以别扭的姿态倒下去，鲜血如同小溪从他胸口奔流出来。

马二年说：“柳先生，我们走吧。”

柳真清摇头。“我要看。”她说。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着好奇，仿佛她一点儿都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司令部下红九师的战士笔直地肃立着，他们征尘未扫，胜利的喜悦还没来得及表达，因为他们在段师长率领下刚刚击退偷袭军部的国民党匪兵。他们还以为开大会是庆功表彰呢。所有人的眼睛都和柳真清一样好奇得不得了。但战士们的好奇只是一瞬间的，紧接着他们愤怒了。他们顾不得司令台上夏曦的指责，全体摘帽，放声痛哭。

柳真清听到了像山雷一样滚动的红军战士的哭声，她真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哭，而不拿枪自卫，他们每人都有枪呢。

马二年也忍不住擤鼻涕抹泪。

柳真清说：“你哭什么？”

柳真清又说：“他们哭什么？”

马二年迷惑地看着柳真清。

柳真清说：“我觉得非常奇怪，你们都哭什么？你们也可以拿枪打夏曦呀。”

慌得马二年直摇手制止柳真清。柳真清咯咯地笑起来，马二年这才明白柳真清出毛病了。

柳真清这一下几种病症一起发作，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了。整日里不是发寒就是发冷，昏沉沉一点米水都灌不进。还一阵一阵大嚷大叫杀人什么的。眼看瞒不住，马二年就把他们的经历一点一滴都告诉了房东。哪知房东的儿子也是苏维埃干部，在“肃反”时也被处决了。大家抱头痛哭一场，房东开始竭尽全力医护柳真清。房东是个樵夫，很懂中草药。带着马二年进深山老林挖了一些药来，柳真清总算慢慢好了起来。马二年很担心她别的病治得好，疯病治不好，谁知柳真清没有疯。脑子清醒而冷静，就是营养不良，身体太

虚弱。

在养病的日子，柳真清想了许许多多。

山里人家少，清静。房东常进山砍柴采药，房东大娘就侍弄山坡上的几块菜地。这家也有一条狗，是只猎犬，哪儿稍有动静就据地作势，十分威武。它的名字叫花虎，柳真清常因它想起迷糊。

“二年，洪湖成了白区，你回不去了。往后你想做什么呢？”

马二年说：“还是想做知识分子。还是想当红军。就是不敢在党里了。”

马二年反问：“柳先生您呢？”

“我养好病回沔水镇。教书。我们家办了一个很大的学校。”

“也叫列宁学校吧？”

“不，叫萃英女子学校。”

“专门收女的？”

“对。”

“不收男的？”

“不收。还是女孩子好。还是萃英好。你看人怪不怪？从前我非常讨厌萃英，恨不得一下子逃出来。现在出来了，又巴不得一下子回去。”

柳真清苦笑道：“你说是嘯秋漂亮还是严壮父漂亮？”

马二年说：“我们师长漂亮。党代表长得像个女人。”

“是啊。现在我和你看法一样。但过去在武汉读书时，嘯秋真是漂亮人物。”

马二年执拗地说：“像个女人，屁股那么大。”

柳真清被逗乐了。

“人哪人，人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动物呢？”

明月在他们的闲聊中升上了山坡，树林变得好看起来。一个女大学生，一个只上过扫盲班的农村战士就这么探讨着人生的许多问题。平静地不紧不慢地躲在山里舔自己心灵的创伤。他们从不提及哪一个人的死。在这一点上，他们居然高度地默契。

16

柳真清有个预感：她这辈子总还会见到嘯秋。所以，她千方百计地保留着那支八音小手枪。一路上凡有风吹草动，她总是首先藏枪。她对这支枪的保护胜过了对自己的生命的保护。为什么呢？她不知道，她说不清自己心里的感觉。

就在柳真清准备离开金果坪的时候，传来了国民党十万军队围剿金果坪的消息。金果坪喧闹起来。老百姓夜里和衣睡觉，红军的部队在街上开过来开过去。

一天半夜，突然枪声大作，人马嘶鸣。人们从床上跳起来，背起包袱，赶上羊群往深山里钻。红军军部紧急撤退，一阵阵马蹄声响彻大街小巷。

柳真清突然看见了嘯秋。

嘯秋牵着马，和另外几个牵着马的干部站在路边商议着什么。嘯秋说话的声音急切响亮，一声声叫柳真清心里发颤。柳真清松开房东大娘的手，蹲下身假装提鞋子。人流立刻卷走了房东大娘和马二年。柳真清悄悄掏出了手枪，沿着房屋的墙根潜了过去。

柳真清站在离嘯秋几步远的屋檐下瞄准了他的背后。只要她轻轻扣动

扳机，这个流氓、骗子、刽子手，假革命——这全是柳真清为嘯秋下的结论——就在世界上消亡了。

柳真清的双手直哆嗦。她努力不去想“杀人”这个词。她鼓励自己要镇定，开枪！

她命令自己的手：开枪呀！

嘯秋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他突然转过了身，当他看见一支枪的枪口正对着自己，一张脸立刻极其恐怖地扭歪了，嘴唇往下撇着，似乎要哭要哀求。柳真清在这一刹那发现嘯秋是那么地丑陋。她毅然扣动了扳机——不料，子弹卡膛了。嘯秋教她打枪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夸耀过这种手枪的优良性能，说它的卡膛率是万分之一。这个万分之一竟然由天送给了嘯秋。

柳真清甚至没有打算迅速排除手枪故障。她闭上眼睛等待嘯秋的子弹射进她的胸膛。

但嘯秋根本没有拔枪，他趁柳真清发愣的机会翻身上马，飞奔而去。

嘯秋在这一刻根本没认出柳真清。他只想躲开刺客，他得罪的人太多了。但他跑出一段路后忽然记起了那熟悉的小手枪，还有持枪人那一双眼睛。他调转马头回到原地，柳真清已经不在。嘯秋想：好毒辣的女人！她妈的！

嘯秋一路上还不停地想：她怎么到了鄂西南？还想：她为什么要杀他？

柳真清成了嘯秋一辈子的悬念。

在这个混乱的夜晚。柳真清和马二年从此失散了。

又是一年后的春天，柳真清回到了沔水镇。她选择天色昏暗的傍晚进的镇。她敲开家里的大门后，饶丑货在门缝里看了她一眼就想关上门。柳真清说：“我就知道你认不出我了。”

饶丑货再一端详，大惊失色。柳真清拍拍他的肩说：“别叫别叫。”

黄瑞仪晚饭后正看报纸。她穿着一件黑缎子背心，手腕上戴的是她家祖传的玉镯。

一只丰肥的麻猫儿在她脚边歇息。

柳真清叫了一声：“母亲。”

柳真清回家了。家里一片欢腾。仆人们围着她忙得团团转，一口一声“柳小姐”，边叫边笑边滴答眼泪。柳真清洗完澡，换上从前的绸旗袍，在穿衣镜前站了许久。这个女人就是她吗？

在柳真清不到一周岁的时候，黄瑞仪东渡日本。那时节海禁初开，两湖总督张之洞大力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批批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况且到处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吃官饭，坐官船，还问官家要盘缠。黄瑞仪是京师女大学生中的拔尖人物，毕业时全校名列第五，哪儿经得起留学热潮的冲击？脚一跺，放下孩子就走了。

后来黄瑞仪回国，先在广东教育界工作了一段时间。待她回到湖北家乡沔水镇创办萃英女子学校的时候，柳真清已经在武汉读书。

这母女俩在一块儿相处的岁月太少了。所以柳真清一直对母亲深怀隔膜。黄瑞仪从不强求女儿。她等待着。她想等女儿结婚生孩子以后就好了，所谓“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嘛。

现在柳真清虽然没结婚没养儿，但她一步跨越了鸿沟，见到母亲的第一眼就觉得母亲格外地亲。

柳真清贪婪地喝着饶丑货为她烧的鱼汤，黄瑞仪坐在旁边一动不动望着女儿吃得很香的样子。这是母女俩从前所没有的情形。从前进餐都是很礼

貌很规矩，谁先吃完谁退席。

柳真清母亲笑一笑，伸过手去捏了捏母亲的手。

柳真清说：“母亲，过去您一直希望我接您的班，办好萃英，我过去不懂事。现在我想好好干了，您同意吗？”

黄瑞仪说：“太好了！谢谢你，我的孩子！”

黄瑞仪指指头发，说：“我白头发都有了。该歇口气了。现在局势仍然不好，但风气总归还是开明了许多，你要用《妇女解放歌》做朝会歌我不反对。”

“不，母亲。”柳真清说：“还是用《朝阳东升》。《朝阳东升》很好。”

柳真清坦率地告诉母亲，说她暂时不想谈自己这几年的经历。黄瑞仪说：“当然，没人要求你谈，除非你想要人听。”

黄瑞仪说了这话之后还是迟迟疑疑不离开柳真清的房间。借故说些不相干的闲话。

柳真清说：“母亲你有什么事吧？”

黄瑞仪说：“你会去看文涛吗？”

“肯定会去。明天就去。”

“那我说了你可要沉住气。文涛死了。”

文涛在柳真清回来之前三个月吞鸦片自杀。为的是吴梓又娶了第二个妾。

17

第二天柳真清还是去了文涛家。

柳真清买了一至香，采了自家花园的一束鲜花，她要用这中西合璧的方式祭奠她这位具有中西合璧思想的女朋友。

吴梓正在家度假，偎在他臂弯的是他的第二个妾，一个娇小玲珑的瓷人儿般的少女。

柳真清跪在文涛的遗像前默默倾诉自己这五年来的遭遇。她用鲜花围绕着文涛的灵牌。她长久地跪着不肯起来。

文涛的遗像是她自己在遗嘱中指定的。穿着男子的西装戴着礼帽，女扮男装，分外地俊俏。可能她的意思是作为女人，她失败了，下一辈子她想做个男人。

吴梓再三地劝柳真清节哀，请她到书房坐一坐，喝杯茶。柳真清说：“看来你的蜜月还没完。文涛尸骨也未寒哪。”

吴梓长袍马褂，温良恭俭让的模样。他双手一抱拳，说：“柳小姐，您拿话刺痛我了。我实在是很爱文涛的。说心里话，她是很会做女人的。只是她一直没有生育我才娶妾的。总不能让我吴家断后吧？再说这娶妾算得了什么，还是现在风气不同了，从前还不休了她？”

柳真清说：“告辞了。”

一个争强好胜的美貌妇人算是白死了！柳真清想，她将在萃英女子学校灌输一种思想：女人不能自杀。从萃英女校出来的人自杀就是犯罪！

18

当历史行进到七十年代末期的时候，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红军来到沔水镇要找柳真清。

柳真清一眼就认出是马二年。

马二年已经变得十分罗嗦。好半天才说出他的中心意思，说那次的事早平反了。

段德昌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发的第一号烈士证书。

柳真清马上尖刻地说：“段德昌没死，他得了？”

马二年说：“他家属得了嘛。”

因为写回忆录，马二年得到了李淑一赠送的一张柳直荀的像片。李淑一女士在丈夫像片的背后写了一句话：看，他那双原本充满智慧的眼睛，此刻放射着仇恨的光芒，盯着他的老同学夏曦。

柳真清说：“哪个柳直荀？是不是‘我失骄杨君失柳……吴刚捧出桂花酒’的那个柳？”

马二年说：“就是就是。也是在洪湖被杀的，你见过他的，他来鸡鸣村开过会。”

“我不记得了。”

马二年说：“怎么记不得？”

“现在平反干嘛？优秀的人都死光了。”

马二年愣在那儿，比较尴尬。陪同来的政府接待人员赶紧说：“马老马老，该回宾馆吃饭了吧？”

柳真清说：“他就在我这里吃住。你们走吧。”

大家相视一笑，走了。柳真清的古怪早已闻名沔水镇，谁也不与她计较。

晚上，柳真清让马二年陪着去了襄河边。她从箱子底下拿出锈迹斑斑的八音小手枪扔进了河里。她一直认为也许会用得上的。

在回来的路上，柳真清向马二年介绍了萃英女子学校旧址。现在是一座养猪场。她指着一条干涸的河道说：“这就是泼皮河。我早就想好将来要把手枪扔进泼皮河里，但十年前它就干了。那把手枪扔进泼皮河倒还是比较恰当，你说呢？”

马二年说：“扔哪条河都一样。”

“唉，你还是没文化。”柳真清说。

柳真清终生未嫁，对男性一概冷淡。以致于连男女混杂的学校她都不愿任教。沔水镇人都背后议论说她是因为年轻时情场受挫所致。只有柳真清认为自己绝不是什麼情场受挫，她认为严壮父不是为了她，嘯秋也不是为了她，男人有他们自己醉心的东西，因此，这个世界才从无宁日。将永无宁日。

一九九二年五月五日上海

有土地，就会有足迹

我走了那一步，

它使我的良心

感到了

永远的欣慰。

——小说中一个人物今天的话

一段开场

教训多得溢出来了：忠心耿耿的保管员朱老头为了守住队屋门口那棵老梨树上的大甜梨，把竹床扛到梨树下过夜。半夜里，悄悄摸过来几个人，连竹床带朱老头一起给移到了旁边的圆口粪坑上，梨树枝摇动的声音惊醒了朱老头，他赶紧翻身下床——咕咚一声，朱老头溜到粪坑里了。牛粪像泥沼一样软软陷住了保管员的腿。

“救命啊——”保管员嘶叫。

几条人影轻飘飘打他面前过，嚼着梨，叽叽哝哝笑，说：“……不要紧，不深……”

“稍稍冷静一点儿，就爬上来了……”

咳咳，听声音还有女的，这不是知识青年会是谁？

自从知识青年下放到这里以来，朱滩大队三天两头丢鸡；河湾里的菱角说是明天可以摘了，可一夜之间全没了，就像自动沉到河底去了。还有，知识青年们的肚皮大得无边——“队长，没米下锅哪。”他们说。可是每人每月定量是足足五十斤大米，外加分些红苕、土豆什么的；他们烧柴就像烧窑，一个姑娘洗几根头发要用杀一头猪的开水，咳咳！

朱滩大队分管知青的副书记在公社死乞白赖争招工名额，说他们大队的知青能吃大苦耐大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心红眼亮政治觉悟高（事实上也如此，他们在白天干得的确不错）等等，到底让公社领导听进去了。几次招工，公社高抬了贵手——都走了，县城的和武汉市的都走了。那些年轻人高兴得把衣服，除了身上穿的之外，统统送给了农民，而朱滩大队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一夜之间少了六十多只老母鸡。够了！

朱滩安宁了一年多。

这是一九七五年，正月十五刚过。几天的小雨一停，冷风一吹，成了冰凌世界；四处都是亮晶晶、光溜溜的，杨柳枝不胜重裹，喳喳折断了腰。

公社的通讯员小黑子骑自行车到朱滩来，一路数不清摔了多少跤。他闯进炉火熊熊的大队部干部办公室，把正在研究工作的干部们吓得一跳。

“这么冷的天气，你来干嘛？”

“就是！芝麻大点儿事也是紧急任务，盖个红巴巴，叫人跑断腿……”小黑子通红的鼻尖差点掉出了一颗清亮的鼻涕珠子。

“搞水利？”

“民兵训练？打靶？”人们猜测。

“别慌，呃，让我先暖和过来……也没什么，要你们——接受几个知识青年。”

“啊！”老保管员瞪圆了眼睛。

“公社党委根据上头的精神决定，”小黑子一边掏文件一边扼要地流水一般地背着文件内容，“……因为朱滩管理知青有方，曾取得过很大成绩；又因为本公社各大队湖多田远居住分散，招工后剩下的知青分散住在各个大队不……不太好吧，所以，要把他们集中在几个大队。其中有五个分到朱滩。过了春节，即来报到。……都是本县城的……表现还可以。”

老保管嘟囔道：“春节早过啦，这也该有个期限：过期作废。”

书记沉着脸说：“在各大队有什么不大好？什么意思？应该自食其果嘛。”

小黑子招手让大伙凑近点儿，透露了一个不可外传的消息，说有一个

女知青一个人住一间屋以后，就勾引了一个公社干部陪她过夜。这是不是不太好？出了问题谁负责？最后，小黑子的一句话播到了每个人的心窝里，“看看吧，这个丫头可是分到你们这里来了！”

小黑子走了。凭大家伙怎么掰也掰不开他的嘴。他死活不肯说出那丫头的名字，因为这关系到某位公社干部的名誉。

书记挥手制止了长吁短叹，请各位想想办法。

还是人聪明，人多智慧多。不一会儿，办法就拿出来了。首先肯定一点：这次是哪一个小队也不肯接受的，得让知青们单独生活才行。

在大队土地的边缘，靠近汉沙公路的那块儿，不是有一片尽是水塘洼洼（人们叫它婶婶湖），长满了野草和杂树的柴湖林子吗？手扶拖拉机辛苦一下，不是可以开出几块地吗？虽说那儿远离大队的人家湾子，但离汉沙公路近，知青们是非常乐意这一点的。

快吧，赶快调动劳力在那儿盖栋房子，让知青们一来便住进去。于是，紧接着出现了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得派一个贫下中农当他们的队长呀。人们又开动了脑筋。

“铁柱子。”

“不行。太年轻了，里面有个骚丫头呢。”

“朱良有。”

“不行。老实巴交的，压不住槽。得要有文化、见过世面的。”

“……不行。”

“……不行。”

书记一直在瞟着民兵连长朱仲贤，看人们都不中要害，启发说：“依我看，可以派一个有魄力的党员干部嘛。”

“我去吧。”朱仲贤站了起来，保持着部队的作风：挺得笔直，表情严肃，语气果断。他身子骨高大健壮，眼睛凹在眉骨后，闪着冷峻严厉的光，看上去四十多岁。大概是黑森森的连腮胡子遮住了他三十五岁的实际年龄。

“好！”众人喝彩，卸下了千斤重负。

老保管骄傲地命令儿子：“狠狠教育那些个偷梨贼！树歪要别，人歪要整！”

民兵连长漠然一笑：好个差事！这就是平日管得宽。过于认真的结果。这么一来，今后大队的任何计划、调拨等等就无法多过问了。既然你书记让我抓一手刺，好！那就正好让你看看。民兵连长拿过了名单。上面写着：

欧光星 男 二十四岁

吕 伟 男 二十一岁

赵罗娜 女 二十岁

秋伟宜 女 二十岁

容小多 女 十九岁

——五个，好，来吧！

1

半个多月的工夫，不仅田整出来了，房子，不是一间，而是一栋（拐着弯的一栋）也盖好了。朱仲贤让劳力们统统回湾子，独自一个人完成刷墙壁的任务——他要消磨时间。还来不了，这帮散兵游勇。

“你以为他们和你一样急？人家在县城里过得正舒服哩，看电影，逛商

店；——他们的春节起码有三个月。”朱仲贤提着石灰水进进出出，自己给自己消火气。

又过了一个星期。

朱仲贤一拳擂在桌子上。这世界上简直没有方和圆了！等着吧，非把你们剋得头昏眼花不可！外加扣工分！要是在部队，他朱排长完全可以给你们记大过处分。这季节不等人哪，眼看就要春播了。水田就这么巴掌大的几亩，可以不育早秧，到时候便去大队扯点秧苗来；可这十来亩棉田得靠自己做营养钵^①才是啊！朱仲贤急得咬牙切齿，只好一个人一趟趟从湾子里往柴湖林子拖渣肥。coc1^①营养钵：是播棉籽的一种方式。coc2

这天下午，朱仲贤爬土坡时，板车骤然轻松。上了坡，五个新鲜得跟刚出塘的鲤鱼一样的知青来到他跟前。两男三女，不错！你们来了！

“大伯，”一个水灵灵的姑娘，露出两颗稚气的虎牙问他：“请问您老，柴湖林子在哪儿？知青的房子您老知道不？”

成了“大伯”，朱仲贤不好发脾气。可别多望她，这丫头的脸蛋像熟透了的桃子一样诱人。

“你脚下就是柴湖林子。往前，上那个坡，就看见房子了。”

“嗨，好嗓门！”

漂亮丫头朝她的伙伴们做了个鬼脸，挽起另外两个姑娘的胳膊往前奔。

“等等，喂，我说等等，别拉，……哎呀，我的鞋子掉了。”一个细瘦的姑娘，掉了一只棉鞋，穿着花尼龙袜子的脚在地上乱踮；她的声音好听得跟小鸟唱歌一样。

男孩子们到底稳一些，和朱仲贤并排走着。

“您别见怪，她们天生就是这种样子。”其中一个帮朱仲贤拉着车把，对他说。朱仲贤看见了和自己一般高的年轻人淡黄的胡茬子；另一个穿着一件到处绽露着棉絮的毛领短大衣，衣襟上一颗扣子也没有。他两手一直插在斜口袋里，小胡须下的嘴唇撮着，吹着口哨，一双小绿豆眼四处逛荡。朱仲贤不满意地观察着自己的队伍，盘算怎么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他的经验是：头炮很重要。

三个姑娘蹦蹦跳跳爬上了土坡，站住了；几条胳膊乱舞着，指指点点。又是那丫头，回过头来叫道：“快来呀，你们，欧光星，这儿真美，美极了！哦唷，像一幅国画。”

朱仲贤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那么，这个吹口哨的小胡子就是欧光星了。他不屑地耸了耸肩，对身边的伙伴说：“瞧，吕炜，倒是记得我。”吕炜烦躁地扯开棉衣领子，显得心事重重。

板车顺着树林里的一条斜道滑下去，轻轻松松小跑一阵子，正好停在禾场的一头。

这里确实是个妙不可言的地方。本来是有些荒凉，可是经人的手一指点就变了，你看，房子前面是比篮球场还大的禾场，是朱仲贤用一车车黄土掺沙土拍平的；禾场前面慢慢溜下去，接上一片草滩，草滩上几株小垂柳；再往前就是婶婶湖了。别以为婶婶湖只不过是一个大水洼串几个小水洼洼，正如书上说的那样：它别有风味。远处是田，是一望无边的仿佛熨斗烫过的平展展的江汉平原。房子后面有条小路，穿过一片杉树林和一座半塌的砖窑，十分钟左右就上了汉沙公路。

朱仲贤不止一次地坐在土坡上看这个地方，就像它是他刚刚生下来的胖娃娃。

五个知青在禾场上乱窜。

“嘿，我们的房子这么大？”

“……一个四方框框，活像个小小的机关单位。”

“可……这么多房间，妈呀，我们加个队长也只有六个人。”

“队长就没有老婆孩子？爹呀娘的？说不定还有老叔子啊二姑娘啦……农村人就是亲戚多。”

“倒也是，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一人一间，帅！”

这些毫不顾忌的大声议论刺痛了朱仲贤的心。他没有孩子，老婆死得太早了。是的，是他要求大队修这种房子的，只要他往院子大门口一站，每一扇房门和窗户都逃不出他的眼睛；他留出了大大的仓库、工具房，他要让这里出粮食和棉花。这是朱仲贤对大队书记提出的理由，也是他能够公开的理由；不能公开的呢？朱仲贤心里打算：知青迟早总会走的，留下这房子，办个农科所，自己蹲它一辈子。

一个姑娘注意朱仲贤了。这是个宣传画上画的知识青年的典型模样：齐耳短发，圆脸盘，大眼睛，一身洗白了的军装，军用球鞋系得利索精神。她说：“吕炜，书记不是说队长在这儿吗？”

朱仲贤放下铁锹，摘掉了头上扣的“狗钻洞”^①，搔了搔平头，整整旧军衣领上的风纪扣——其实风钩早没了，阔

248 步走到禾场中央，大声说：“集合！”coc1^①狗钻洞：一种纱织的直筒帽子的俗称。coc2

还兴集什么合，知青们一愣。不过到底都当过学生，尽管愣了一刻，还是走过来自动排成了一横排，只有欧光星一个人弯着腿斜站着，毫不掩饰他嘲弄的笑，看样子，他们都想笑，都使劲憋着。朱仲贤恼羞成怒。很明显，他们笑他是个乡巴佬还喊什么口令。

等着瞧吧！

“我就是你们的队长——朱仲贤，你们的春节可真长啊！谁叫赵罗娜？”看吧，一个个马上收敛了。

“我。”漂亮丫头左右瞧瞧，迟疑地出了队列。

朱仲贤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厚厚的信封扔给她。

“好哇，人还没来，信就到了。”

“还有什么？”

“有什么？在我这里，不许干过分的事！”朱仲贤就抓住了这个靶子。他说：“对不起，我当了十年兵。对纪律、作风是绝不含糊的。你们既然来接受再教育，就应该想到要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上磨炼，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锤炼成真正的接班人。”朱仲贤停了停，观察反应。没反应，老兵，油条了。他想，说多了反而不好。来点儿实际的。

“你们的行李都在大队部吗？”朱仲贤转了一个话题。“是的。”马上得到了回答。

“我们这就去拖回来，顺便领回油、盐、菜、米等等。现在先进屋去，我熟悉一下每个人的姓名。干事没头不成，大家抓紧时间先选出队委，再讨论一下还需要哪些东西；然后队委分派人，出去的去，分房的分房，厨房点起火，准备做饭。有意见吗？”

“可以哪。”

“就这样吧。”

“挺好的。”

反响热烈。

乱哄哄了一阵子，队委选出来了：吕炜是副队长；秋伟宜，那个朴素的圆脸姑娘是妇女队长；赵罗娜是宣传兼生活委员；欧光星是会计；掉鞋子的那一位——容小多是记工员；——人人都是官。有什么办法，机构必须健全。

下一个问题是还差什么东西。

“哎哎，”欧光星的手总算从斜口袋里抽出来了，“搞条狗来怎么样？”

“狗？不不，不要！狗咬人！”容小多夸张地尖叫；赵罗娜表示赞同：“对了。狗有狂犬病，据说咬了人，人就会死亡，而且没法治疗。”

“娇得冒腥气！”欧光星叭地点燃一支香烟。

吕炜拿出了当家人的姿态说：“我看可以喂条狗，这里只有我们一家——”

“就是不要！”赵罗娜挑衅地冲着吕炜说。吕炜的脸上显出难以掩饰的痛苦和茫然；秋伟宜飞快地扫了这两人一眼，说：“这是干啥？有事大家商量着办。我提议喂只猫，我们倒是要防老鼠。”

意见得到了统一。

“要一只雪白的，朱队长。”容小多紧跟在赵罗娜后面说：“要叫得响亮的。”

欧光星怪笑了一声，容小多横他一眼，说：“免得我们寂寞嘛。另外，给我买一副鞋带，黑色的，不是那种最长的，是中等长短的；……还有，替我买一对勾勾，裤子上的。——”

“荒唐！行了，小多！”秋伟宜蹙起了眉头。

2

都三月中旬了。婶婶湖边垂柳枝条上正舒展着鹅黄色的嫩叶儿。可是，寒流来了。

真利索，收音机里话音一落，田野里的风就呜呜吼了起来，气温表上的水银柱刷地掉下好几格。

秋伟宜又到禾场上张望了半天，猜不透为什么田里的伙伴们还不回来，他们的衣服都穿得不多，莫非这朱队长真是石头做的？

老套套，轮流烧饭，秋伟宜是第一个。事情总是开头难。灶台、厨柜、水缸，把她都转昏了。现在总算把厨房收拾得样样俱全，井井有条。当伙伴们吃上可口的饭菜时，个个都说爱她；惹得朱队长也抽了抽嘴角——模样挺像笑。秋伟宜只觉得累，倒没觉得难。她是吃食堂长大的，从没亲手做过饭菜，但是四年前，一群姑娘站在乡下的大锅大灶前畏首畏脚时，她过去操起了锅铲、菜刀，点燃了灶膛；一会儿，饭香菜美。她觉得这都是自然会做的事呀，她只有一桩难事：写诗。

秋伟宜的小木箱里锁着一大迭稿纸，上面画满了长短句，删节号和惊叹号，可是全不能确切地表现她所要表现的情感：宗旨即做一个高尚纯粹的人，——做家务比起做诗来算得了什么！

天上没有云朵，是一整块毫无光泽的灰布，灰布低得好像就晾在树梢

上。风还在刮。

伙伴们还没有回来。秋伟宜估计要下雨，说不定雨后还会有冰冻。她想得多挑点水蓄着。

朱仲贤果然像石头一块，在气候骤然变冷的情况下纹丝不动。他给每个人下达了做五百个营养钵的任务。简直把瘦得柳条儿似的容小多也当壮劳力使了。

冷风穿透一层层衣服，收干了皮肤上的热汗，接着就侵入肌肤，刺向骨子。欧光星的忍耐到了顶点，他拣了根草绳，把破大衣拦腰系紧，又竖起只有几根毛的毛领，缩得只剩下鼻尖翘在外面。吕炜把他的手从袖筒里拉出来，等朱仲贤一走开，他又筒起手，用胳膊时和脚歪歪扭扭地搬动营养钵的铁模子，做出来的不到一分钟便成了一盘散沙。

一颗水珠滴落在朱仲贤前面的细土上，他这才慢腾腾抬头望天，顺势也望了望他的队委们。赵罗娜的手脚都不灵便了，脸蛋发紫；嘴唇不知是在哆嗦还是在抱怨；哪里是在下雨，是容小多走过这里洒下的；她冻成一团，跪在地上和土，一面叭嗒叭嗒地掉泪；吕炜在帮她赶任务。朱仲贤知道考验应该到此为止了。说实话，他们没有抗议——比他估计的要好，虽然照理说，在农村干了三、四甚至六年的人不应该这么窝囊。朱仲贤宣布收工，并说不留下工具，下午休息；田野里立刻响起了轻轻的欢呼声。

大家都在跑。吕炜赶上赵罗娜，把自己的上衣塞了过去。赵罗娜站住了，娇憨而又傲慢，说：

“谁要你的嘛！”

“罗娜，别任性，我有什么不对么？”

“哦，这么说是我不对罗？”赵罗娜冷得牙齿磕磕作响，愤愤地说：“我说，我们也该结束了！”赵罗娜旋风一样跑了。伤脑筋啊，这恋爱，都说出了这样的话！吕炜闭上了眼睛。

赵罗娜追上了躲在欧光星身旁的容小多，可欧光星块头也不大，和赵罗娜一样高：一米六十六公分。容小多有一米七十呢，所以她的头发在空中无遮无挡地飞舞。赵罗娜发现吕炜的上衣还抱在自己怀里，顺手就披到容小多头上了。容小多立刻在下巴那儿拽紧了衣服。

“好……多了。谁的？”

“……少废话……舌头冻坏……了。”

三个人一起冲进厨房，差点儿撞垮了门。什么都不顾了，都往灶肚子上贴。等缓过一口气来了，容小多沮丧地说：“妈呀，有点儿热的喝吗？人呢，烧饭的师傅呢？”

“干嘛去了？妇女队长——”赵罗娜叫起来。

欧光星揭开锅盖，热气一扑，“姜汤！……小丫头们，别发神经，秋伟宜熬了姜汤。

来，喝哟。”

这时的秋伟宜正蜷缩在棉被里发抖。她挑第三担水时，风把她从跳板上刮倒了。幸亏婶婶湖岸边都是浅滩，要不，秋伟宜可能就难得回来了。

天纷扬了一阵小雨，竟然下起雪来。

晚饭后，吕炜抄起扁担去挑水，他一看，水缸都是满的。

“你挑的水？”吕炜问坐在灶台上吃锅巴的欧光星。欧光星说：“我？这对宝贝水桶比我还重呢。”

“是我。”秋伟宜推开欧光星，扫着灶台。

“你疯了！”吕炜吃惊地打量秋伟宜。

秋伟宜是三个姑娘中最矮的，虽不像容小多那么瘦，可也远不如赵罗娜丰满结实；除了脸是圆形，其它全是扁的，像条比目鱼。

“以后再也不许你动水桶了，这是我的事。”吕炜说，“你照顾好赵……她们就行了。”

秋伟宜抬起大眼睛上帽檐一样的黑睫毛，若有所思地望着吕炜点了点头。欧光星走过来，慢吞吞地说：“如果……吕炜不在，叫我一声就行了。我这个人发现不了问题，反应迟钝，我小时候得过脑膜炎，……不，大脑炎。”

吕炜居高临下把欧光星的帽子撸到了鼻梁上。

晚饭一过，天就昏黑了。小雪花在柴湖林子飘洒。知青队每间房子的每扇窗户下都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总像有人要推门而入，总像要发生什么事情。秋伟宜怀着这种预感，披着军大衣坐在灶前。水烧热了，只等伙伴们舀去洗。

秋伟宜用火钳在灶膛里扒拉，把通红的棉梗堆在当中，用两边的灰往上盖：这样，明天的灶膛扒开还是热的，好烧多了。一只毛色漆黑的小猫偎在秋伟宜腿弯边，恬静地打着盹。它叫“非洲人”，是秋伟宜起的名字；她反感什么“丽丽”“花花”之类花里胡哨的名字，而赵罗娜却喜欢，硬说生活需要浪漫的情调。她们为此争持不下，最后各执己见。当然，还是“非洲人”赢了。因为大家都愿意叫这个名副其实的名字。

门吱地一响，赵罗娜侧身挤了进来，提着一只塑料小桶；容小多胸前抱只脸盆，影子一样跟在后面。本来是一个人住一间房的，容小多却搬到赵罗娜房里去了。

“来，‘非洲人’，咱们和好吧。”赵罗娜亲昵地唤着“非洲人”。她认输倒快。

她所说的“和好”的意思是指朱队长带来一只黑猫而偏偏不是白猫时，她踢过它一脚。

那是气朱队长故意和她别扭。赵罗娜一想起当初的那一声“大伯”，后悔得舌尖直冒凉水。至于对“非洲人”本身，赵罗娜倒没什么恶意。

容小多说：“你看，它理都懒得理我们。”

“我这里有糖，逗逗它。酥心糖呢，我们先吃了再说，给——”赵罗娜送了一颗到容小多的嘴巴，又对秋伟宜说：“给你——”

“别扔，”秋伟宜说出口，糖已到了怀里。她平时不爱吃糖，就说：“我不想吃糖，给，罗娜，别浪费了。”

“我不要了。你不吃扔到灶里去吧。”赵罗娜一边说一边抱过“非洲人”，把一颗糖往它口里塞，“吃嘛，别这么不知好歹！”

秋伟宜猛地站起来，但她没吭声。从某种角度来说，秋伟宜很喜欢也很善于争论。

但指桑骂槐她不会。她觉得这是一种低级的做法。她拉了拉大衣就出去了。

从什么时候起？高中？——大概就是。秋伟宜从那时起就看不惯同年级的女同学赵罗娜。

赵罗娜漂亮，鲜艳，女中音唱得不错，吉它弹得不错，素描画得不错；不错，的确是多才多艺。但是，人总不能太那个……狂妄自私……恨不得把

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还要明白自己是女性，总不能那么卖弄。自然，秋伟宜也发现赵罗娜看不惯自己，这她就找不出原因了。大概就是彼此性格不同所致的吧。这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的。

“算了吧，伟宜，不值得生气。”

秋伟宜一点儿都没察觉到容小多尾随在身后。她没有理睬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四合院笨重的木栅门哐地锁上了，是朱队长在锁门。他推行的是宵禁政策。住的方向是男女各三人，隔着院子住对面。另外一侧是仓库，一侧是厨房，他以为这样是能保证安全的。没料到，大门刚锁好，厨房里就传出一声尖叫，同时，什么东西被推倒，铁瓢哐啷落地等声音轰然大作。

秋伟宜的预感应验了。她抢步出门，厨房里已响起了朱队长的雷鸣。“我要关你们的禁闭！吕炜，去给我写检讨！去！”

3

哈哈哈哈哈，啊哈哈……没有一个人没有笑。在微明的婶婶湖边，突然爆发出的大笑划破了黎明的静寂。

本来这日子，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是能够博人一笑的。加上双播又要开始了，朱队长吆喝出工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可今天……

今天天刚蒙蒙亮，几个人还是迷迷糊糊的就跟着朱队长出工了。他们带上镰刀和秧架子，要去大队的田里割紫苜蓿。

朱仲贤是个最没风趣的人，他自己也知道。所以最忧虑和知青们一起走远路。他没话讲，他们也统统不出声。他想，一定得设法打破这种僵局。不然，他就会老被他们蒙在鼓里。

“吕炜，秋伟宜，你们看，我们那几亩水田割几担紫苜蓿才好？”朱仲贤本是无话找话说，却把两名副手考住了。

“这……这要看每亩下多少合适……”

“就是……”

突然，欧光星跳起来大叫：“有鬼！哎呀有鬼！”大家都被他吓得一跳。欧光星把镰刀丢在一边，提着裤子的皮带扣惶惶地说：“衩呢？我裤子上面的衩呢？”他已经顾不得有女伙伴在场是否得体；因为男式制服裤的前面中间肯定开有一道衩，然而他的裤衩肯定是没有了，他拉给伙伴们看。

“我的衩呢？”

“呀，”秋伟宜不禁脱口而出：“是我的裤子。你错收了我的裤子。”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裤腰，生怕自己的衩也错了地方。这一下，大家像中了魔一样爆发了久久持续的哈哈大笑。

吕炜是最后笑的，可他一笑起来就止不住，而且笑声也异样了。他离开大家，面对婶婶湖狂笑，比哭还难听。朱仲贤一下子垮了脸。这不吗？最能干的一个就是这种熊样子。多大一把年纪，就和姑娘闹事。检讨还没交又这么发傻。

“吕炜！过来！检讨写好了吗？”

没料到吕炜转过身，双手撕扯着衣领，“检讨什么？去它的吧！”他像小野畜一样龇着牙齿，“我……赵罗娜，在大家面前，你敢理直气壮地到我这儿来，坦然地望着我吗？”

“傻！”赵罗娜说，镇静地走到吕炜跟前。啪——一记耳光落在赵罗娜脸

颊上，赵罗娜打了个趔趄，嘴唇上渗出了血。

该死！这是在一眨眼间发生的。朱仲贤从惊愕中醒过来，一掌推开吕炜。公牛、母牛，又犟、又横！比农民还野蛮！检讨书有屁用！朱仲贤气得直哼哼，“吕炜，我命令你！去大队部挑粪，装满，拿十担的收据给我！”

“轻点儿，挑就是了。”欧光星代他的朋友说。

“赵罗娜！回队去！”

这丫头居然行若无事，问：“去干什么？”

“去哭！”

“本人觉得不需要。”赵罗娜弯腰捡起镰刀，径直朝田野走去。朱仲贤只好命令秋伟宜、欧光星跟上去。

……这天上午，紫苜蓿割得还真不少……

在这个世界上，吕炜失去的太多了。

首先是母亲。那是他七岁生日的早上，妈妈对他说和爸爸说厂里有突击任务，领导干部应该带头参加，吕炜答应了她。不过要求她午饭一定得回来吃，替他做生日面条。可是，吃午饭时她没有回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吕炜听说了“工伤事故”这个词，他妈妈就死在这个词上了。

接着是文化大革命，爸爸又失去了。他没有死，可一去几年不回家，也不管孩子们的生活，跟死了区别不大。吕炜失去了一连串在他那个年龄应该有的一切：欢笑、顽皮、撒娇等等。他到工厂去擦锈，到建筑工地去洗石灰，在高的竹跳板上挑砖，以此来养活自己和两个弟妹。有时候，饿得没办法了，只好领着弟妹走进陌生人家，请别人给顿饭吃，他失去了他本来应该有的尊严。

偶然的一次，同学借给吕炜一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完后，他用唯一的一件毛衣换成了自己的。这时候，他猛然明白了。

“算不了什么！”少年的吕炜扬着拳头对过去的生活说。“保尔就是吕炜”——他把这几个字描成粗体正楷。

吕炜对生活发出了挑战。他深信自己懂事了，深信自己能叱咤风云，深信，在将来，他所干的事业能写一部灿烂辉煌的回忆录。吕炜像一匹渴望战场的雏马，一声嘶鸣，腾空而起……

在学校，他的功课一门接一门夺得满分；在批判会上，他硬着心肠引证自己父亲的例子积极发言；高中毕业，他第一个写出“到农村去”的倡议书……下农村，一干就是四年。

本来，他的决心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不料才干了两年，他就认识了赵罗娜。

在一次公社召开的“先进知青代表大会”上，吕炜作了“扎根农村几点体会”的报告。散会后，一个漂亮动人的姑娘在门口拦住了他。吕炜心领神会地朝她笑了笑，和她一起走向无人的地方——好像他们已经认识了一百年。

知识青年们在土地上挥霍不了丰富的幻想，就提前了恋爱；田野处处都是鸳鸯。吕炜断然呵退了一群胸脯才刚突起的女娃娃们。他理想中是要一个高挑个子，漂亮丰满，而且聪明的姑娘。果然这个姑娘出现了，吕炜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他和她慢慢爬上汉水大堤，他还得看她是否聪明。

“你以为扎根农村就算革命么？”姑娘嘲讽他。

“当然。”

“那你娶一个农村姑娘就更革命了。”

“这……我并不主张。”

“好一个傻瓜。”姑娘激昂地发表她的高论，“我真为你担忧。你的文章写得生动感人，听说你的数理化也挺好，难道你就不想继续深造？不想当作家或者数学家、你是糊里糊涂还是真的喜欢种田？真正地对……泥土的颗粒结构、团粒结构有兴趣？我一点儿也不委屈自己。我想当歌唱家、画家，因为这两件事可以使我入迷。我发了疯一样喜欢它们。所以，农村是我的过程而决不是我的结果——我敢这么说。”

“你多大？”

“十八。怎么，不小了！我们这一代人都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

吕炜被征服了。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赵罗娜是他生命旅途中的第二盏明灯。第一盏，当然是保尔·柯察金。不过保尔没有给他别的，而赵罗娜还给了他无数热烈的亲吻。

有了罗娜，生活的车轮飞转起来。

短暂的含着泪花的离别紧接着惊呼一声的相会。一切都充满了天真的夸张，一切夸张都实在是天真无邪。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直到招工轮到了他们这一届的头上。

赵罗娜的语言里开始使用“手段”、“手腕”之类的词。吕炜制止她，她说：“你懂什么？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次还招走了我们同届的陈南？表现最好的是你呀，同志！我们不能久等了。”

不久，赵罗娜告诉她说公社党委有个副书记，他的儿子是个海军战士，北海舰队的，她认识了他。吕炜没往下问，他怕赵罗娜笑他小心眼。反正他们的爱情是真的，真得不能再真。

可是，赵罗娜到公社去得越来越勤。海军战士的休假结束后，接着就是一封封书信穿梭来往于北海——江汉平原的上空。

吕炜的好友，也就是欧光星在一天黄昏来到他的队里，从斜口袋里掏出一封窃来的情书，摊在他眼前。

“看看战士的信吧，从中还可看见别的东西。相信了吧？就是这种臭丫头。我尝够了她们的苦水，我比了解自己还了解她们，我提醒你，忠告你，你却鬼迷心窍！可怜的男子汉，怎么这么无能？”

吕炜不能不相信。可是，要他离开赵罗娜却不行！在没有恋爱之前，他不也豪爽地夸过口：……那种女人，咱一脚踢她八百几十里……

无能呵——吕炜只好去提醒聪明的糊涂姑娘。

赵罗娜的回答只是笑。要不就安详地说：“你真傻，想想啊。……如果你嫉妒，就堵上耳朵。”

吕炜一次次找她，说要向全中国宣布他俩的关系，她烦了。

前几天的那个晚上，容小多替赵罗娜把吕炜叫到厨房。赵罗娜在灶前拨火灰，说：“我只想告诉你，我做的事，对你我都有好处，以后你会知道。现在呢，我们暂告一段落，必须这样。”

“得了。讲清楚为什么？”

“又来了，你呀！”赵罗娜把通红的棉梗一段段夹到一只铁瓢里，打了个呵欠，慵懒地说：“不为什么，我想这样。”

似乎一切都淡了，冷了，过去了；吕炜只觉得精疲力尽。又失去了。他受了伤的心隐隐作痛。

“好吧，”吕炜把手插进裤兜里，走近赵罗娜，说：“再见。就算我雇了一个歌妓，为期两年。”

赵罗娜顿时怒目闪闪，流下泪来，“你……你……”她说着把手里端的一瓢暖脚用的火炭劈头盖脸扣在吕炜身上了……

吕炜挑着粪，从湾子到柴湖林子……十担，一上午谈何容易，非马不停蹄才行。吕炜愿意，他愿意让肉体上的痛苦狠狠压迫自己。汗水流过他颈子上被的伤的地方，像针尖在刺……他不在乎，他失去的反正够多了，那都像刀尖在刺呢！

收工回来，五个人又累又饿。可容小多从灶前钻出来，鼻翼两边糊满了灰，说：“米才刚刚下锅呢，那……钟停了。”

4

星期六，容小多好像是为了赎罪，端出了让大家喜出望外的美味：红烧鸡块。尽管有些烧糊了，有些还是夹生的，仍然不可否认它本身的价值。生姜、小葱、五香粉、味精和黑胡椒总算有了一次献身的机会，它们和鲜肥的鸡肉在锅里一煮，锅盖一揭……那诱人胃口的香呵！

天天的豌豆酱，辣椒糊和老包菜刮干了肚里的脂肪，这下真解馋哪！“非洲人”也高兴坏了，歪着脑袋啃鸡骨头，一点一点地好不逗人。秋伟宜吃着，心里总有些过不去。

朱队长偏巧回湾子去了。鸡不在这一餐吃不行吗？躲掉一个同锅灶吃饭的人，未免太……秋伟宜忍不住了，说：“小多，给朱队长留点儿吧。”

“一人一碗，三个鸡头六只鸡爪给‘非洲人’了，没了呀。”

“我这儿还多着，就——”

“秋伟宜，不爱吃给我。”欧光星说，“这能留谁还不留？可惜不是我算盘上的开支。”

“偷的？又开始偷鸡了！”

秋伟宜明白了。她看看大家，都吃得正香，没有一个人表示惊讶。可见他们早就知道怎么回事。秋伟宜是不习惯这种心照不宣的。她一向认真。

“我不吃了。”秋伟宜说完端起饭碗，挑了点辣椒糊，回宿舍去了。

这是为什么？

要这样生活？

儿戏神圣的爱情，

出卖真正的品德。

背叛的背叛，

偷窃的偷窃。

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